霍普特曼

戏剧两种

韩世钟　章鹏高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上海

译 本 序

一

一八七一年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帝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不长的时期内赶上了欧洲的英、法诸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由贵族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明显带有旧普鲁士根深蒂固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特征。它对外富有冒险的侵略性，对内则进行残酷的镇压，使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便日益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义和斗争此起彼落，方兴未艾。帝国首相俾斯麦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日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竟于一八七八年搞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法令”，实际上这是个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禁止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禁止社会主义报刊出版发行，下令大批逮捕或放逐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在以倍倍尔为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德国工人阶级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经过十二年的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八九〇年三月俾斯麦被迫下台，“社会主义者法令”宣布无效。这一年从德国历史上看，确是德国工人阶级胜利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前后，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也在德国文坛上取得胜利。其明显的标志是：德国当代剧作家霍普特曼的《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剧场”上演，并且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上述两件事相隔如此接近，恐怕不是时间上

的巧合。事实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应运而生，它给作家们以巨大的鼓舞，使他们勇于应用这种新的创作手法揭露统治阶级中的黑暗，反映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一八八九年《日出之前》首次公演以后，诗人里夏德·戴默尔①曾写下了如后一段话："紧张的情势以如此的方式爆发，这甚至在最善于起哄的柏林城乡人民的心目中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幕演完以后，青年观众一再欢呼剧作者到前台露面，弄得反动派也不得不提高嗓音表示反对；一时间前后左右的男女老少观众都沉浸在青年人的欢乐之中，大伙儿以欢呼和顿足，来迎接新作者出台……喧闹声一幕比一幕厉害，最后哄笑、欢呼、嘲弄和顿足声，全混进了演员的对白。"进步的知识分子欢呼《日出之前》的上演，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者老作家冯塔纳②对该剧予以高度评价。霍普特曼因《日出之前》一举蜚声文坛，成为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

二

《日出之前》的作者盖哈特·霍普特曼于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于德国东部下西里西亚的上萨尔茨布隆。他是旅馆和饭店老板罗伯特·霍普特曼的幼子。他的祖先当过鞋匠、车夫、织工和教堂乐师；祖父早先是织工，象《织工》一剧中所描绘

---

① 里夏德·戴默尔(Richard Dehmel, 1863—1920)，德国诗人，著作有《拯救》、《不是爱情》、《工人》和《第四等级》等。

② 台奥多尔·冯塔纳 (Theodor Fontane, 1819—1898)，德国小说家，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著有《燕妮·特赖贝尔夫人》、《艾菲·布里斯特》和《施台希林》等。

的织工那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后来渐渐发迹，成了“皇冠”旅馆老板。霍普特曼早在童年时代，从自己父亲经营的旅馆业务中，认识了社会的矛盾对立，他的母亲玛丽·霍普特曼，则出身于下西里西亚的中等市民家庭。霍普特曼在小学时是个“十分平庸”的学生，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他在《我的青年时代的冒险》一书中写道：“学校的强迫和监禁生活，自然叫人无法忍受。”

霍普特曼十二岁时，便上布累斯劳去找他的两个哥哥，一为后来成了商人的格奥尔格·霍普特曼，另一个则是诗人卡尔·霍普特曼。盖·霍普特曼在当地上了市立初级实科中学。在校期间老是留级，一八七八年春被开除出校而结束了当地的学校生涯。离校以后，他上舅舅戈斯泰夫·舒伯特的田庄上去当小工，前后干了一年半左右。一八八〇年秋回布累斯劳，上艺术职业学校雕塑班学习，嗣后在耶拿大学听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海克尔的讲课，这对他日后接受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有一定的影响。

一八八四年上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他接触到易卜生的作品，认为娜拉这个人物是一个“响亮的号角”。一八八五年和一商人的女儿玛丽·蒂内曼结婚，迁居柏林的埃克纳区。这时的生活对他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和劳动人民接触较多，他曾写道：“我结交了很多小人物：看林人、渔夫、小农和守路人。我仔细观察一个洗衣妇，一个养老院里的老大娘。我以同样的爱对待她，仿佛她曾戴过王冠、执过王笏似的。我和邻近一个化工厂的工人谈到他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这一切奠定了他日后写作的基础。

他也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有了接触。结识了自然主义作家阿尔诺·霍尔茨、约翰内斯·施拉夫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写出了最初两篇小说《狂欢节》(1887）和《守路人蒂尔》

(1888)。一八八九年第一个剧本《日出之前》上演以后，就成了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范本。一八九三年他的描写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剧本《织工》初次上演，就遭到柏林警察总监的禁止，同年发表剧本《海狸皮大衣》。一八九四年出版《汉纳蕾升天记》，同年赴美，在横渡大西洋时为日后写的长篇小说《大西洋》和自传体小说《激情之书》搜集印象。一八九六年发表剧本《弗洛里安·盖尔》和《沉钟》。同年，维也纳科学院为他的作品《汉纳蕾升天记》，初次授予他格里尔巴策①奖。与此同时，德皇威廉二世拒绝授予他席勒奖。一八九八年出版《车夫亨舍尔》，次年再度获格里尔巴策奖。

以后几年陆续发表《火灾》、《可怜的海因里希》和《罗莎·贝尔恩德》等剧本，一九〇三年又一次获格里尔巴策奖。次年和玛丽离婚，未几同玛格蕾特·马尔夏克结婚。一九〇五年去英国，认识了萧伯纳，并获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次年莫斯科艺术家剧院在柏林客串演出，他结识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九〇九年被任命为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一九一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一面忧虑战祸，一面拒绝罗曼·罗兰要求他谴责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呼吁。因为他没有认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一直以为德国在抗击"外来势力"。

战后布拉格大学哲学系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魏玛共和国把他看作是"德国精神界代表"，授予他奖章。一九二四年维也纳造型艺术学院给他荣誉院士称号，同年得该会颁发给他的和平奖章。一九二八年方始被吸收进普鲁士作家组织，一九三二

① 格里尔巴策(Franz Grillparzer, 1791—1872)，奥地利著名剧作家、散文家。

年赴美讲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回国后又获法兰克福市授予他的歌德勋章。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霍普特曼深居简出，不和外界来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应友人的邀请准备参加战后德国文化重建工作。但是在他准备迁往柏林前夕，也就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这位戏剧艺术大师溘然与世长辞。

三

综观霍普特曼的一生，他虽然写过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剧本等文学种类，但他的主要成就则在戏剧方面，因此人们首先把他看成是剧作家。下面着重谈他的剧作。

从他创作开始，写出第一个剧本《日出之前》，中经《织工》、《海狸皮大衣》、《日落之前》，直到他发表最后的一个剧本片断《赫伯特·恩格尔曼》(后由楚克迈耶① 续完)一生共写了四十余个剧本，在创作这些剧本中似可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一) 创作初期(1887—1895)

前已论及，霍普特曼是在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影响下开始创作的，他不但结识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阿尔诺·霍尔茨和约翰内斯·施拉夫，而且把自然主义的理论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他的第一个剧本《日出之前》，通过罗特和海伦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堕落，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作者把这场悲剧归因于酒精中毒和

---

① 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 1896—1977)，德国戏剧家。一九三三年因为他写的两个剧本«快乐的葡萄园»(1925)和«柯本尼克上尉»(1930)而蜚声文坛，由于他对纳粹统治的仇视不得不流亡国外，战后回到德国，著有«魔鬼的将军»等剧本。

遗传，这显然出于受自然主义的影响。《日出之前》不是霍普特曼的杰出的作品，这个剧本只是引起人们的兴趣，突破了戏剧方面的初次尝试，并在德国的剧院里导致一场革命而已。在霍普特曼随后写的剧本《织工》、《海狸皮大衣》和《大耗子》中所表现的对社会的控诉，则要强烈得多、具体得多。

他的第二个剧本《和平节》，一八九〇年在柏林"自由剧院"演出，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一八九〇年写的剧本《孤寂的人们》，突破了表面现象，进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在这个阶段里，作者还写了"梦幻剧"《汉纳蕾升天记》。这个剧本的诞生，表明作者逐渐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无产者汉纳蕾的经历和幻觉，把现实世界和宗教神话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作者同情被压迫的下层人民，但在统治阶级的强权面前又显得无能为力。他以后写的童话剧《沉钟》、《可怜的海因里希》等，和此剧情况相似，都带有"新浪漫主义"色彩。

（二）搏斗的岁月(1896—1904)

在这个阶段里，作者写出了以德国农民战争为背景的《弗洛里安·盖尔》(1896)，《沉钟》(1896)，《车夫亨舍尔》(1898)，《米夏埃尔·克拉默》(1900)和《罗泽·贝恩特》(1903)等。

《弗洛里安·盖尔》是这些年代里的十分重要的作品，因为这是创造德国民族剧的一种伟大尝试。霍普特曼的功绩在于大胆使用这样的素材。一八九六年一月五日这个剧本在德国舞台上初次上演，不仅报纸和文学批评界，而且广大观众都把这看作为一次毁灭性的失败。作者当时非常痛苦，一个时期十分气馁，他说："德国民族感情好象一口破钟；我用锤子敲它，可它声息全无。"

作为对《弗洛里安·盖尔》的失败的答复，作者于一八九六

年春开始写童话剧《沉钟》，同年十二月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上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剧本的悲剧结局必然使作者自己得出结论：逃避现实不是一个负责的艺术家应走的正确道路。

作家在一八九七年作了又一次的逃避现实的行动，写了一个有关中世纪的剧本《可怜的海因里希》之后，有必要再写剧本《车夫亨舍尔》，他以这个作品回到他开始创作时的进步的出发点上。他在作品里又一次描绘他故土的普通人的生活和苦难。剧中好些是西里西亚山区的典型人物的形象。

剧本《罗泽·贝恩特》是搏斗年代的创造性的结束。如果说剧本《织工》和《弗洛里安·盖尔》一反盖哈特·霍普特曼所持的一种被动态度，那么《罗泽·贝恩特》所具有的改革世界的倾向就比较明显，这种倾向完全超出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这个剧本是霍普特曼的三大力作之一。

（三）成熟的年代(1904—1914)

前已论及，霍普特曼的著作如《日出之前》、《织工》、《海狸皮大衣》等，在演出以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特别是在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时期，《织工》在全世界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与此同时，霍普特曼公开呼吁反对监禁高尔基。一九〇六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带着莫斯科艺术家剧团在柏林剧院初次客演德国戏剧，和霍普特曼就此相识，霍普特曼对此印象深刻，直到他年迈时还能记得上演时的各种细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的回忆中讲到如下一段话：“霍普特曼说，他对他的剧本一直梦想如同他在我们这儿看到的那种演出：朴素，深刻，内容丰富，不带任何强加于人的矫揉造作。德国的演员试图教他聪明起来，这样他的梦想便无法实现，因为戏剧有它自身的要求和习惯，这个谁也不许变动。如今，他在创作活动的高度，看到了他一生梦寐以求

的东西。”

霍普特曼著作的国际影响表现在外国出版他的作品方面。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莫斯科出版了他的德语版三卷集，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八年在圣彼得堡，一九〇五年在顿河的罗斯托夫也出版了他的著作。一九一二年基辅出版了两卷选集。仅《汉纳蕾升天记》一剧，从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年在俄国共版了五次。从一八九四至一九三〇年在俄国和苏联光单行本出版了四十五种、全集九种。一九一二年纽约出版了《霍普特曼剧选》，直至一九二九年一共出了九卷。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出版了他的“社会剧”，一九一四年出版了“艺术家剧”，一九一九年出版了“象征和传说剧”。一九一四年在纽约出版的“德国古典作家作品集”第十八卷中就收有他的《织工》、《沉钟》和《米夏埃尔·克拉默》三剧。一八九四年伦敦出版《汉纳蕾升天记》，五年以后出版《织工》。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五年间，法国、意大利、荷兰、丹麦、西班牙和匈牙利先后出版了《织工》。在这以前的一八九一年，在瑞典和挪威出版了《孤寂的人们》并上演了这个剧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也出版了他的剧本。后来在我国、日本和巴西也翻译出版了他的著作。一九二七年前仅依地德语（犹太德语）出版了五种版本。由此可见霍普特曼的剧作在全世界的影响之大。

在这几年他写的剧作中，现实主义成分和形而上学成分交叉出现。在幻想的玻璃工场童话剧《碧茜跳舞》(1906)、传说剧《皇帝卡尔斯·盖泽尔》(1908)、《格里泽尔达》(1909)以及艺术家剧《加布里尔·席林的逃亡》(1906)和柏林悲喜剧《大耗子》(1911)等作品中，只有《大耗子》，还有社会批判意义，剧中的年轻人施皮塔从人道的观点出发，说出了下面一些话：“嫩芽在我

们中间萌发，土地已经松动，我们虽然还在地下，但我们是未来的收获！我们就是未来！这整个广大、美丽的世界属于我们的时刻必将会到来。”

(四) 两次大战前后(1914—1946)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四年，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了，这两件事给他震动很大，使他感到痛苦。他觉得前途渺茫，没有出路。在战争的年代里用日常生活的素材写下的东西，没有一样取得成功。

霍普特曼根据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的小说《阿尔内先生的宝藏》改写的悲剧《冬日的叙事谣曲》(1917)和幻想剧《白色的救世主》(1920)等，都没有象从前某些作品那样成功。一九二三年革命浪潮席卷德国，也触及到知识分子。这次浪潮的顶点是这一年发生的鲁尔斗争和汉堡起义。这些年里《织工》和《弗洛里安·盖尔》对德国公众起了特别强烈的作用。

他的侦探剧《赫伯特·恩格尔曼》片断早在一九二四年写成，然而他把原稿留着，没有拿出去发表。直到一九五二年楚克迈耶才从他的遗物中找到，并且把它续完。《多罗特娅·安格曼》则由年轻时游美印象和当时统治阶级的世纪末气氛两种素材揉合而成。这两个剧本多少是针对魏玛共和国那个时代的社会的。

一九三二年完成的剧本《日落之前》具有重大意义，有人说，这是现代的《李尔王》①，是个时代剧。它揭露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无情，从标题到内容，和《日出之前》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这个剧本中预示着纳粹的危险即将来临。

---

① 即指莎士比亚的剧本《李尔王》。

希特勒上台以后，他的批判社会作品一概受到排斥，只有他创作中的神秘主义成分才为纳粹所赞赏。有人要他修改《织工》，说什么在希特勒时代奥伊伦山区已经不再存在社会苦难。作者当然不能同意。一九三四年他写下了如后的一段震人心弦的诗句：

苦楚渗透内心，折磨人的
是忧虑和悲痛的渴念，
我通宵达旦守着这漫漫的长夜，
啊，噙着热泪，震动着心弦。

要坚持，坚持下去，只有这一夜，
要不，你一定会彻底完蛋：
要不，昨天是你最后一次
看见耀眼的太阳。

哦，叫喊，哦，我以狂野的叫喊，
招呼太阳解救人的欢乐，
要不，这个夜，这只黑色的大蜘蛛，
会永远把你团团围住。

希特勒统治时期，他已达七十余高龄，他自然无法和一批中青年作家流亡国外，他不得不留在国内，闭门谢客，过一种"殉道者"的生活。他的后期作品，因缺乏生活素材的积累，写得没有象早期作品那样尖锐泼辣，一针见血。然而瑕不掩瑜，霍普特曼一生中写的许多针砭时弊的力作并未失去光彩。它们对国内或

国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

忧郁的眼里没有泪珠，
他们坐在织机旁，满脸绝望和愤怒：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的是三重的咒诅——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咒诅给那位上帝，
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
我们的希望和期待全都落空，
他对我们只是欺骗和愚弄——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咒诅给有钱人的王上，
我们的苦难打不动他的心肠，
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
还把我们象狗一样地枪毙——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咒诅给虚假的祖国，
这里繁衍着耻辱和罪恶，
这里花儿未开就遭摧折，
腐尸和粪土养活了蛆虫——
　　我们织，我们织！

梭子在飞，织机笃笃，
我们织布，日夜忙碌——
衰老的德意志，我们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的是三重的咒诅，
　　我们织，我们织！

这是德国诗人海涅为赞美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所写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在这首诗里，起义的织工是无畏的战士和旧制度的掘墓人。

霍普特曼在《织工》一剧里所要描写的正是这次起义的织工。

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古老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家庭手工业。十九世纪初这种手工业在西里西亚边区山间只起着很小的作用，但是后来由于麻布贸易持续增长，这种手工纺织进一步成为居民中的主要职业，一些雇农和贫农被迫把最初当作副业的纺织业作为他们主要的职业。这时家庭里的织机数量不断增长，有经济实力收购织工半成品的商人也日益增多，而织工对这些商人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厉害；十九世纪初的最后一点所谓职业自由也被个别老板的追求利润所限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西里西亚织工的产品在市场上销路越来越小。而这种竞争首先影响到那些贫穷的家庭织工，他们用简单生产方式无论如何敌不过自一八一二年以来在英国盛行的机器纺织业。普鲁士当局尚无兴趣给织工以真诚的帮助，尽管它也曾试图用一点儿有限的保护关税来挽回颓败的局势，但还是失败了。西里西亚只有几个地方出产的布匹尚能

在意大利、葡萄牙和巴西找到销路。

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萨克森《职业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只有在一种保护关税制度庇护下才能找到工作的山区劳动阶级的苦难，会对最受蒙蔽者解释所谓贸易自由制度的意义，它在国内让几百个工场主贫困，使数十万工人挨饿……"资产阶级试图依靠国家措施的帮助和贸易绝对自由的"自愿的"限制以摆脱危机。

织工的贫困日甚一日。织工们回想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那个时候他们的祖先武装起来，从山间来到城市，迫使商人收购织物。可是现在的状况比那个时候更加险恶，他们三分之一的可怜的工资，还要用来交纳封建的苛捐杂税。"他们的双脚还插在封建的泥淖中，而他们的身子已经遭到资本主义竞争的飓风的袭击。"①

在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的《西里西亚麻布织物的兴衰》一书中写道："一个织工的一周工资为十至二十银角，一个手工纺纱工人为五至十二银角；村里没有……一所贫民救济所。代之以在个别日子里的自由乞讨……在大多数(地方)人们都处在苦难之中。这儿不再有小商小贩，因为没有人有钱购买东西；街上没有孩子游戏，他们必须用微弱的体力帮助爸妈干活。甚至连狗叫声……也听不见了。人们再也没有东西喂狗，他们把这些忠心的守家的畜生当作美食吃掉……因为土豆一再歉收，人们日常的食物就是喂牲口的土豆或者别的用作喂牲口的黑面粉……许多织工由于饥饿大口吞食发酸发臭的浆糊，也有一家子人合吃一块面包，这块面包还是由于古老习俗自结婚以后在

① 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第241页(德文版)。

家里藏了六年之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威廉·沃尔夫一八四五年在《德意志市民书》的一个报告中说道："织工的贫穷和寻找工作的迫切心情，往往被个别工厂主尽量利用来缩减工资，多出产品。在这些工厂主当中，彼得斯瓦道的茨万齐格尔兄弟商行尤为突出。起初茨万齐格尔财富不太多，后来在短期内迅猛增长。六幢华丽的建筑物就是一个明证……在最近一次压低工资的活动中茨万齐格尔之流向织工暗示，他们再也熬不过去了，他们连买土豆也没有钱了，他们今后的活儿还要少，或者如同别人所说的那样：织工要是实在一无所有了，那么他们只想吃今年长得茂盛的青草……"

霍普特曼就是忠实利用历史事件写下了他的《织工》。特别应用了三个来源：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的《西里西亚麻布织物的兴衰》（布累斯劳，一八八五年版）、威廉·沃尔夫《德意志市民书》（斯图加特，一八四五年版）和陪审推事施纳尔的报告《论西里西亚麻布织工的苦难及其补救方法》（布累斯劳，一八四四年版）。

五

霍普特曼没有简单地把家乡附近的素材搬过来应用，这表现了作者的社会职责。一八四四年的起义事件纯粹是自发的，其中得不出直接的革命结果。但是沃尔夫在他的材料里保存着社会革命思想的结果，作者在剧本里也回到了这一点上：织工们开头逆来顺受，然后自发地走拢在一起，最后转变为一种战斗的团结，在这上面无产者团结意识的最初火花开始点燃：这是《织工》这个剧本的伟大进程所在。

霍普特曼充分意识到令人信服地表现织工起义的重要性。他坚决打破了迄今不敢把真正的无产者放上舞台的戏剧传统，

霍普特曼第一个这样做了，他并且在舞台上创造了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和不务正业的人。就在第一幕里我们面前就出现了无数被剥削者的代表。他们大家每天干活最多要到十八小时，虽然这样操劳，还无法挣得最低生活的必需品，所有男女老幼都参加了生产过程。有些人甚至饿得当场昏倒在地。安佐尔格老人算过一笔帐，个别织工一年收入只有七泰勒。那些贫穷的织工群众眼巴巴地望着发了财的德赖西格和狄特里希之流的资本家，一筹莫展。而富农出来乘火打劫，尽量为虎作伥。官吏们则贪污腐化，任意欺压织工，这就是当时山区的社会现实。这一切全包含在本剧的五幕当中。

第一幕我们看到德赖西格家发工资的日子的情景。他那拍马溜须的职员狠毒而又傲慢地对待那些来交布匹的工人。织工贝克尔一上场，气氛就显得紧张起来。贝克尔对德赖西格说："一个地道的工场老板，在别人还没察觉的时候，就收拾了两三百名织工。吞吃了他们，连烂骨头也不剩一根。他有四个胃，象牛一样，他有一口利齿，象狼一样。"这种短兵相接，面对面的斗争，组成了这一幕的第一个高潮。接着紧张的形势进一步发展，一个来送布匹的年仅八岁的戈斯泰夫因肚饿昏倒在地上。这里暴露了德赖西格假慈悲真剥削的嘴脸。作者在第一幕中把各种人物的面貌通过对白勾勒了一遍，展示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第二幕以鲍默尔特老人一家为中心推动了剧情的进一步发展。鲍默尔特老人在第一幕的最后讲了"居然是这样了！"一句话，使他的形象过渡到下一场景。我们看到这一幕里工人们的苦难生活是巨大的，忿怒的呼声是强烈的，它要求面包，要求过人的生活，在这一幕里初次响起了织工之歌：《血腥的审判》，这支歌构成了本剧冲突的核心。请看这惊心动魄的控诉：

这儿是个刑讯的场所，
比秘密法庭更加可恶，
最后判决还没有宣布，
生命已经被很快剥夺。

这儿把人慢慢地折磨，
这儿就是拷问的场所。
这儿叹气的人许许多，
诉说不完人间的悲苦。

德赖西格们是刽子手，
他们的随从全是走狗。
主子和奴才臭味相投，
欺压俺穷人不怕丢丑。

……你们这些撒但的子孙……
你们是地狱里的小丑，
大口吞食穷人的所有，
诅咒将是你们的报酬。

马克思曾在他的著作：《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① 中指出：

“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

①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83页。

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

第四场在德赖西格家的一个房间里展开，两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即基特尔豪斯牧师和家庭教师魏因霍尔德在进行交谈。两人观点不同，家庭教师一开始就表示他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他见工场老板把织工招集拢来用甜言蜜语欺骗他们，不禁怒火中烧，想把老板的阴谋揭穿；而牧师则相反，想对织工进行抚慰。这时警察把耶格尔带走，织工并未给吓倒，他们在外面高呼：“耶格尔！耶格尔出来呀！”剧本到了这里，采用延缓手法，用插入的情节渲染紧张的剧情。后来收发货总管普法伊费尔前来报告：织工“放走了耶格尔·莫里茨，他们把警察局长痛打了一顿赶跑了，他们把乡村警察也痛打了一顿赶跑了。头盔掉落……佩刀折断……”这儿，织工们起来造反了，弄得老板德赖西格带着家里人从后门逃跑。织工们开始行动时畏畏缩缩，后来十分自信，冲进老板家里，砸起东西来，以平息早就积在心头的一口气。安佐尔格最后说的一句话：“你抢俺的房子，俺占你的屋子。永远向前！”这是全剧的高潮。

第五幕的场景在织工希尔泽老人家里展开。希尔泽的女婿戈特利布跑来说工场老板狄特里希家里工人造反的情况，老人要他安静下来，可老人的女儿路易丝反对老人的这种“胆小怕事”的样儿。翁婿之间的矛盾也益加尖锐。但戈特利布的摇摆性比较大，一直到镇压工人起义的警察打响第一排枪声时，他才完全站到起义者的一边；当第二排枪声响起时，希尔泽老人饮弹

倒在织机上。

全剧情节线索的发展，一个阶段高过一个阶段。全剧高潮虽然已经在第四幕中出现，但第五幕不仅是形式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内容上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全剧到了第五幕，才达到了完善的境界。老作家冯塔纳在看了《织工》的演出以后，他综合当时观众的情绪，对第五幕作了评价："第五幕是一种权宜之计……通过这才产生了一些同时带有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的东西，我们必须予以接受……"①

剧本的语言表现出两种主要功能，一方面它刻划了剧中有关人物的身分特征，描绘了符合"这一个"人的音容笑貌，另一方面它承担和扩大了其中的情节。霍普特曼使用若干接近标准的高地德语的方言，它远远超过自然主义在语言方面要求的机械的反映。他虽然用了一些土话和方言，但具有人们喜闻乐见的特点。霍普特曼不是敌视古典戏剧传统规则的"绝对"自然主义作家，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现了古典戏剧独白的传统，这一点，我们从本剧的第二幕和第四幕中可以看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织工》不仅是作者创作的高峰，他的代表作，也是德语戏剧文学中不多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六

前已述及，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搞了一个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穷凶极恶地镇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的革命。不仅如此，他还加紧推行军事法令，在国会通过了常备兵员七年军费预算提案。当一八八七年第三季度七年军费

① 台奥多尔·冯塔纳：《正厅前座二十三》。柏林布鲁诺·亨舍尔父子出版社，1949年版。

预算被通过时，帝国政府提出增加兵员定额的要求，俾斯麦依靠若干狐群狗党结成的联盟，在政治上玩弄权术，解散国会，利用特务和告密者进行血腥的统治。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俾斯麦政府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把沉重的军事费用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弄得人民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朱门肉臭，路有饿殍。霍普特曼写的《海狸皮大衣》就是反映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社会。《海狸皮大衣》开宗明义讲事情发生在七年军费预算之争时期，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写此剧的用心所在。

七年军费预算通过后约六年，作者完成此剧。一八九三年九月首次上演，其挞伐现实的意义于此可见。这部喜剧的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洗衣妇沃尔夫大妈有一天晚上偷猎后回家，看见自己给人帮佣的女儿列昂蒂纳逃回家来，心里十分恼火。她在诘问女儿时得悉女儿帮佣的主人克吕格家这天夜晚有一些圆木柴放在屋外路旁。她听后突然萌发偷柴的念头。这时有个名叫伍尔柯夫的船家来买她偷猎来的东西，同时提到他因风湿痛，想出高价买件皮大衣。沃尔夫大妈的小女儿阿德尔海特在一旁说，克吕格家新买了一件海狸皮大衣。沃尔夫大妈听后，又把此事牢记于心。就在当天夜里，沃尔夫大妈和她的老伴偷走了克吕格家的圆木柴，一周后，又偷了后者的皮大衣卖给伍尔柯夫。失主两次向警局报案一无结果，警察局长韦尔哈恩热衷于报效“皇上”的“大事”，一味听信敲诈勒索者的告密，把“一张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头”向上级报告捕风捉影的“颠覆活动”，而对民间失窃“小事”不感兴趣，束之高阁，对侦查和捉拿窃贼归案一事不了了之。最后沃尔夫大妈故布疑阵，捉弄了这个自夸慧眼识人的局长。这个剧本的讽刺、嘲笑“高贵者”的意义于此可见。

大凡一个真正的喜剧，总有其严肃的、常常是悲剧的背景。《海狸皮大衣》一剧也不例外；作者写这个剧本其用意何在？其用意在给整个普鲁士军国主义官僚统治制度以毁灭性的抨击，揭露国家机器中的工作人员愚蠢和无能。作为一方的"土皇帝"的警察局长韦尔哈恩，自以为高人一等，他认为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里的人生来就比人聪明，他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侦破这两起盗窃案，他有足够的才智和敏锐的目光能够辨别谁是"良好的国家公民"，谁是"颠覆分子"；这个剧本把真正的社会类型学说和精采的性格描绘联系起来，这是这个剧本的喜剧成分所在，也是这个剧本的悲剧的因素。霍普特曼在这个剧本结尾处再次使用了讽刺的对比。这个颟顸无能的警察局长把手搁在狡黠的沃尔夫大妈的肩头说："我说沃尔夫大妈是个老实人，这话千真万确。"他还自以为比人高明，对沃尔夫大妈说："您是从外表来看人。象我们这样就看得深一点。"到底谁看得深一点，读者和观众是一清二楚的。作者的淡淡几笔把这位"高贵者"冷嘲热讽得够呛了。

而沃尔夫大妈和这个莽撞的警察局长相反，她正好把自己看得比她实际上更笨、头脑更简单。韦尔哈恩没法侦破盗窃案时，她也没被发现。她想带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女儿摆脱物质方面的困难，才干了一些小偷小摸勾当。她的这种样子会唤起观众的同情，虽然观众并不同意她的偷窃行为。但是观众明白在她所处的社会现实里，单靠双手干活，哪怕起早摸黑，比别人多干一些，也仅足糊口而已，要想摆脱困境是无法办到的。何况她"盗"亦有"道"，她认为不能去窃取穷人的东西，而不告而取走了一个象克吕格那样剥削者的一车圆木柴、一件皮大衣，也不会使他"变穷"。所以她干了这样的事仍然心安理得。犹似《织工》中

的织工，砸了德赖西格家的东西，觉得老板遭此报应也是活该。观众之所以会同情她，实在出于认识到塑造出洗衣妇这个有个性的形象的现实意义。她不是一个清醒的无产者，而是一个在她反对社会制度的日常斗争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目标和观念的人，她在牟取私利时不择手段。盗窃本身当然是件坏事，盗窃剥削者作为反抗现实也是不足为训的。但作者的本意不在诲盗，而在向人们暗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这一荒唐现实。从柏林城郊这个警察局长身上，人们不难看出一个自命不凡、昏庸无能的官僚的缩影，此人是帝国的卫道士，又是一个执法者，他欺上瞒下，为的是想飞黄腾达，他既是"皇上"的看家狗，又是平民百姓的"父母官"，他代表了帝国的整个官僚统治，而作者所要鞭笞的也正是这一帮窃国的盗贼。一个窃国的小偷和一个私取木柴和皮大衣的洗衣妇相比，前者是愚蠢的、无能的、罪不容赦的，后者是机灵的、能干的、情有可原的。这一贬一褒，是这个喜剧的主题所在，也是作者所要精心表示的题意。

七

"一个有着高度观察力和对现实极度热爱的、热情倾向于人道主义的人和一种表现为超时代的、在每个细节上留有晚期资产阶级文学和思想意识的时代精神的世界观之间的斗争，标志着盖哈特·霍普特曼戏剧创作的全貌。剧本《日出之前》是献给自然主义学派的创始人阿尔诺·霍尔茨和约翰内斯·施拉夫的。但是丰富的现实经验和艰苦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是和自然主义的信条格格不入的；理论上的自然主义者霍普特曼，在创作实践中一再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塑造形象的高度。后期的霍普特曼，转入了唯心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其中雅各·伯

梅①的伟大的神秘主义成分特别和后期资产阶级的各类意识形态以及被列宁称做‘信仰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混合在一起。但是就是在这儿，作家的原始力量一再在个别作品和形象，常常还在个别场景中表现出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战胜了世界观上的混乱。无论如何，在晚期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越来越罕见，即使在获得成功的戏剧作品中也是如此。连这种肯定的说法也会迫使人们回答所以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为什么对剧作家霍普特曼会有这种值得一问的设想，如他一九〇六年在自白中所承认的那样，他的早期作品比起成熟时期的创作和老年的盖哈特·霍普特曼来，受到较少的损害呢？这只能在作家所走的生活道路和他跟周围环境以及和同时代人的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以上这一段话是德国当代文艺评论家汉斯·迈耶尔在为《霍普特曼戏剧选》作序时写下的。我认为对霍普特曼作这样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施　种

一九八五年十月

---

① 雅各·伯梅(Jokob Böhme, 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者，著有《通向基督的道路》等。

目　次

织　　工

韩世钟 译

谨以此剧

献给

我的父亲罗伯特·霍普特曼

亲爱的父亲，您知道我写这个剧本来献给您是出于何种感情，我在这儿是无须多作分析的。我的祖父年轻时也是个穷织工，象这儿描绘的坐在织机后面的织工一样；此剧就是脱胎于您所口述的关于我祖父的那些故事。不论这个作品具有生命力还是内部已经腐朽，它总算是"一个象哈姆雷特那样的可怜人"所能献上的最美好的东西。

您的盖哈特

剧 中 人 物

德赖西格——棉布工场老板

德赖西格太太

普法伊费尔——收发货总管(德赖西格的雇员)

诺伊曼——账房(同上)

艺徒(同上)

车夫约翰(同上)

女仆(同上)

魏因霍尔德——德赖西格儿子的家庭教师

基特尔豪斯牧师

基特尔豪斯牧师太太

海德——警察局长

库切——乡村警察

韦尔策尔——酒店老板

韦尔策尔老板娘

安娜·韦尔策尔

维甘德——木匠

一个推销商

一个富农

一个看林人

施密特——外科医生

霍尼希——拾破烂者

年老的维蒂希——铁匠师傅

一锅汤，我们发誓要整死你。这下好了，你杀了人，我们不整你，你也逃脱不了啦。”

独牛郎从他们的讲话中感到他们上当了，就说：“我自然免不了挨千刀万剐。可是，你们如果不再生我的气，那么，我还可以想想办法让躺在地上的死者活过来。”

“那可太好了！”三个笨蛋一起叫喊着说，“救人要紧。我们宣布不和你做对了。”

独牛郎看到他们真的消了火气，就走到箱子跟前，拿出一根柳笛，当着他们的面，将尸体翻动了两下，吹着笛子，呼唤死者醒来。翻动第三次的时候，女人象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所催动，竟然活动着站了起来。独牛郎说：“先去洗把脸吧！”女人洗去血污以后，显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漂亮。三位乡绅惊讶地望着这个新生的女人，互相咬着耳朵说：

“啊，她比死以前漂亮多了。从前她丑得象一头怪物，现在却美得象个天使。那根召唤青春的笛子该有多大的魔力啊！我们的妻子现在又老又丑。但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回去也把满脸皱纹的老婆杀掉，然后请独牛郎将笛子借给或者卖给我们，也就能使我们的妻子返老还童了。笛子一吹，死神就走开了，我们的妻子醒来又年轻，又漂亮。这该有多么幸福啊！伙计们，我们还是出一点钱，让独牛郎将笛子卖给我们吧。”

他们三人拿来很多钱，最后买下了笛子。这时，牧师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不起，老伙计们。请允许我第一个回去试试笛子的法力。”牧师说服了那两个人，拿着笛子回了家。他一只手抓着笛子，一只手握着刀，来到妻子跟前，吻着妻子的嘴唇，然后抽出刀来。女人笑着说：

“拿刀做什么？你不想让我吃惊吧？”

第　一　幕

〔彼得斯瓦尔道村德赖西格家楼下一个大房间，左、右、后三面是灰色粉墙，织工们把织好的布匹送来这儿验收。左边几扇窗子没挂窗帘；后墙有扇玻璃门；右边也有同样式样的一扇门，男女织工和孩子们都打这儿进进出出。三堵墙的大部分都给一排排安放布匹的木架所遮住。紧靠右墙有条长凳，不少织工把布摊开，放在凳上。织工们均以先后来到的次序，把布匹送呈德赖西格的收发总管普法伊费尔检查。普法伊费尔拿着仪器和放大镜站在桌子后边验看放在桌上的布匹。在普法伊费尔检验完毕以后，织工们才把各自的布匹放到秤盘上，由一个艺徒过秤，然后他收下布匹，搁到木架上。普法伊费尔每回都将该付的工钱呼吆喝六地通知坐在一张小桌前的帐房先生诺伊曼。

〔这是五月底的一天，天气燠热，时钟正敲十二点。等候验布的大多数织工，好象站在法庭前面，忧心似焚地等待对他们的生死攸关的判决。他们又显得垂头丧气，好象接受施舍的人受了不少侮辱，觉得只有逆来顺受，尽量做得谦恭自卑。个个人脸上愁眉紧锁，阴云密布。男织工的共同特点是，身材矮小，带有几分书生气。他们大多胸腹干瘪，面黄肌瘦，咳嗽连连，他们都是困守

“独牛郎，这又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啊？大青白日的，这匹马怎么会屙出钱来？真是不可思议。”

“你们这下看清楚了吧？”独牛郎说，“这匹马的肚子能够造钱币，每个夜晚都能造这么一堆银元。这可是匹神马，女王奥佩斯曾经骑过它。”

听了这番话，三个人的火气顿时烟消云散。

“独牛郎，你已经很富裕了，把马卖给我们吧！你要是同意了，我们就不伤害你。”

“哟，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这匹马是我的财源钱路，它可不是一头平常的牲口。它的肚皮里面藏着造 钱 的 宝 贝呢。”

“你还是想想，拯救自己的灵魂要紧。别再贪图尘世的财富了吧！快把马卖给我们！”牧师说。

“那么好吧！”农民一边干活，一边无可奈何地点着头说，“那就卖给你们吧。你们可以看到它将屙出多少钱币。这简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钱柜。要买，得拿十五个金镑来。”

三位乡绅真的付给独牛郎十五个金镑，牵着牲口回去了。牧师迫不及待地说：

“你们听着，我是教堂的老大，应该先让我将马牵回去。这匹马第一晚归我，第二晚归乡保官，第三晚归大地主。”

“好吧，就这样定了。”乡保官附和着。

“我反正无所谓。”大地主无可奈何地说。

牧师摆弄着牝马，不停地喂它大麦片，坐着守了一个夜晚。第二天，当东方透出一丝光亮时，牧师连忙将马牵了出来，让它能够有个宽敞的地方屙宝。牝马以为要去耕地了，于是抬起尾巴就撒出了几个臭粪蛋。牧师一听声音，高兴极了，想：这下该到了我发财的时候了。他迫不及待地将手伸进粪蛋里摸来摸去，不过，他还真的找到了一枚硬币，他赶紧藏起来。其实，这枚银币

艺徒　（大声地对普法伊费尔）你简直象在对牛弹琴。

普法伊费尔　得了！——过秤吧！（织工把布放上秤盘）要是你多懂一点自己这一行手艺就好了！全是疙瘩……不用打开就知道了。没及时上纱，亏你自称是织工！

贝克尔　（上。他是个青年织工，身体十分茁壮；作风随随便便，简直有些莽撞。普法伊费尔、诺伊曼和艺徒见他进来，彼此会意地看了一眼）真见鬼！挣的全是血汗钱。

织工甲　（低声地）天闷热，要下雨啦。

鲍默尔特老人　（从右边玻璃门挤进来。可以看见门后一大批织工肩并肩地挤在一起等待。老人踉踉跄跄地走向前来，把他的一包布放在长凳上，靠近贝克尔的布包，坐在一边，揩去额上的汗水）在这儿休息一下很值得。

贝克尔　休息比金钱还宝贵。

鲍默尔特老人　钱也要。您好，贝克尔！

贝克尔　您好，鲍默尔特老伯！谁知道咱们在这儿要等多久！

织工甲　问题不在于要等多久。一个织工等一个钟点或者等一天全一样。织工算个啥。

普法伊费尔　给我安静下来！我连自己的说话声也听不清了。

贝克尔　（低声地）今儿他又要耍脾气了。

普法伊费尔　（对站在他面前的织工）我跟你们讲过多少回了，布要织得光洁点，现在这副样子象个啥？这儿的疙瘩长得象我的指头，还有干草和各式各样的脏东西。

织工雷曼　这是因为缺少一把新镊子。

艺徒　（已把布称好）分量也不足。

普法伊费尔　这样的织工象什么样子——给他们好棉纱，总是弄得不象样。哦，我的天呀，我当织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兴。

这时，从海边跑过来一群乱哄哄的猪。独牛郎听到有牲口在桶边擦痒，就喊了起来：

“喂，你们三人还没有喝醉？”

猪倌听到桶里传出声音，吓了一跳。他用棍子敲了敲木桶。

“你做了什么坏事，让人关在这里？”

“我拒绝了最高荣誉。乡保官要把他的职务让给我，我不干。他们就把我捆在这里，直到我同意为止。”

猪倌一听可就动了心。

“我倒可以帮助你一下。这样吧，我将木桶打开，把你放出去。我代你坐在里面，行吗？”

独牛郎高兴地同意了。傻猪倌解开了独牛郎的手脚，自己挨着挤进了空桶，好象里面是一张铺着鲜花的大床一样。独牛郎盖上桶，赶着一群猪走开了。

三位乡绅打着饱嗝走了过来，他们将木桶一直滚到海边。听到大海的咆哮，桶里传出来一个声音。

“我愿意当乡保官，别把我扔到海里去。我会报答你们的。”

乡保官听到这话，生气极了。

“全是胡说八道。快把木桶扔到海里去。让他去海里当乡保官吧，这个无赖的独牛郎。”

木桶随着海水漂流着，后来再也没有人问起装在木桶里的人了。三个笨蛋满意地回去了。他们想，独牛郎的事情这下子算是彻底解决了。

三天以后的早上，村庄还沉浸在黎明的宁静中，独牛郎又回来了。他右手抓了根木棍，吆喝着一群猪。独牛郎不时地吹响号角，打着口哨，就象当地猪倌习惯的那样。

有几个人看到这位牧人心里很纳闷。他们想：那不是我们的

酒店。我们不预借工钱。付款必须报账。钱也不是我们的。要不，事后要向我们追还。谁干活卖力，懂得手艺，怀着敬畏上帝的心，谁就用不到预借工钱。就是这样。

诺伊曼　要是比劳的织工赚四倍的工钱，他也会花光，甚至负债。

织工妻甲　（高声地，仿佛请求大家说句公道话）俺肯定不是个懒虫，可俺不能这样下去了。俺小产过两次。说到俺的男人，他干不了什么。他在泽劳牧羊人那儿干过活，牧羊人也帮不了俺男人多少忙，再说……凡事不能强求啊……俺有多少能力，就干多少活。俺有好几个星期没好好睡过觉；要是俺身子不这么虚弱，俺还能这样干下去。不过您也得照应俺（迫切地恳求），答应俺的请求，同意这回预借几个钱。

普法伊费尔　（不让对方打扰）费德勒，一块一毛。

织工妻甲　只借几个钱去买面包。俺没有别处好借。俺有一大堆孩子……

诺伊曼　（低声地，带着又滑稽又严肃的神情对着艺徒）织工年年生孩子，个个如此，呸，呸，呸。

艺徒　（接着对方腔调）小畜生开头六个星期就睛眼——（把旋律哼到底）——个个如此，呸，呸，呸。

织工雷曼　（不去动帐房数给他的钱）一匹布一向付工钱一块三毛五。

普法伊费尔　（朝这边叫道）如果对你不合适，雷曼，你只消说一句。织工有的是。象你这号人多着呢。分量足，才给十足的工钱。

织工雷曼　这儿缺什么分量……

青蛙姑娘

从前，有一个老婆婆，她有一个女儿，名字叫水芹。姑娘因为喜欢吃水芹菜，所以就得了这个名字。不过，可怜的老婆婆却常常没有钱去买水芹菜，她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对面的教堂里去拿芹菜根，让女儿充饥。教堂里的女主教对这位邻居很不满意，对漂亮的水芹姑娘更是妒忌。

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让他的三个儿子去各地巡视，于是三位王子风尘仆仆地来到水芹姑娘和她妈妈住的镇上。姑娘正好站在窗口梳头，三位王子走过，看到了漂亮的姑娘，他们心中都燃起了一股爱情的火焰，希望能得到姑娘。他们的愿望一说出口，彼此便被强烈的妒忌激怒了，以至于拔出刀来，相互争斗。女主教站在门口看到了，她一听说是为了那位姑娘而引起了这场争斗，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她诅咒水芹姑娘变成一只青蛙，只能藏在世界尽头的一座桥下。没等话说完，水芹姑娘真的变成一只青蛙，不见了。王子们一看失去了争斗的目标，只好收了兵器，回到了父亲身边。

老国王日益衰弱，便想退位了。可是，王位交给谁呢？他将儿子们召集过来，说："孩子们，我年纪大了，身体虚弱，想把王位交给你们。可是，我无法确定谁可以接替我？下面，你们将面临三次考验，然后，我再决定谁是我的王位继承人。第一件事是：必须给我带回一块一百尺的亚麻布，布匹卷起来可以穿过一只金戒

叫人叹气的。

织工海贝尔　（吃力地）你瞧，俺有个生病的女儿在家。需要买瓶药。

鲍默尔特老人　她生的什么病？

织工海贝尔　哦，你瞧，她自小就病恹恹的。俺压根儿不知道……喏，跟你说说没关系，她的病生下来就有。血不干净，常常发病。

鲍默尔特老人　到处都一样。人穷了，不幸的事儿一桩接一桩。真是没有个完哪。

织工海贝尔　你那包里装的是什么？

鲍默尔特老人　俺家里断口粮了。俺让人把俺家的狗宰了。狗肉没多少，因为狗也饿得半死了。这是一条美丽的小狗。俺不愿亲手宰它，俺下不了这条心。

普法伊费尔　（验看贝克尔的布，叫道）贝克尔，一块三毛五。

贝克尔　这是一点儿可怜的施舍，而不是工钱。

普法伊费尔　办完事的人统统出去。我们这儿连身子也转不过来了。

贝克尔　（并没压低嗓音，对站在四周的人）这无非是一点可怜巴巴的恩赐。起早摸黑踩踏板。八个整天扑在织机上，夜夜精疲力竭，尘土满面，热得难熬，挣到一块三毛五还算走运。

普法伊费尔　这儿不许你多嘴！

贝克尔　要俺不开口，那还差得远。

普法伊费尔　（跳起来叫道）咱们走着瞧！（走向玻璃门，向办公室叫道）德赖西格先生，德赖西格先生，请您来一下！

德赖西格　（上。四十岁不到。个子胖胖，患有哮喘。神情严厉）

这时，他又对儿子们说："喋，王子们，这下你们该去完成第二个任务了。你们必须找来一条小狗，它正好可以放在核桃壳内。"儿子们被这个奇怪的题目吓呆了。可是，王冠在闪耀着光辉，所以他们休息了几天，便又出发了。

三岔路口上他们分了手。小王子又走上了那条潮湿的小路。他来到桥边，仍坐在那里叹息。青蛙钻了出来，坐在他身旁，象上回一样，咧开大嘴巴，问他有什么难事。这次王子对青蛙的力量一点也不怀疑，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应该帮助你。"青蛙说着，便钻进了泥淖，给他叼来了一只栗子，放在脚前，说："带上它，交给你父亲，请他将栗子打开，他就会满意的。"王子心满意足地走了，青蛙又很不情愿地钻进了水里。

小王子的两个哥哥也回来了，带回了一堆可爱的小狗。年老的父亲拿出了一只核桃壳，可是，不管他怎么放，那些小狗要么一条腿露在外面，要么整个脑袋伸出壳外，或者是狗尾巴放不进去。所有的狗都试过了，都不行。这时，小儿子送上一只栗子，请父亲将壳打开。国王刚一动手，栗子壳内就跳出一只其小无比的狗，十分逗人喜爱。小狗在国王手心里转来转去，摇动着小尾巴，乖觉地看着国王，而对别人则娇态十足地吠叫着。

宫廷上下无不惊喜，父亲又拥抱了幸运的小儿子，命令将其他的狗都丢进水里，然后对儿子们说："孩子们，现在听我的第三个要求吧：谁能带回一个最漂亮的姑娘，他就是我的继承人。"条件很轻松，报酬很诱人。王子们分别按原路又出发了。

这一回，我们的小王子没有信心了。他想："那只老青蛙也许能够完成其他的任务。但这一回算是完了，它怎么才能给我找来一个漂亮的而且还是最漂亮的女人呢？它生活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泥淖里，那里只有一些蛤蟆、蝌蚪和小跳蚤。"不过，他还

而且——凭我的荣誉起誓，我不开玩笑——我就把这个人移交给检察官。要是我查出是谁炮制了那首拙劣的歌曲……

贝克尔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是的！

德赖西格　你敢再说，我就派人去叫警察——马上就去。我不再跟你们多噜苏了。回头我还会收拾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别的家伙我也收拾过。

贝克尔　这话我信。一个地道的工场老板，在别人还没察觉的时候，就收拾了两三百名织工。吞吃了他们，连烂骨头也不剩几根。他有四个胃，象牛一样，他有一口利齿，象狼一样。不，不，这还不算什么哩！

德赖西格　（对他的职员）别让他们在咱们这儿干下去了。

贝克尔　哦，对俺来说，饿死在织机上还是被埋在路边，全一样。

德赖西格　立即滚出去，滚出去！

贝克尔　（坚定地）俺得先拿了工钱。

德赖西格　这家伙该拿多少，诺伊曼？

诺伊曼　一块三毛五。

德赖西格　（赶忙从帐房手里抢过钱，扔在帐台上，几个钱币滚到地板上）拿去！——这儿的拿去，快给我滚！

贝克尔　俺先要拿工钱。

德赖西格　你的工钱在这儿；你如果不马上拿了滚，……正好十二……我的染工都吃中饭去了。

贝克尔　俺的工钱要放在俺手里。放在这里。（他用右手手指指着左手手掌）

德赖西格　（对艺徒）你捡起来，蒂尔格纳。

艺徒　（捡起钱，放在贝克尔手里）

贝克尔　一切都得照规定办。

〔他不慌不忙地把钱放进一个旧钱包。

德赖西格　怎么啦？（见贝克尔还一直不走，不耐烦地）要我帮忙不成？

〔在密密层层挤在一起的织工中，起了一阵骚动。有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有人摔倒，大伙儿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刚才发生的事情上。

德赖西格　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许多男女织工　有人昏倒了，是个小男孩。他有病还是怎么的？！

德赖西格　嗯……到底怎么回事？昏倒了？（他走近些）

老织工　他躺在地上了。（让开一个位子）

〔有个八岁的男孩躺在地上象死了一般。

德赖西格　有谁认识这孩子？

老织工　他不是俺村上的。

鲍默尔特老人　看样子象海因里希家的。（他注视孩子良久）不错，不错！这是海因里希家的戈斯塔夫。

德赖西格　他们住哪儿？

鲍默尔特老人　噢，在俺那儿，在卡希巴赫，德赖西格先生。他爹夜晚帮人吹吹打打挣钱，白天织布。他们家有九个孩子，第十个也快生了。

男女织工同时说话　他们家经济真困难——屋漏偏遭连夜雨。——他女的拿不出两件衬衫给九个孩子穿。

鲍默尔特老人　（抓住孩子）嘿，孩子，你到底怎么啦？醒醒吧！

德赖西格　你们来帮个忙，把孩子扶起来。要这么个病孩赶这么远的路来这儿，真是不可理解。您拿点水来，普法伊费尔！

织工妻　(帮着扶孩子起来)别闹出事来,死不得呀,孩子!

德赖西格　或者拿点烧酒来,普法伊费尔,烧酒更好。

贝克尔　(被大伙儿忘了,他站在一边旁观。现在一只手搭在门把上,嘲弄人似地向这边大声吆喝)给孩子点东西吃,他就会醒过来。(下)

德赖西格　这家伙不会有好下场。——把他挟在胳膊下,诺伊曼。慢慢地,慢慢地……这样子,这样子……咱们把他抬到我那房间去。您到底想干啥?

诺伊曼　他说话了,德赖西格先生!他嘴唇动了动。

德赖西格　你到底要什么,孩子?

孩子　(声音低微)我肚子饿!

德赖西格　(脸色变得苍白)我听不清。

织工妻　依俺看,他是说……

德赖西格　咱们等着瞧。只是别停下来。——他可以睡到那里的沙发上。咱们且听听大夫怎么说。

〔德赖西格、诺伊曼和织工妻带领孩子进办公室。织工中又起了一阵骚动,好象学校里的孩子在老师离开教室时那样。有人伸伸懒腰,有人窃窃私议,换脚站一回,一会儿,高声谈话的人越来越多。

鲍默尔特老人　我一直认为贝克尔的话说得对。

几个男女织工　他是说了这样的话的。——这儿的人饿得昏倒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要是工钱一直减少下去,不知道冬天会发生什么事。——今年土豆收成糟透了。——这儿情况一天比一天坏,最终大伙儿都会死在大街上。

鲍默尔特老人　最好象织工伦特维希那样,脖子上套根索子吊死在织机上。喂,拿点鼻烟闻闻。俺到瑙伊罗德去过,俺小

舅子在那边工厂里干活，他们那边制烟草。他给了俺一点儿。你那包里放着什么好东西？

老织工　只是一点儿珍珠麦。我跟在乌布里希磨坊老板的大车后面，因为车上有个袋子裂了缝，掉下来的麦正好给我捡了一些，你可以相信我的话。

鲍默尔特老人　彼得斯瓦尔道有二十二家磨坊，可没有一家是为俺开设的。

老织工　正因为这样，俺得鼓起勇气挺住。船到桥门自会直，办法总会有。

织工海贝尔　要是俺肚子饿，就得求告十四位救急救难的圣神，要是还吃不饱肚子，那就嘴里含块石子舔舔，对不对，鲍默尔特？

〔德赖西格、普法伊费尔和帐房回来了。

德赖西格　没有什么大不了。孩子已经复原了，（喘着气，激动地走来走去）这毕竟是一件丧尽天良的事。这孩子象根草，风一吹就会倒。叫人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孩子的爹妈怎么会这样没有头脑。要孩子背了两匹布，走几里路来这儿。这真叫人不敢相信。我干脆作出一项规定，今后凡是孩子送来的货物一律不收。（他又默默地踱来踱去好一阵）无论如何，我迫切希望今后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这样的事最终该由谁来负责呢？当然，责任全在我们这些老板身上。出什么事都要怪我们。要是有这样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冬天陷在这儿雪地里睡着了，就会有个记者跑来调查，两天以后所有报纸上都会登出吓人的新闻。那个派孩子来这儿的爹，或者爹妈……毫无责任，事情怎能怪他们！要怪就怪老板，老板是头替罪羊。记者一直讲织工的好话，可对老板

总是痛斥一顿，说这样的人没有良心，铁石心肠，危险家伙。报馆里的随便哪个狗记者都可以咬他一口：说什么老板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却给穷织工微薄的工资。——其实这样的人也有他的心事，也有他的不眠之夜，他要冒工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风险；有时为了加减乘除，算了又算，真不知道脑袋瓜往哪儿搁；他必须考虑和权衡上百件事情，真所谓作生死的搏斗和竞争，没有一天不碰到烦恼，没有一天不遇到损失；对于这一切，那些说好听话的人则客客气气地不作声了。有哪一样事情不依靠他，有哪个人不吸他的血，有哪个人不靠着他生活！不，不！他们只要处在我的地位，只呆一会儿也受不了。（*沉吟片刻之后*）刚才那个家伙，那个小伙子，那个贝克尔在这儿玩的是什么把戏！如今他会去造谣，说我如何如何不讲仁义，为了一点小事就停人的生意。这是真实的吗？我是这样不讲仁义吗？

许多个声音　不，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唔，我也认为不是那样。可是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到处唱些下流的歌子来骂我们这些老板，嘴里说什么饿肚子，口袋里却有余钱买一斤斤酒喝。他们应该把鼻子好好伸出去嗅一嗅，瞧一瞧麻布工人的情况。只有麻布工人才配谈困难。但是你们这儿的棉布工人，你们的生活还过得不错，你们有理由默默地感谢上帝。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勤奋、干练的老织工，一个好好干活的工人，在我这儿能不能生活下去？

许多个声音　能，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哼，可不是！——象贝克尔那样的家伙当然不行。可我奉劝你们好好管教这个年轻人。一旦弄得我厌烦了，我

就撒手不管，让这个工场关门。这时你们就会明白自己的处境。你们就会明白上哪儿去找活儿。在尊敬的贝克尔那里肯定不会有活儿给你们干的。

织工妻甲 （已经走近德赖西格，用讨好的办法，给他撣去外衣上的尘土）您身上的衣服弄脏了，仁慈的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如今生意难做，这点你们自己也知道。如今做生意不是赚钱，而是赔本。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尽办法让我的织工有活儿干。我想这样的事会得到你们的理解。我这儿有存货几千匹，到今天还不知道能否卖得出去。——我听说，附近有许多织工失业，为此……普法伊费尔把详细情况说给你们听了——事情就是如此，好让你们明白我的好意……我当然不可能施舍周济，我的钱还不够多；不过我在某种程度上给失业工人以干活的机会，至少让他们挣点小钱。我这样做当然要担风险，不错，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想，让人干活挣几片面包，总比让人挨饿好。我说得对不对？

许多个声音 对，对，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因此我准备再雇用两百名新织工，条件普法伊费尔会给你们讲。（欲下）

织工妻甲 （拦住他的去路，心急慌忙地恳切地说）仁慈的德赖西格先生，我想请您开个恩，如果有可能……我有两次病得厉害。

德赖西格 （匆忙地）你跟普法伊费尔谈吧，好嫂子，我已经来不及了。（他径自走了，让她站着）

织工雷曼 （同样拦住他的去路，用委屈和控诉的声调说）德赖西格先生，我得真正地诉一番苦，法伊费尔先生对俺……俺

每匹布的工钱一直拿一块二毛五……

德赖西格 （岔断他的话）我的总管坐在那儿。你去找他，这才找准对象。

海贝尔 （拦住德赖西格）仁慈的德赖西格先生——（结结巴巴、慌慌张张地）俺向您多次请求过，也许您给俺……法伊费尔先生也许可以……他可以……

德赖西格 你到底要干啥？

织工海贝尔 俺上次预借的那笔钱，俺的意思是说，俺想请……

德赖西格 啊，我真的不懂你的意思。

织工海贝尔 俺有急难，因为……

德赖西格 这是普法伊费尔的事，普法伊费尔的事。我真的不能……你找普法伊费尔解决。（他避进办公室。恳求他的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一个又一个叹着气，退下去了）

普法伊费尔 （继续检查布匹）嗨，安儿，你带什么来啦？

鲍默尔特老人 织一匹布到底可得多少，法伊费尔先生？

普法伊费尔 一匹布一块钱。

鲍默尔特老人 居然是这样了！

〔织工中引起骚动，窃窃私议，喃喃不平。

第 二 幕

〔奥伊伦山区卡希巴赫村居民威廉·安佐尔格家的小房间。这房间十分狭窄，从破旧不堪的地板到给烟熏黑的天花板不到六英尺高，房间里的织机边坐着两个年轻的姑娘，即鲍默尔特的女儿埃玛和贝尔塔——鲍默尔特大妈，一个身子伛偻的老大娘，坐在床边的小凳上，面前有一架纺车——她的儿子奥古斯特，二十岁，是个白痴，身躯和头很小，但胳膊和腿较长，象蜘蛛的脚。他坐在一张矮凳上，同样在络纱。左边墙上有两个小窗洞，部分用纸糊着，或用麦草塞住，夕阳微弱的红光从这两个洞里钻进来，照在姑娘们的淡黄色的头发上，照在她们外露的、瘦削的肩膀上和细长、苍白的后颈上，也照在她们粗布衬衣背后的褶裥上。配合这两件衬衣，她们各穿一条用硬麻布缝成的短裙，这是她们唯一的衣服。温暖的阳光也照在老大娘的脸上、脖子上和胸口。她的脸上皱纹满布，血色全无，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她的两眼深陷，因为长期在灰尘、烟雾和灯光下工作，弄得双眼红肿，迎风掉泪。长长的、甲状腺肿胀的脖子上全是皱纹和青筋。褪色的破衣罩住她干瘪的胸脯。

〔右边墙上一块地方，摆着炉子、炉凳、床架和几张色彩

刺眼的圣像画。阳光也照在这些东西上面——炉杆上晾着破衣服，炉子背后堆着不值钱的破烂货。炉凳上放着几口旧锅子和烹饪用具；一些土豆皮放在纸上烘干——从横梁上挂下一束束棉纱和卷筒。小筐里放着纱团，小筐放在织机旁边。后墙上有一扇矮门没有上锁。门边沿墙放着一捆柳条，几只破篮放在柳条边。——织机的响声、木板有节奏的颤动声、地板和墙壁的震荡声以及梭子快速地穿来穿去的嗒嗒声，充满了整个房间。这中间还夹杂着深沉而有规律的持续不断的卷筒轮子声，仿佛大野蜂在嗡嗡叫。

鲍默尔特大娘　（当姑娘们停下织机俯伏在布上的时候，她以一种抱怨的声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又断了线头吗？

埃玛　（年岁较大的女儿，二十二岁，把断线头接上）这是一种烂纱头呀！

贝尔塔　（十五岁）给这样的纱，简直不象话。

埃玛　他呆在哪儿这么久？九点钟他就出去了。

鲍默尔特大娘　就是说呀，就是说呀！他到底上哪儿去了？丫头？

贝尔塔　别担心，娘！

鲍默尔特大娘　老是为他担心！

埃玛　（继续织布）

贝尔塔　等一等，埃玛！

埃玛　到底什么事呀？

贝尔塔　俺好象听见有人来了。

埃玛　可能是安佐尔格回家来。

弗里茨　（一个赤着脚、衣着破烂的四岁小男孩哭哭啼啼走进屋

来）娘，俺肚子饿。

埃玛　等一下，弗里茨，稍微等一下！外公马上就回来。他会带面包和咖啡来。

弗里茨　可俺肚子饿得厉害呀，娘！

埃玛　俺跟你说了。听话，别闹了。他马上就回来，他会带白面包来，还有咖啡。——俺一停手，娘就要把土豆皮拿去和农民换东西，农民会给一点牛奶让宝贝喝。

弗里茨　外公上哪儿去了？

埃玛　找老板去了，送布去了，弗里茨。

弗里茨　在老板那儿吗？

埃玛　嗯，嗯，弗里茨！在彼得斯瓦尔道的德赖西格那儿。

弗里茨　他在那儿能弄到面包吗？

埃玛　是的，是的，老板给他钱，他去买面包。

弗里茨　老板会给外公很多钱吗？

埃玛　（不耐烦地）哦，别说了，孩子。（她继续织布，贝尔塔也一样。接着两人又停了下来）

贝尔塔　走，奥古斯特，你去问安佐尔格，他是否愿意给俺点个火。

〔奥古斯特随同弗里茨下。

鲍默尔特大娘　（怀着越来越厉害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几乎要哀泣起来）孩子们，孩子们，爹上哪儿去啦？

贝尔塔　他可能找豪芬去了。

鲍默尔特大娘　（哭）如果他不去那儿，而上酒店去呢！

埃玛　别空担心，娘，俺爹不是这号人。

鲍默尔特大娘　（因为担足种种心事而神思恍惚）喏，哦……哦，你们说说看，现在该怎么办？要是他不回来……俺该咋

办？……要是他把钱喝光了，啥东西也不带回家来，那咋办？家里连一把盐、一块面包也没有了，连一锹柴火也烧完了……

贝尔塔　甭着急，娘！这几天晚上有月亮，俺上林子去砍柴，带着奥古斯特一块去。

鲍默尔特大娘　这么干，准给看林人抓了去！

安佐尔格　（是个老织工，身材高大，必须伛偻着身子才能进入房间。他把脑袋和上身先探进门，头发和胡子乱成一团）什么事呀？

贝尔塔　请给一个火！

安佐尔格　（轻声地象对病人说话）天还亮呢。

鲍默尔特大娘　那么你让俺仍旧坐在黑暗里罗。

安佐尔格　俺也只好这样。（下）

贝尔塔　看他多吝啬。

埃玛　那就只好坐在黑暗里等待了。

海因里希大嫂　（上。一个年约三十的妇女，怀着身孕。从她疲惫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忧心如焚，焦灼异常）晚上好！

鲍默尔特大娘　喂，海因里希大嫂，你给俺带来了什么新闻呀？

海因里希大嫂　（一瘸一拐地）俺踩上一块碎玻璃了。

贝尔塔　那么过来坐下。俺看看能不能取出来。

〔海因里希大嫂坐下，贝尔塔跪在她面前，在她脚底板上检查。

鲍默尔特大娘　你家里人都好吧，海因里希大嫂？

海因里希大嫂　（绝望地哭出声来）俺家快完了。（想抑制泪水，但没有用，泪水滚滚而下。她默默地抽泣）

鲍默尔特大娘　对俺这号人，海因里希大嫂，最好亲爱的老天爷开开恩；让俺早日离开这个世界。

海因里希大嫂　（再也没法控制自己，大声哭起来）俺可怜的孩子饿得快死了！（呜咽而哀诉）俺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东奔西跑，直到病倒为止。俺弄得三分象人，七分象鬼。但也没有多少用处。九张等着吃东西的嘴巴都要喂饱，用什么来喂呢？昨晚弄到一个面包，还不够给两个最小的吃。俺该给谁好呢，嗯？个个都向我叫道：娘，给我，娘，给我……不行啊，不行啊！俺现在还能够奔跑尚且如此，一旦俺躺下了，那会怎样呢？地里的一点儿土豆给大水冲走了。俺家里揭不开锅啦。

贝尔塔　（已经从海因里希大嫂的脚底板上取出碎片，洗过伤口）俺用块布把它包扎起来，——（对埃玛）你去找一块！

鲍默尔特大娘　俺家不比你们好，海因里希大嫂。

海因里希大嫂　你至少还有两个丫头，有个能干活的男人，可俺的那个，上星期老毛病又犯了。病得挺厉害，俺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这样发一回病，八天起不了床。

鲍默尔特大娘　俺那个不见得比你那个高明多少。他也生病了，一家伙便躺倒。不但犯气喘，还连声喊腰疼。家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今儿他如果不带几个钱回家，俺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咋办。

埃玛　这话你可以相信，海因里希大嫂，俺没有办法……让爹把小狗带去宰掉，这样多少有点东西可以下肚。

海因里希大嫂　你家连一把面粉也不剩下吗？

鲍默尔特大娘　确实没有了，海因里希大嫂，家里连盐巴都没有了。

海因里希大嫂　现在俺不知道咋办！（站起身，留在原地不动，沉思起来）俺真的不知道咋办！——俺想不出点子来。（愤怒而恐惧地高声叫道）只要能弄到一点儿猪食，俺也就心满意足了！俺不能空着一双手回家。这不行啊。但愿老天爷饶恕。俺没有别的法子好想了。（她踩着左脚跟，一瘸一拐地迅速下）

鲍默尔特大娘　（用警告的口气在她背后喊道）海因里希大嫂，海因里希大嫂，你千万不能干蠢事呀！

贝尔塔　她不会的。你别相信她会走绝路。

埃玛　她一直是这样干的。（重又坐上织机，织了几秒钟）

奥古斯特　（手里擎一支燃着的油烛，照着他父亲鲍默尔特老人。老人跟在后面，扛着一包棉纱）

鲍默尔特大娘　哦，天哪，哦，天哪，孩子爹，你在哪儿耽搁这么久？

鲍默尔特老人　唷，别这样埋怨人啦。让俺先喘口气。你还是瞧我把谁带来啦。

莫里茨·耶格尔　（伛偻着身子进门。他是个身子结实、身材中等、双颊红润的后备兵，头上斜戴一顶骠骑兵的帽子。身穿整套制服和鞋子以及一件无领的干净衬衫。进屋以后作立正姿势和行军礼。以一种探索的声调说）晚上好，鲍默尔特大妈！

鲍默尔特大娘　好啊，好啊！你回家来了吗？你还没有把俺忘记吗？你坐吧。过来，你坐。

埃玛　（用围裙揩一张木椅，然后把椅子推给耶格尔）晚上好，莫里茨！你想再次看看穷人是怎样生活的吗？

耶格尔　你告诉我，埃玛！你有过一个马上就要当兵的男朋友

吗，我是不大相信的。这人你是从哪儿找来的？

贝尔塔 （接下她父亲带回来的一点儿食物，把肉放进一只小锅，炖上炉子，奥古斯特生起炉火）你是认识织工芬格尔的吧？

鲍默尔特大娘 从前俺跟他住在这儿。他想娶埃玛，可是他的肺病很重。俺对俺女儿警告多次。可是她怎肯听我话？如今芬格尔早已死了，被人遗忘了。她现在明白怎样把留下的孩子带大。现在你讲给俺听听，莫里茨，你近况到底怎样？

鲍默尔特老人 还是少问问吧，孩子他娘，你不见他吃的东西多呢；他讪笑俺；他衣服穿得象个大公子，怀里有块银表，口袋里还装着十块现金。

耶格尔 （大模大样地挺挺身子，脸上挂着洋洋自得的狂笑）我不能抱怨谁，我当兵的日子过得不坏。

鲍默尔特老人 他在骑兵队长那儿当差。你们听，他说起话来象个上等人。

耶格尔 吐谈文雅我已经成了习惯，要改也改不了啦。

鲍默尔特大娘 啊唷，你倒说说看，象你这样一个没出息的人，居然发了大财。你啥也不懂，从前你连坐着纺纱也坐不住，老是东奔西跑；你只知道设圈套，抓雀子，你只喜欢那玩意儿，俺这话对不对，嗯？

耶格尔 这话不错，鲍默尔特大妈。我不单抓雀子，我还捕捉燕子呢。

埃玛 俺一直跟你说，燕子有毒。

耶格尔 对我全一样。你们生活得怎样，鲍默尔特大妈？

鲍默尔特大娘 哦，天哪，最近四年糟透了。俺痛得厉害，你看看俺的指头就知道了。俺根本不知道，俺这种病是风湿症

还是别的什么。俺真苦得要命！俺的四肢动弹不得。有谁相信俺受的痛楚呢。

鲍默尔特老人　她身体坏极了。她日子不长啦。

贝尔塔　早上得帮她穿衣，晚上得帮她脱衣，俺得象喂婴孩那样喂她。

鲍默尔特大娘　（声泪俱下地哭诉说）俺前前后后得让人侍候。俺比生病还讨厌。俺是家里的一个累赘。俺已经祈求过亲爱的上帝，请他干脆把俺召回去算啦。哦，耶稣，哦，耶稣，让俺留在世界上简直是活受罪。俺根本不知道……有人可能会想……不过俺从小起就干苦活。自己这份活儿总是对付得了的，可眼下突然——（她想坐起身来，但坐不起）——如今什么也不行啦。俺有个好男人，有好的子女，可俺怎能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干活啊……你看俺的两个丫头脸色多难看！一点儿血色也没有。简直象块白布，可她们不管挣得到钱还是挣不到钱，总是坐在织机上干活。她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她们一年到头坐板凳，破衣服没几件，弄得见不得人，上不了教堂，听不到安慰的话。她们的样子象绞架上的尸体，哪里是一、二十岁的大姑娘。

贝尔塔　（在炉边）炉子又冒烟了！

鲍默尔特老人　喏，瞧那烟，俺对它束手无策，你能够改变一下吗？炉子快要破了。俺也只得让它去，日后俺吞煤烟。俺全家个个都在咳嗽，一个比一个厉害。俺们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有谁来管？就连肺也咳出来了，又有谁来过问一下？

耶格尔　这是安佐尔格的份内事，他该来修一下炉子的。

贝尔塔　他管的事多呢。不满的事儿多着呢。

鲍默尔特大娘　他可讨厌俺呢。

鲍默尔特老人　只要发点牢骚，俺们得滚蛋。快半年了，他没收到一点儿房钱。

鲍默尔特大娘　象他这样手头有钱，到处都吃得开。

鲍默尔特老人　他也不宽裕，孩子娘，他也有困难，尽管他没把困难挂在嘴上。

鲍默尔特大娘　他毕竟有房子。

鲍默尔特老人　不，孩子他娘，你说什么呀？说起那房子连一张瓦片也不是他的了。

耶格尔　（已经坐下，从上衣的一只口袋里摸出一根挂有漂亮流苏的短烟斗，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一只装有一夸脱烧酒的瓶子）这里的情况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看到这儿人们过的生活，十分惊异，连城里的狗生活得比他们都好。

鲍默尔特老人　（殷切地）是吗，是这样吗？你也知道了吗？人们如果说这样的话，回答你的是只怪年成不好。

安佐尔格　（上。一只手里拿着盛汤的瓦罐，另一只手里拿了一只编织好一半的篮子）欢迎，莫里茨！你也回来啦？

耶格尔　多谢，安佐尔格伯伯！

安佐尔格　（把瓦罐推到炉火上）不妨可以这样说，你看起来象个伯爵啦。

鲍默尔特老人　把你漂亮的银表拿出来看看。他还带来一套新衣服，外加十块现金。

安佐尔格　（摇头）是真的！——不是真的！

埃玛　（把土豆皮装进一个小袋子）现在俺把土豆皮送走。也许可以换到一点撇去奶油的牛奶。（下）

耶格尔　（所有的人带着紧张而专心的神情注视着他）你们回想一下，你们以前是怎样常常吓唬我的。你们总是说，莫里

茨，等你当了兵，人家就会教你好好做人。现在你们瞧瞧我，我一帆风顺，只有半年，就被提升了。干什么都要劲头十足，这是主要的。我给骑兵队长擦靴子，喂马，端啤酒。我机灵得很，象只黄鼠狼。时刻准备，不离岗位，以身作则，装配都擦得精光锃亮。上马厩我是第一个到，点名时第一个到，上马也是第一个到。一旦发起进攻——我得冲锋陷阵！他娘的枪林弹雨，横尸遍地，全不考虑！！！我象猎犬那样警惕、注意。我一直想：现在别无出路，要有信心；下定决心，冲杀在前，事情也就这样闯过来了。骑兵队长当着全队人员的面表扬我说：这是个货真价实的骠骑兵。（沉默。他点上烟斗）

安佐尔格　（摇摇头）你总算走运！是吧！——喏！（他坐在地板上，身边放着一捆柳条，双腿之间夹着个篮子，继续在编织）

鲍默尔特老人　希望你带点儿幸福给俺，俺一块儿干一杯好吗？

耶格尔　当然，当然，鲍默尔特大伯。喝完这点，再来一瓶。（他把一块钱币扔在桌上）

安佐尔格　（吃惊而傻头傻脑，露出一副怪相）哦，什么，什么，有这等事……锅里有烤肉，桌上有烧酒——（从瓶里喝一口）——祝你健康，莫里茨！啊哟！喔唷！（从这时开始，酒瓶从一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

鲍默尔特老人　咱们至少要逢到假日有点儿烤肉吃，而不是一年到头看不到一点儿肉，这行不行？——象眼下的样子，要等另一条小狗闯进屋来，象四个星期前那样，才有可能吃到肉：这样侥幸的事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有了。

安佐尔格　你把小狗叫人宰了吗？

鲍默尔特老人　不这样就挨饿……

安佐尔格　哟哟，唷唷。

鲍默尔特大娘　那条狗挺好，挺讨人喜欢。

耶格尔　你还一直喜欢吃这儿的烤狗肉吗？

鲍默尔特老人　哦，天呀，天呀，不但喜欢，还嫌少呢。

鲍默尔特大娘　这样的肉吃一块也难得。

鲍默尔特老人　你对狗肉已经不感兴趣了吗？你在俺这儿呆几天，莫里茨，保险你又会有兴趣。

安佐尔格　（闻一闻）哟哟，唷唷，这味道一定好，闻闻就香喷喷的。

鲍默尔特老人　（闻闻）真香呀，谁都会说。

安佐尔格　说说你的看法吧，莫里茨。你知道天下大事。这儿俺织工的情况会不会改变，或者……

耶格尔　大伙儿真的希望有所改变。

安佐尔格　俺在这儿没法生活下去，不能坐着等死。你可以相信，俺的境况实在糟糕啊。有的人拚死拚活干，最后落得一场空。头上没有半片瓦，脚下没有立足之地。从前，从前人们还能在织机上干点活儿，尽管生活困难一点，还能勉强维持。如今有多少日子找不到那样一份活儿了。现在想靠编编篮子，苟延残喘。俺每天干到深夜，直到俺上床的时候，才只挣了六分钱。你是有经验的，在这物价昂贵的时候，能靠这点儿钱开销吗？俺房捐得付三块，土地税一块，押息三块。假定我一年能挣上十四块，那么付掉上述七块，还剩七块来开销全年生活。这儿包括吃用穿戴几个方面；俺编编结结，还得保留一个住宿的地方和别的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付不出利息，是不是怪事？

鲍默尔特老人　得有一个人到柏林去向王上报告俺这儿的困难情况。

耶格尔　不会有多大用处，鲍默尔特大伯。报纸上已经登了不少。可是那些有钱人，偏偏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事情黑白颠倒……

鲍默尔特老人　（摇摇头）柏林的人居然也这样不明事理！

安佐尔格　你说，莫里茨，一点儿可能性也没有吗？对此连一条法律也没有吗？一个人活干得连手上的皮都蜕掉了，但还付不出房租，非得让那混蛋来夺走我的草房吗？不然就要还他的钱。现在俺根本不知道，他还会玩什么花样——要是俺硬顶不付，俺得搬出这草房……（哽咽起来）俺在这儿出生，俺爹在这儿织布四十多年。他时常对俺娘说：孩子他娘，有朝一日俺死了，房子还在，房子你要守住。我为它干了一辈子。每根钉子就是一夜的血汗，每根横梁就是啃一年干面包。你一定要想到……

耶格尔　他们会把你最后的一点东西夺了去。

安佐尔格　啊哟哟——喔唷唷！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俺宁愿给人从这儿抬出去，也不愿一把年纪给人从这儿撵出去。这也就是说，情愿死在这儿也不走！俺爹也是宁死不走。——他临死的那个时候，心里也害怕了，可俺爬上床去，他又变得安静了。——记得那个时候俺才十三岁。俺困了，便酣睡在病人身边——俺不知道更好的办法——当俺醒过来时，他早已冰凉了。

鲍默尔特大娘　（歇了一会儿后）你去看看炉子上的汤，贝尔塔，拿来给安佐尔格。

贝尔塔　喝了吧，安佐尔格伯伯！

安佐尔格 （一边喝，一边掉泪）啊哟哟——喔唷唷！

〔鲍默尔特老人开始吃锅里的狗肉。

鲍默尔特大娘 喂，孩子他爹，孩子他爹，你不好稍等一下，让贝尔塔端上来再吃。

鲍默尔特老人 （嘴里啃着肉）俺还是两年前吃的圣餐，此后俺立即把那件做礼拜穿的上衣卖掉，买了一块猪肉。从那以后，俺一直没有吃过肉，只有今晚才吃到。

耶格尔 我用不到吃肉，那些大老板代我吃了。他们一直吃得肠肥脑满。谁要是不相信，只消到比劳和彼得斯瓦尔道去瞧瞧就知道了。他会看到奇迹：一座座老板住的大厦幢幢相接，一幢幢宫殿连成一线。玻璃镜、钟楼、铁栏杆。那儿看不出市场不景气，生意难做。那儿烤、煮、煎的食品样样都有，侍童、车夫、家庭教师也不缺少，还有别的叫不出的名堂。他们有的是钱，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了钱财之后就把别人不放在眼里了。

安佐尔格 从前可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老板还让织工生活得下去。今天他们把啥都独个儿包了。俺告诉你们，原因在于这些有钱有势的人既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他们不知道禁律和惩罚。因此他们只要可能，便把俺最后的面包也夺走了，弄得俺糊口的东西也没有。这些人给俺带来了灾难。要是俺的老板都是些好人，那么俺也不会过这种苦日子了。

耶格尔 请你们注意，我念一点好玩意儿给你们听。（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条）来，奥古斯特，赶快上酒店去拿瓶酒来。嗯，奥古斯特，你笑弯了腰吧？

鲍默尔特大娘 俺不知道奥古斯特是怎么搞的，他一直高高兴

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嘻嘻哈哈。啊，走吧，走吧！（奥古斯特拿了空烧酒瓶下）哦，老伴，你是不是也知道什么是好味道吧？

鲍默尔特老人　（嘴里嚼着东西，酒醉饭饱后精神抖擞）莫里茨，你是俺的人。你能念，又能写。你知道织布这一行，你关心穷织工的疾苦。你应该帮助俺办事情。

耶格尔　要是为了这样的事，我才不会犹豫。我很乐意叫那些工场老板当心当心。我本来也不想干这种事。我是个好说话的人，可是谁要是惹得我光起火来，我就一手抓住德赖西格，一手抓住狄特里希，让他们脑袋瓜相撞，眼睛里跳出火星来。——咱们要是团结一致，就能跟大老板针锋相对，……到这时咱们既用不到国王，也用不到政府，咱们可以干脆说：咱们要这个和那个，不要这个和那个，那个时候情况便会改观。一旦看到咱们也不让步，他们就后退了。我知道这些人！他们是些胆小鬼！

鲍默尔特大娘　这话一点不假。俺肯定不是个坏女人。俺一直在说，世上也得有有钱人才行。但是如果这样……

耶格尔　愿魔鬼把他们统统抓去，我要消灭这些人。

贝尔塔　爹到底在哪儿？

〔鲍默尔特老人这时已经默默地离开了。

鲍默尔特大娘　俺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贝尔塔　是不是因为肉吃多了，一时受不了？

鲍默尔特大娘　（控制不住自己，痛哭失声地）他好久不吃肉，胃里受不了，现在又吐出来啦。

鲍默尔特老人　（又上，因气愤而哭泣）不中用了，不中用了！俺快完了。俺的身子已经这么差了！好不容易吃到点好菜，

可在肚子里留不住。（他痛哭着坐到炉边的凳子上）

耶格尔　（突然愤怒，狂热地）可离这儿不远有一些人，他们是法官、寄生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年到头闲着无事，如同咱们天上的上帝。他们声称，织工本来可以过得好一些，收入多一些，他们就是太偷懒。

安佐尔格　说这话的根本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耶格尔　别理这些话，他们吃得白白胖胖。我和红贝克尔作了报复，我们临走前给他唱了《血腥的审判》这首歌。

安佐尔格　哦，天呀，天呀，是那首歌吗？

耶格尔　是的，是的，这歌我有。

安佐尔格　俺记得，人们叫它为《德赖西格之歌》，或者什么别的。

耶格尔　我来念给各位听。

鲍默尔特大娘　这首歌是谁编的？

耶格尔　这个谁也不知道，听我念吧。

〔他就象学生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重音读不准，但带着明显的强烈感情。绝望，痛苦，愤怒，憎恨和复仇的渴望全表示出来了。

这儿是个刑讯的场所，
比秘密法庭①更加可恶，
最后判决还没有宣布，
生命已经被很快剥夺。

这儿把人慢慢地折磨，

① 中世纪教会常私设秘密法庭，对"异端邪说"进行残酷镇压。

这儿就是拷问的场所。
这儿叹气的人许许多，
诉说不完人间的悲苦。

鲍默尔特老人 （歌词打入他的心坎，他深受震动，多次想去打断耶格尔的话，但又吃力地制止自己，如今已经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在哭笑不得的情况下，吞吞吐吐地对自己的老伴说）“这儿就是拷问的场所”，写下这首诗的人，倒是说了真话。孩子他娘，这点你可以相信……什么叫做“这儿叹气的人……”还有什么？他们有“许许多……”

耶格尔 诉说不完人间的悲苦。

鲍默尔特老人 你知道俺怎样叹气，从白天到夜晚，从站着到躺倒，俺都在叹气。

〔这时安佐尔格已经停下手头活儿，深受感动，缩拢身子坐着。鲍默尔特大娘和贝尔塔一边听耶格尔念歌词，一边在不停地揩泪水。

耶格尔 （接下去念）

特赖西格们是刽子手，
他们的随从全是走狗，
主子和奴才臭味相投，
欺压俺穷人不怕丢丑。

你们全是流氓，你们这些撒但① 的子孙……

鲍默尔特老人 （用脚跺地，气得发抖）嗯，撒但的子孙！！！

耶格尔 （念）

① 撒但，基督教《圣经》用词，意即魔鬼。

你们是地狱里的小丑，
大口吞食穷人的所有，
诅咒将是你们的报酬。

安佐尔格　哎呀呀，他们活该受诅咒。

鲍默尔特老人　（紧握拳头，作咄咄逼人的样子）大口吞食穷人的所有。

耶格尔　（念）

哀告和恳求全然无用，
所有的悲诉白费辛苦。
“你们不愿干可以走路，
干脆回家去坐着挨饿。”

鲍默尔特老人　这句话怎么讲？“所有的悲诉白费辛苦”？每一个词……每一个单词……真象《圣经》里的话一样准确。“哀告和恳求全然无用”。

安佐尔格　哎呀呀！喔唷唷！那是没有用的。

耶格尔　（念）

想想穷人所受的痛苦，
辛酸的日子实在难忍，
家里常常会揭不开锅，
难道他们不值得同情？

同情！这感情多高贵，
你们这些吃人的魔鬼，
只会对穷人敲骨吸髓，
哪里知道怜悯和慈悲。

鲍默尔特老人　（跳起身来，凝神谛听，有点气得发狂）敲骨吸

髓，太对了，这是穷人的膏血。这儿站着俺罗伯特·鲍默尔特，卡希巴赫的织工师傅，谁能够站出来说……俺是个正派人，一辈子都这样，你们瞧俺！俺因此得到什么呢？俺成了什么样子呢？他们把俺弄成个怎样的人呢？"这儿把人慢慢地折磨。"（伸出胳膊）这儿，你们来摸摸看，一片皮包骨头！"你们全是流氓，你们这些撒但的子孙！！"（他因绝望而愤怒，倒在一张椅子上，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安佐尔格　（把篮子扔到墙角，站起身来，气得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这种局面非改变不可，俺说，现在正是时候了。咱们再也忍受不了！咱们再也忍受不了啦，让该来的到来吧！

第 三 幕

〔彼得斯瓦尔道一家中等规模酒家的店堂。这是个大房间，房间中央有根木柱，一头顶着天花板，另一头撑在一张圆桌上面。木柱右边后墙上有一扇大门，它遮住了门柱。通过此门可见另一个大房间，里面放着酒桶和酿酒用具。店堂门右角是斟酒处，那儿横放一张一人高的柜台。柜台里有个摆各类酒杯的格子；柜台后墙上有个大橱，橱内摆有一排排烧酒瓶。柜台和酒橱之间有块小地方留给卖酒人活动。柜台前面有张用五彩台布装饰起来的桌子。桌子上面挂着一盏漂亮的灯，桌子四周有多张藤椅。离此不远的右墙上也设有一道门，门上有“内设雅座”几个字。靠近舞台前方右边，一只古老的落地座钟在嘀嗒嘀嗒地响。后墙大门左手靠墙，有张放酒瓶和玻璃杯的桌子，左手墙角是一只用釉砖砌成的大火炉，墙上有三扇小窗，窗下有条长凳，每扇窗前摆着一张长方形大木桌，每张桌子狭的一边对着墙壁，宽的两边放着靠背长凳，桌子朝窗的狭的一边各摆一张木椅。墙壁粉成蓝色，墙上挂有招贴画、图片和彩印，中间是腓德烈·威廉四世像。

〔酒店老板朔尔茨·韦尔策尔是个脾气挺好的又高又大的汉子，年纪在五十开外，站在柜台后面把啤酒从桶

里斟进玻璃杯。韦尔策尔老板娘在炉边熨衣。她是个落落大方、衣衫整洁的女人，年纪还不到三十五岁。

〔安娜·韦尔策尔，是个十七岁的漂亮姑娘，一头美丽的金色头发，配着一身整齐的衣衫，坐在铺有台布的桌子后面刺绣。有一会儿她抬起头来侧耳倾听，因为这时从远处传来学童唱送丧歌的声音。

〔木匠师傅维甘德穿着工装，坐在同一张桌子边，面前放一杯巴伐利亚啤酒。人们看得出这样一个人懂得八面玲珑的处世诀窍，这也就是说，做人要随机应变，看风使舵，不择手段。

〔一个推销商坐在环绕木柱的圆桌旁边，起劲地啃着一块牛排。他中等身材，吃得白白胖胖，红光满面，很注意营养。生性快活，好动，脸皮老，穿着时髦。他随身的行李：拎包，样品提箱，伞，外套和旅行毛毯，都放在身边的几把椅子上。

韦尔策尔 （端给推销商一杯啤酒，一边对维甘德）今儿彼得斯瓦尔道魔鬼在捣乱。

维甘德 （用尖厉的破嗓门大声说）嗯，今天是德赖西格工场交货的日子。

韦尔策尔 可平时没有象今天闹得凶。

维甘德 是啊，也许因为他要雇用两百名新织工。

韦尔策尔老板娘 （一直在熨衣）不错，不错，大概为了这档子事儿。假若他要两百名，定有六百名前来应试。这样的人有的是。

维甘德 哦，天啊，天啊，有的是人。他们虽然生活困难，可他们没有死绝。他们生了一大堆孩子。不知道该怎样安排他们。

（送丧歌有一阵子唱得更响了）今天也还有人出丧。织工法比希死了。

韦尔策尔　他早该死了嘛。他这些日子来东奔西跑，象个幽灵。

维甘德　你可以相信，韦尔策尔，你不会见过这么小的棺材，这样一口小棺材我从来没有做过。尸体小，不到九十磅。

推销商　（啃着牛排）我真弄不懂……不管你去念哪张报纸，总可以读到一篇关于织工苦难生活的叫人寒毛凛凛的报道，你对这事的印象仿佛这儿的人有四分之三快要饿死了。你又看到这样的出丧场面，我刚来村里的时候就见到了。管乐队、教员、小学生、牧师，后面还跟着长长的一队人，我的上帝啊，这象中国皇帝出殡。嗯，要是有人还能为这档子事儿花钱……（他喝啤酒。他在放下玻璃杯后，突然笑嘻嘻地说）对吗，小姐？我的话有道理吗？

安娜　（尴尬地笑笑，继续起劲地刺绣）

推销商　肯定是为令尊大人绣一双拖鞋。

韦尔策尔　我才不喜欢穿这种玩意儿呢。

推销商　您听好！如果把这双拖鞋给我，我情愿拿出我的一半财产。

韦尔策尔老板娘　对这档子事儿，你一窍不通。

维甘德　（咳嗽数次以后推过一张椅子，准备开口）这位先生对出丧的言论妙极了。请您告诉我，年轻的老板娘，这是一次小小的出丧吗？

推销商　是的，可我问自己……这样的事一定要花一大笔钱吗？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维甘德　请您多多原谅，我的先生，这样一群穷苦老百姓简直不可理解。请允许我这么说——他们有一种过分的理想，他

们要对去世的人表示尊敬，表示天职。如果死的是嫡亲爹娘，那就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死者的子孙和近亲要把最后几块钱都凑拢来办丧事，如果子女凑不齐这笔钱，那就向附近的大老板告借。这样一来，就债台高筑，欠牧师的钱，欠守教堂人的钱，欠所有人的钱。欠吃喝和其他必需品方面所花的钱。当然，我对孩子们的孝道表示赞赏，但不希望守丧的家属还不清一辈子的债。

推销商　容许我插一句，牧师一定奉劝过这些人了。

维甘德　先请多多原谅，我的先生，我在这儿得讲一句话：这儿的每个小教堂都有自己的教区，都得供养他们的灵魂的牧者牧师大人。在这样一桩盛大的丧事中，牧师得到极大的好处。参加丧事的人越多，奉献的金银也越多。谁知道这儿的工人们的情况，谁就能十分肯定地说，牧师们是不能容忍冷冷清清地出丧的。

霍尼希　（上。是个罗圈腿的矮老头，肩头和胸口绷着一条带子。他是个拾破烂的）你们好！请来一杯酒，喂，年轻的老板娘，今儿您有破烂扔掉吗？安娜小姐，俺车上有美丽的头带、衬衫带子和袜带，漂亮的别针、发针、钩子和木夯。统统在内只换几块破布。（改变声调）破布可以造出洁白的纸张，供你情人写情书。

安娜　哦，谢谢您，我可不要宝贝儿情人。

韦尔策尔老板娘　（插上熨斗插头）她不是那种丫头。她不想结婚。

推销商　（跳起身来，显出惊喜交集的样子，走到铺有台布的桌子前，把手伸给安娜）这是聪明的，小姐，您干的和我一个样，把您的手给我握！咱们俩抱独身。

安娜　（脸儿涨得绯红，伸一只手给他）哼，您可结过婚啦？！

推销商　上帝保佑，我只是装装样子的。您一定以为我戴的是结婚戒指，对吗？啊，我所以戴这戒指，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让别人因为我长得漂亮而向我无耻地进攻。我对您是不怕的。（他把戒指放进口袋）——请您老实告诉我，小姐，您真愿意一辈子都不结婚了吗？

安娜　（摇摇头）喔，干吗要结婚呢？

韦尔策尔老板娘　她不打算结婚，除非遇上一门好亲事。

推销商　唔，干吗不能遇上呢？西里西亚的一个有钱的地主娶了他母亲的一个贴身丫头。再如，有钱的工场老板德赖西格，也跟一个饭店老板的女儿结了婚。她还没有您一半俊呢，小姐。现在她进出都坐马车，还有穿号衣的侍从。怎么不会遇上呢？（他踱来踱去，不时伸腰蹬腿）我要喝一杯咖啡。

〔安佐尔格和鲍默尔特上，各自带一只小包，恭顺而默不作声地坐到霍尼希的身边，也就是坐到舞台左边最前沿的一张桌子上。

韦尔策尔　欢迎！安佐尔格大伯，又一次见到您啦！

霍尼希　您也从那给烟熏黑了的窝棚里爬出来了吗？

安佐尔格　（动作迟钝，显然狼狈地）俺又去接一匹布的活儿来干了。

鲍默尔特老人　他愿干一匹布一块钱工资的活儿了。

安佐尔格　俺本来是不想干的，可编篮子的活儿也完了。

维甘德　工钱少一点总比没有好。老板压低工资只是为了使大伙儿都有点活干。德赖西格这个人我是非常了解的。一星期以前我拆下了他家的双层窗。我们两人谈论过，他说，他

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片好心。

安佐尔格　啊哟哟——喔唷唷。

韦尔策尔　（在每位织工面前放了一杯烧酒）大伙儿都有了。你倒说说看，安佐尔格。你有多少日子不刮胡子啦？那位先生想知道一下。

推销商　（向这边招呼）啊，先生，我并没有说过这句话。只是织工师傅的端庄外貌才受到了我的注意。这样的大个子不是经常能见到的。

安佐尔格　（尴尬地搔搔头）啊哟哟——喔唷唷。

推销商　这种具有原始力量的自然人，眼下已经很难见到了。咱们受到了文明的洗礼……可我对本来面貌十分喜爱。毛毛糙糙的眉毛！乱七八糟的胡子……

霍尼希　请听好，尊敬的先生，俺来说几句，这些人上理发师那儿去没有钱，买把剃刀更无能为力。脸上长什么就听它长。他们顾不到自己的外表。

推销商　可我请您，老兄，我当然不会……（压低嗓子对韦尔策尔）我可以请长头发长胡子的朋友喝杯啤酒吗？

韦尔策尔　他从来不喜欢喝酒，不用了。他有他奇怪的观点。

推销商　那就不请吧。允许我敬您一杯吗，小姐？（他在铺有台布的桌边坐下）我可以向您保证，您的头发吸引我的眼睛，自从我跨进这儿以后，您的头发一直在我的眼里，光华四射，柔软浓密！（他同时神魂颠倒地吻了吻她的指尖）还有那个颜色……好象成熟了的麦子。要是您长着这种头发上柏林，准会叫全城轰动，您可以凭着这头发进王宫……（身子往后靠，瞪着她的头发）光彩夺目，光彩夺目哪。

维甘德　为了这头发，人家给她起了个漂亮绰号。

推销商　到底叫什么呀？

安娜　（一直在暗自好笑）哦，您猜猜看！

霍尼希　小狐狸，对吗？

韦尔策尔　现在玩笑可以收场了！咱们别把这孩子弄得晕头转向！她脑袋瓜里已经装了不少古怪想法。她今天想嫁伯爵，明儿非公爵不嫁了。

韦尔策尔老板娘　你别把孩子弄得不高兴，老伴！要想出人头地并非坏事。幸而大家的想法并不跟你一样。要不，大家不求上进，个个原地踏步，无所作为了。要是德赖西格的爷爷也这么想，那他到如今还只是个穷织工。但现在人家已经用钱铺地。再看特罗姆特拉老头，如今不再是个穷织工，他有十二个大田庄，并且还是个贵族。

维甘德　一切事情，都有它的道理，韦尔策尔。这会儿你老伴的话说得有理，这点我可以作证。如果我的想法和你一样，那我今天也不会雇七个伙计了吧？

霍尼希　你当然知道怎样生财有道，这点大伙儿不得不承认，织工还没有拔脚逃跑，你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棺木。

维甘德　要想挣钱，就得处处小心。

霍尼希　是的，是的，你还能做到这一点。死神去找织工的一个孩子，你比大夫知道得还早。

维甘德　（收起笑容，勃然大怒起来）你比警察知道得还详细，你知道织工里面哪个人小偷小摸，哪个人每星期要揩油几管棉纱。你来捡破布，如果破布里夹有一点儿棉纱，你也照拿不误。

霍尼希　你在死人身上生财有道，睡在刨花上的人越多，你就越加发财。你看到许多孩子的坟墓，就拍拍肚子说：今年又是

一个好年成，婴孩死得象掉下树的金龟子那么多，你这星期可以多喝一些。

维甘德　就算你的话全对，我还远不是一个销贼赃的坏蛋。

霍尼希　你至多给有钱的工场老板开双笔帐，或者趁老板家造房子的机会，如果晚间没有月亮，就偷几块木板。

维甘德　（把背对着他）哦，你高兴跟谁说就跟谁说，就是别跟我说话。（突然又说）撒谎鬼霍尼希！！

霍尼希　死人棺材匠！

维甘德　（对在场的其他人）他耍魔法，能把牲口迷住。

霍尼希　你且安心，要不，俺会念个咒语来胡弄你。（维甘德脸色顿时刷白）

韦尔策尔老板娘　（已经出去，给推销商端来咖啡）我给您的咖啡端到雅座里去吧？

推销商　咿，您怎么这样想！（眼睛死命盯住安娜）我宁可坐在这儿一辈子。

一个年轻的看林人和一个富农　（上。富农手里拿根鞭子，两人异口同声地）中午好！（两人站在柜台前）

富农　来两杯烧酒。

韦尔策尔　欢迎二位光临！（把对方需要的烧酒斟进杯里，两人举杯相碰，一饮而尽，把杯子放在柜上）

推销商　喂，看林先生，赶了不少路吧？

看林人　还可以。我从施坦恩塞弗村来。

〔织工甲、乙上，坐到安佐尔格、鲍默尔特、霍尼希旁边。

推销商　对不起，您是霍赫哈姆伯爵家的看林先生吧？

看林人　我是在卡尔施伯爵家当差。

推销商　当然，当然，这个我也想说。在这儿有许许多多伯爵、

男爵和别的老爷，实在太难记了。非得有极好的记忆力才能记得住。您手里拿把斧子干吗，看林先生？

看林人　这是从一个偷柴人那儿没收下来的。

鲍默尔特老人　为了几根木柴，俺的老爷跟俺非常顶真。

推销商　允许我说一句，如果每个人可以想要什么就拿什么，这也是行不通的啊……

鲍默尔特老人　请原谅，允许俺说一句，这儿跟其他地方一样，有小偷，有大贼；这儿有些人大搞偷盗来的木材生意，发了大财。但是一个穷织工如果……

老织工甲　（打断鲍默尔特的话）不许俺捡一根树枝，可那些老爷们呢，他们把俺的皮都剥了。要俺付保证金，纺纱钱，实物捐等等，不管俺愿不愿意，强迫俺给他们当跑腿，干田里活……

安佐尔格　事情就是这样，工场老板剩给俺的，全都落进了贵族老爷的腰包。

老织工乙　（已经坐在旁边桌子上）俺对贵族老爷本人说过了。请您多多原谅，伯爵老爷，俺对他这样说，今年俺在他那儿没法干很多活。这俺不是罢工！那为什么？请您原谅，大水损坏了俺的所有庄稼。俺的一点儿田地全给淹了。如果俺要活下去的话，俺得不分昼夜干活。就是说暴风雨成灾害了俺。你们这些人哪，你们这些人哪！俺一直站在那儿绞着双手。肥沃的泥土从山上冲下来，闯进我的屋子！还有那些值钱的种子啊！……哦，耶稣，哦，耶稣，俺真象在腾云驾雾，俺号啕大哭了八天八夜，两眼简直连街道也看不见了……后来俺只好推沉重的八十车泥土上山，受尽了折磨。

富农　（粗鲁地）你们吵吵嚷嚷叫人害怕。上天怎样给咱们安

排，咱们必须逆来顺受。要是说你们平时日子过得不是最好，这又该怪谁呢，还不是怪你们自己？生意好的时候，你们干了点什么呢？你们把所有挣来的钱赌光喝光。要是你们当时省下一点钱，如今就有几个子儿派急用场，这样你们就用不到偷纱偷木柴了。

年轻织工甲 （带着几个同伴进屋，呆在门廊里，高声对着房门说）富农毕竟是富农，早上他要睡到九点。

老织工甲 如今是富农和贵族合穿一条开裆裤。如果一个织工想要房子住，富农说：我借给你一个小房间，你就给我付房租，帮我把稻草和谷子收到家里。要是你不愿干，那么随你上哪去。要是再找一家，回话和第一家一个样。

鲍默尔特老人 （怒火直冒地）织工好比肉骨头，谁都想来咬一口。

富农 （勃然大怒地）哦，你们这些饿得要死的畜生，你们还有什么用处？你们能犁地吗？你们能开一条笔直的田沟吗？或者抛一捆麦子到车上去吗？你们什么也不会干，游手好闲，跟女人睡觉。你们是些无赖！你们没有出息。

〔他这时付了酒帐，走出屋去。看林人笑着跟在他后面。韦尔策尔老板、木匠和韦尔策尔老板娘高声大笑，推销商自个儿笑。笑声一停，寂静了一阵。

霍尼希 象他这样一个富农，简直象条笨牛……俺还不知道这一带的灾荒。现在村里面的情况全都看到了！四五个人精赤条条合睡在唯一的一张草垫上。

推销商 （用一种和缓的声调表示不同看法说）请您允许我讲几句，老兄。关于山里的饥荒，大家的看法不一致，要是您能读……

霍尼希　哦，俺能读各种报纸，跟您一样。嘀，嘀，俺也知道一点情况，俺跟这儿的人打交道有多年了。象俺这样背了一包刺绣东西东奔西跑四十年，当然了解一点情况。富勒村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村里那些孩子就跟邻家的鹅在粪堆上玩儿。死去的人赤身裸体躺在屋里的石板地面上。他们肚子饿慌了，就喝臭水。他们成百上千地饿死。

推销商　要是您识得字，那您一定也知道，政府已经派人作详细的调查了。

霍尼希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从政府那儿来了一位先生，他比别人什么都知道得详细，好象亲眼看见似的。他在最漂亮的村子里转上一圈，那里溪水咚咚，房子的式样是最好看的。他不想多走几个村，生怕弄脏自己的靴子。他心里想，看来别的地方跟这儿一样漂亮，用不到进一步调查了。他登上车子回家去。然后写个报告送往柏林，说那儿根本没有闹灾荒。但如果他耐心一点，上别的村子看看，一直走到小河那儿，渡过河，到河那一边，或者干脆走到偏僻的地方，到山上用烂泥垒成的茅房那里瞧瞧，这些屋子象窝棚，又黑又脏，破烂不堪，就连擦根火柴把它们烧掉也不值得。要是那位先生看见送往柏林的报告跟这完全不一样那就好了。这样的先生应该来找俺，可他们是政府派来的，不信这儿有灾荒。俺偏领他们去看。俺要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了解所有饿死了人的窝棚。

〔人们听见外面有人唱《织工之歌》。

韦尔策尔　他们又在唱魔鬼之歌了。

维甘德　他们把全村闹得不太平。

韦尔策尔老板娘　看样子要出什么事情了。

〔耶格尔和贝克尔手臂挽着手臂，走在一群年轻织工前，沸翻盈天地进入“门廊”，来到店堂。

耶格尔　大家静下来，坐好位子！

〔到来的人分别坐到不同的桌子上，跟原来已经坐在桌上的织工攀谈起来。

霍尼希　（大声呼叫贝克尔）你聚集了这么一帮子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倒说说看！

贝克尔　（意味深长地）也许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对吗，莫里茨？

霍尼希　喂，孩子们！别再闹事啦。

贝克尔　已经发生流血事件了，你想亲自看一看吗？

〔拉起袖子，赤裸的上臂露出滴血的种过牛痘的伤痕。别的桌子上的织工跟着他做同样的动作。

贝克尔　咱们在巴德尔·施密特家，让他种牛痘。

霍尼希　现在事情弄清楚了。有这么一群捣乱分子在各条胡同里来来往往，这也不会叫人奇怪的。要是这样的人在村子里到处乱闯……

耶格尔　（神气活现，高声说话）再来两斤，韦尔策尔！我来付帐。你可能想，我没有那么多钱吧？那你看错人了！只要咱们愿意，就可以和一个推销商那样，在这儿通宵喝烧酒和咖啡。

〔年轻的织工哄堂大笑。

推销商　（显出一副既可笑又惊异的模样）您指的是我们，还是指的我？

〔酒店老板、老板娘和他们的女儿，木匠维甘德和推销商都笑了。

耶格尔　谁问就指谁。

推销商　容许我说一句，年轻人，你的生意看来搞得很兴隆嘛。

耶格尔　我没有什么可怨天尤人的。我是个时装推销商。我跟棉布工场老板各得一半。织工越是挨饿，我吃的油水越多。织工越穷，我的面包越大。

贝克尔　说得妙极了，敬你一杯，莫里茨！

韦尔策尔　（已经把烧酒送来。他在回到柜台上去的半路上停下脚步，慢慢转过身子冷淡而有分寸地对着织工。平静而强调地说）你们放了这位先生吧，他没有害过你们。

年轻织工的声音　俺也没害过他呀。

〔韦尔策尔老板娘跟推销商交谈几句。她端起杯子，杯里剩有咖啡，走进隔壁一个房间。推销商跟着她过去，织工哄堂大笑。

年轻织工的声音　（唱道）

德赖西格们是刽子手，

他们的随从全是走狗。

韦尔策尔　呸，呸！你们爱上哪儿唱就上哪儿唱吧，在我这里唱我可受不了。

老织工甲　他说得很对；你们别唱了吧。

贝克尔　（叫道）不过咱们得上德赖西格那儿去一趟。让他听听咱们这个歌子。

维甘德　你们别疯疯癫癫了，他从来不误解的呢！

〔众人哄堂大笑并发出"嚯嚯"的声音。

年老的维蒂希　（他是个头发花白的铁匠，不戴帽子，穿条皮围裙和一双木拖鞋，在铁匠铺里弄得浑身全是烟灰。上场以后走到柜台边站停等着递来的一杯烧酒）你们安静下来，给他点颜色瞧。凡是叫得起劲的狗儿，都不会咬人。

老织工的声音　维蒂希，维蒂希！

维蒂希　他呆在这儿，有什么事？

老织工的声音　维蒂希在这儿。——维蒂希，维蒂希！——过来，到俺这儿来，维蒂希！

维蒂希　我得小心点儿，跟这些小子打交道可不容易。

耶格尔　过来，跟我们一起喝。

维蒂希　哦，留着你的烧酒自己喝吧。我要喝，自己付钱。（他拿了酒杯在鲍默尔特和安佐尔格身边坐下，拍拍后一个人的肚皮）织工们吃的什么菜啊？酸野菜和虱子肉。

鲍默尔特老人　（兴奋异常）如果他们再也忍受不了，该怎么办？

维蒂希　（装作惊诧，呆呆地瞪着这个织工）喏，喏，喏，跟我说，海纳勒，你是说自己吧？（笑得无法控制自己）你们这些人哪，你们这些人哪，我真要笑死了。鲍默尔特老伯想造反啦。等着瞧吧：如今裁缝也上啦，往后小绵羊、小耗子和大耗子都要造反啦。哦，你，我的上帝啊，将有好戏看啦！（笑得捧住肚皮）

鲍默尔特老人　你瞧，维蒂希，俺还是象从前那样的一个人。俺现在还是这么说：要是一切经过顺利，那就更好了。

维蒂希　经过一定曲折，不会顺顺利利。怎么能太太平平呢？人们在法国大干，是太太平平的吗？罗伯斯庇尔跟财主是亲亲热热的吗？决不可能，全部彻底，统统滚蛋！都上断头台！非这样不可，伙计们，前进吧，烤天鹅不会自动飞到你们的嘴巴里来的。

鲍默尔特老人　要是俺还能生活下去……

老织工甲　俺好象水已淹到脖子上，维蒂希。

老织工乙　俺怕回家去，不管回去干活还是躺在床上，两种情况

都会饿死。

老织工甲　待在家里会发疯的。

安佐尔格　这样或者那样，对俺来说全无所谓。

老织工的声音　（越来越激动）到处都不太平，——干活没有精神——在俺山上施坦孔兹村里，有一个人整天坐在小溪旁洗澡，赤身露体，象上帝创造的亚当①那个样子。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老织工丙　（站起身来，精神振奋，开始大着"舌头"说话，举起手威胁人）最后审判快要来到，别跟有钱人和高贵的人打交道！最后审判的日子快要来到，万军之耶和华②……

〔几个织工大笑。织工丙重又坐到位子上。

韦尔策尔　这家伙一杯也喝不了，喝了就发酒疯。

老织工丙　（重又跳起身来）可是他们不同！他们不信上帝，也不信地狱和天堂。他们讥笑宗教……

老织工甲　安静点吧，别说了！

贝克尔　你让他说教。有些人听了会在心里记牢。

许多个声音　（七嘴八舌地）让他说！——让他说！

老织工丙　（提高嗓门）地狱的门和灵魂的门大大地打开了，地狱的血盆大口张开，要把所有压迫穷人、作威作福的人一口吞下，天上的主这样说。

〔群众哗然，老织工突然以小学生的口吻宣称。

要是把事情好好思量，

---

① 据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传说，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当时住在伊甸园里没穿衣服。此处故引用此话，参见《创世记》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② 指上帝。

要是麻布织工的劳动被人看得不象样，

那么事情就会变得稀奇古怪！

贝克尔　可俺是棉布织工。

〔笑声。

霍尼希　麻布织工的情况更糟，他们在山间象幽灵似地悄悄地来往，不敢声张。你们这儿的人还有胆量和老板争吵。

维蒂希　你以为这儿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吗？要不了多少日子，你们身上剩下的一点儿油水，都要给老板榨得精光。

贝克尔　他曾经说过，织工要为一口面包而卖命干活。

〔引起一阵骚动。

年老和年轻的织工　这样的话是谁说的？

贝克尔　德赖西格跟织工说的。

一个年轻织工　应该把这死尸倒挂起来。

耶格尔　听我说，维蒂希，你老是讲那么多的法国革命。你老是吹牛说大话。也许时机将要来到，看看一个人能干点什么：他是个吹牛大王还是个老实人。

维蒂希　（怒气突然发作）你倒再说一句看，年轻人！你听到过枪弹呼呼地飞过吗？你在敌人的国土上放过哨吗？

耶格尔　喂，你不用发这么大脾气，咱们是同志，我并非怀有恶意。

维蒂希　我才不管同志不同志，你这毛头小子！

〔警察库切上。

几个人的声音　嘘，嘘，警察！

〔这样的叫声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完完全全安静下来。

库切　（在一片寂静中，在中央撑木柱的圆桌边坐下来）来一杯

烧酒。

〔又是一阵哑场。

维蒂希　喂，库切，你是来察看我们的动静吧，看我们是否奉公守法？

库切　（不理维蒂希）你好，维甘德老板。

维甘德　（一直还在柜子前的屋角里）谢谢，库切。

库切　生意怎么样？

维甘德　谢谢你的关心。

贝克尔　局长大人生怕俺挣来的许多工资拿去大吃大喝，把胃都搞坏了。

〔哄堂大笑。

耶格尔　是吗？韦尔策尔，我们已经大嚼了一顿，有肉块、肉圆和酸菜，眼下我们还在大喝香槟呢。

〔哄堂大笑。

韦尔策尔　今儿太阳打西方升起来啦。

库切　即使你们有了香槟酒和肉块，也不会感到满足的。我没有香槟酒，也同样过来了。

贝克尔　（暗示库切的鼻子）他用白兰地和啤酒浇他的红菜头，它已经成熟啦。

〔哄堂大笑。

维蒂希　这么一个警察，生活也挺艰苦：一会儿有个饿得要死的小叫化要他收进监狱；一会儿有个漂亮的织工姑娘被他引上歧路；一会儿喝得酩酊大醉，拚命打老婆，打得她吓得要死，逃到邻家去避风；还有骑着马到处溜达，睡在弹簧床上直到九点钟，这全是不容易讨好的事儿。

库切　你一直唠叨不停啦！总有一天，索子会套到你的脖子上。

人家早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伙。连县长都知道你有一根三寸不烂之舌。我知道那样的人，他喝酒把钱都花光，老婆和孩子上贫民收容所，自己进班房。我也知道有人到处煽风点火，弄得人心惶惶。

维蒂希　（苦笑）谁知道将来会怎样？！也许最终你的话讲得有道理。（突然发怒，高声大叫）要是到了这步田地，那么我也知道我当感谢谁，我知道谁在工场老板和贵族老爷面前瞎话连篇，诬蔑诽谤，使我一份活儿也得不到。我知道谁在富农和磨坊老板面前挑拨离间，弄得我整个星期没有一匹马上门来安装蹄铁，没有一辆车来安装轱辘。我知道这是谁干的。我有一回把这不要脸的家伙从马上拉下，因为他为了几个尚未成熟的梨子，鞭打一个傻小子。我说，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如果你把我投进监狱，那你赶快准备好遗嘱。只要我听到一点消息，我就会随手拿起东西，不管是马蹄铁还是锤子，是车辐还是提水桶，就立刻去找你，我就把你从床上拖起，把你从家里人那儿拖出来，砸你的脑袋瓜。如果我不这样干，我就不叫维蒂希。（跳起身来，对着库切冲去）

年老的和年轻的织工　（拦住他）维蒂希，维蒂希，要冷静点呀！

库切　（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脸色煞白。一面说话，一面后退。离门越近，勇气越大。走到门口讲了几句，便一溜烟地跑掉了）你要我干吗？我并不妨碍你。我要跟这儿的织工谈谈。我跟你没事，你也跟我不相干，但是我要跟你们织工谈谈：警察局长不准你们唱那首歌——就是那首《德赖西格之歌》，或者随你们高兴叫它什么歌吧。你们如果不马上在大街小巷停止唱那首歌，那你们就要被他送进牢房，你们在牢里有时间好好唱一唱，安安心心地唱。你们在那里有水有面包，

高兴要唱多久就唱多久。

维蒂希 （在他背后大叫）他根本无权禁止我们唱歌，即使我们唱得窗子都震动了，即使莱亨巴赫都听得见，即使我唱得工场老板的屋子塌下来砸在他们头上，弄得所有警察局长的头盔在脑袋瓜上飞舞，这也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贝克尔 （此刻已经站起，向大家做手势，叫大家唱歌，自己也开始跟大家一起唱）

这儿是个刑讯的场所，
比秘密法庭更加可恶，
最后判决还没有宣布，
生命已经被很快剥夺。

〔酒店老板想叫大伙儿安静下来，但是谁也听不见他的话。维甘德双手捂住耳朵跑开了。维蒂希和贝克尔做了个手势叫大伙儿散场，织工们便站起来，唱着歌跟在两人后面。

这儿把人慢慢地折磨，
这儿就是拷问的场所。
这儿叹气的人许许多，
诉说不完人间的悲苦。

〔大部分织工在街上唱着下面这首歌，只有几个年轻小伙子还留在店堂里付酒帐。在下一节歌词结束的时候，房里除了韦尔策尔、他的妻子、他的女儿、霍尼希和鲍默尔特老人外，已经没有别人了。

你们全是流氓，你们这些撒但的子孙……
你们是地狱里的小丑，
大口吞食穷人的所有，

诅咒将是你们的报酬。

韦尔策尔　（沉着地收拾杯子）他们今天下狠心了。

〔鲍默尔特欲下。

霍尼希　你说吧，鲍默尔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鲍默尔特老人　他们去找德赖西格，看看能否加点工钱。

韦尔策尔　你也跟他们一起干傻事吗？

鲍默尔特老人　你瞧嘛，韦尔策尔，俺没有别的牵挂，年轻人也许还有办法，年老人可只有一条路。（有点儿狼狈地下）

霍尼希　（站起身来）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这倒叫俺感到奇怪。

韦尔策尔　这样一个老人居然也发疯啦！

霍尼希　各人有自己的理想。

第 四 幕

〔彼得斯瓦尔道棉布工场老板德赖西格的私人住宅。室内陈设豪华，带有我们这个世纪上半叶的冷冰冰的风味。天花板、炉子、门，都呈白色；糊墙纸有直线小花图案，具有铅灰色阴冷色调。此外还有成套红木家具，罩着红天鹅绒套子的家具上，有许多装饰和雕刻。大衣橱和椅子全由红木做成，家具的布置如下：右边两扇挂着樱桃红缎子窗帘的窗子之间，放着一张台罩可折叠的写字桌，桌子上面的罩子可以关锁；正对桌子，有一张沙发，离沙发不远放着一只铁制钱箱。沙发前面有桌子、安乐椅和普通椅子。后墙上有一只存放武器的柜子。这堵墙和其他的墙壁上，部分被放在金色框里的拙劣图画所掩盖。沙发上边，挂着一面镜子，洛可可式的镜框上涂过厚厚一层金。左边一扇简陋的门通往门廊，后墙上有一扇敞开的蝴蝶门。客厅里摆有许多豪华家具，但看上去很不顺眼。客厅里有两位女士，德赖西格太太和基特尔豪斯牧师太太，她们正在欣赏壁上的画。远处，基特尔豪斯牧师正在和家庭教师魏因霍尔德谈话。

基特尔豪斯 〔是个身材矮小、对人和气的男子，他抽着烟，和同样抽着烟的家庭教师闲聊着走进前房，到了那里，他向四周

环顾，发现房里阒无一人，便奇怪地摇摇头）根本用不到奇怪，家庭教师先生。您现在还年轻。在您这样的年纪和我们老年人——我不想说有同一的思想，但至少有类似的思想。无论如何有类似的思想。年轻人的眼里什么都是美的——有种种美丽的理想，家庭教师先生。可惜的是这种理想只是一瞬而过，象四月里的阳光。等您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就会明白了！一个人在讲坛上向下面的听众讲了三十年道，一年讲了五十二次——连一天休息也没有——那么这样的人必然变得比较沉着。要是您到了那个地步，您想想吧，家庭教师先生。

魏因霍尔德 （十九岁，脸色苍白，瘦削，个子长得很高，一头细长金发。他的动作非常不安，并且有点儿神经质）我对您十分尊敬，牧师先生……可我不知道……人的性格常常大不相同。

基特尔豪斯 亲爱的家庭教师先生，您还有一种暴躁不安的脾气——（带着一种指摘的口气）——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您尽管还十分猛烈而粗暴地抨击现存社会制度，末了还是一切如旧。是的，是的，我承认在我们的同行弟兄中，尽管有的人年纪已经相当大了，但他们仍在玩弄幼稚的把戏。一个人说烧酒同瘟疫一般，要创设一个什么禁酒协会；另一个却起草一份呼吁书，无可否认，这样的呼吁书相当动人。但是他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织工中间当前确实存在困难，而且没见减轻。社会的安定反而因此遭到破坏。不，不，人们几乎真的想说：笨手笨脚的人哪，守住您的本分！关心灵魂的人，别去管人家的肚子！宣讲您纯真的上帝的道，上帝安置和养活天上的飞鸟，不让田野上百合花枯萎，其余

的事让他去安排。——不过我现在真的想知道咱们受人爱戴的工场老板突然上哪儿去了。

德赖西格太太 （和牧师太太走到前台。她是个年约三十的漂亮的太太，身体茁壮、结实。显然她的说话和举止跟她文雅的打扮某些地方不太协调）您说得完全对，牧师先生。威廉一直是这样，他忽然心血来潮，马上就一个人跑开，让我枯坐着。关于这事我已经说过了，可是人家当作耳边风。

基特尔豪斯 亲爱的仁慈的太太，生意人总是这样嘛。

魏因霍尔德 如果我没听错，楼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德赖西格 （上。怒火中烧，十分激动）唔，罗莎，咖啡好了吗？

德赖西格太太 （生气地）啊，你一直脚不停地的。

德赖西格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啊，你知道什么！

基特尔豪斯 请原谅！您生气啦，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天天都是这样，这个上帝知道，亲爱的牧师先生。对于这样的事我已经习惯了。唔，罗莎！咖啡大概好了吧。

德赖西格太太 （心情不愉快地下，多次使劲地拉拉宽阔的绣花铃带）

德赖西格 现在正好——（绕了几个弯子）——，家庭教师先生，我本来希望您在现场。您本来可以亲眼看一下的。再说……您来，咱们还是打牌吧！

基特尔豪斯 行，行，行，再说一个行！摆脱您今天的烦恼和累赘吧，跟我们去溜达！

德赖西格 （走到窗子边，把一条窗帘拉到一边，望向窗外；情不自禁地）强盗帮！！你过来，罗莎！（她过来）你说他是谁，那边那个红头发的高个子！

基特尔豪斯 这个就是所谓赤色分子贝克尔。

德赖西格　你说，他也许就是两天前侮辱你的那个人吧？你还记得你跟我讲过的话吗？当时约翰正好扶你上马车。

德赖西格太太　（努着嘴，拖长声调说）我记不得了。

德赖西格　不过嘛，生气没有用。我一定要知道那人是谁。他那种厚颜无耻我已经受不了啦。如果确实是那个人，那我就要跟他算帐。（此刻可以听见《织工之歌》的声音响起）您听吧，您听吧！

基特尔豪斯　（大发雷霆）这种可恶的事情难道就没完没了吗？不过现在说真的，警察来插一手也到时候了。请允许我这样吧！（他走到窗边）现在您瞧，魏因霍尔德先生！唱歌的不仅是一些年轻人，也有奉公守法的老织工参加。好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他们都很值得尊敬，并且都是虔诚地敬畏上帝的，可他们也卷了进去。他们参加了这场闻所未闻的骚动。他们践踏上帝的诫命。也许您还想为这些人撑腰吧？

魏因霍尔德　肯定不，牧师先生。还有一些保留，牧师先生。他们毕竟是一些经常挨饿、无知无识的人。他们懂得用他们的方法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我不希望这些人会……

基特尔豪斯太太　（又瘦又矮，形容憔悴，与其说象个老太婆，毋宁说象个老处女）魏因霍尔德先生，魏因霍尔德先生！可我请求您！

德赖西格　家庭教师先生，我很遗憾……我请您到我家里来，并不是叫您给我上人道主义课。我不得不提请您注意，您的职责仅仅限于教育我的孩子，别的事情请不用管，一概由我来办！您明白吗？

魏因霍尔德　（呆呆地站了一会，面似死灰，欠一欠身，怪模怪样地笑笑，低声说）当然，当然，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看出苗头

了；这正好称我的心意。（下）

德赖西格　（蛮横地）请尽量快点儿，我们需要这个房间。

德赖西格太太　可是威廉，威廉！

德赖西格　你还有理智吗？他为这样一首卑鄙、下流的歌曲申辩，你难道还想为他讲话！

德赖西格太太　可是男人，男人啊，他没有为这首歌申辩呀。

德赖西格　牧师先生，他为这首歌作了申辩，还是他没有为它进行申辩？

基特尔豪斯　德赖西格先生，他年轻，对他不能太认真。

基特尔豪斯太太　我不知道这年轻人出身于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好家庭。他爹当了四十年官，名声一直很好。他娘知道他在这儿得到一个好差使，心里极为高兴。然而他自己对这儿的工作抱无谓的态度。

普法伊费尔　（打开通向走道的那扇门）德赖西格先生，德赖西格先生！他们抓到他了。您来吧！他们抓到了一个！

德赖西格　（急遽地）派人去警察局报告了吗？

普法伊费尔　局长先生已经在上楼了。

德赖西格　（走到门口）您最恭顺的仆人在此请安，局长大人！您光临舍间，真是不胜荣幸。

基特尔豪斯　（向两位太太示意，要她们还是走开好。他，他的妻子和德赖西格太太退到客厅里去）

德赖西格　（极为气愤，对正在进来的警察局长）局长大人，我终于叫我的染工抓住了一个肇事的领头。我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无耻的暴行简直不受任何约束。我真气愤到了极点。我有客人在家，这些流氓胆大包天……我的妻子一露面，他们侮辱我的妻子，我的男孩生命没有保障。他们竟然殴打

我的客人，我冒了很大风险。我可以向您斩钉截铁地说，要是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里，人家可以一直公然诅咒我和我家眷那样无辜的人而不受到惩罚……那么……那么我不得不表示遗憾，我对法律和礼仪不得不产生动摇了。

警察局长　（年约五十的男子，中等个子，身体肥胖，面色红润。他穿一套骑兵服，挂着佩刀，佩着踢马刺）不会这样……不，肯定不会，德赖西格先生！我听候您的吩咐，您只管放心好了，我完全听候您的吩咐。……您这样做完全对……我很高兴，您抓到了一个带头闹事的家伙。我也十分满意，事情终于有了眉目。这儿有几个捣乱分子，我早已注意他们了。

德赖西格　这么几个毛头小子，不错，是终日闲荡的二流子，懒惰的野鬼，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天天蹲酒馆，把腰包里的钱喝个精光。现在我下了决心，我要让这些职业流氓完全洗手不干。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不仅为了我个人。

警察局长　非这样不行！无条件地，德赖西格。人们不会责怪您。只要我有力量……

德赖西格　人们得用皮鞭揍打这些流氓。

警察局长　完全对，完全对。必须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警察库切　（上。敬礼。听见蝴蝶门打开，传来上楼的沉重的脚步声）局长先生，向您报告，我们抓了一个人。

德赖西格　您要看看这个家伙吗，警察局长先生？

警察局长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咱们首先走近一点打量打量。请您让我来办，德赖西格先生，您尽管安心。我保管使您满意。要不，我就不叫哈德①了。

---

① 这里系音译，若意译，则为辣手辣脚的人。

德赖西格　单单这样处理，我还不满意，非把这家伙送给检察官严办不可。

耶格尔　（由五个染工押上，这五个染工刚放下活儿，脸上、手上、衣服上沾满颜料。被押上的他帽子歪戴，十分矜持，毫无惧色，他刚才喝过烧酒，精神亢奋）哦，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你们还想做工人吗？你们还自称同志！要我去抓自己的同志，我的手就是烂掉也不干！

〔局长做了个手势，库切要染工放开被抓的人。耶格尔大胆地、自由自在地站着，门边都有人把守。

警察局长　（向耶格尔大叫）把帽子脱下，流氓！（耶格尔把帽子除下，但动作缓慢，脸上挂着冷笑）你叫什么？

耶格尔　我不是跟你一起放过猪吗？

〔这句话很有份量，在在场的人中间引起骚动。

德赖西格　岂有此理！

警察局长　（脸色已变，正欲发怒，重把怒气压下）这个日后再算帐。你叫什么，我问你！（不见对方答理，狂暴地）你这家伙，说呀，要不，我就让你吃三十五下鞭子。

耶格尔　（非常高兴，听了对方的恫吓，连睫毛也不动一下。他的目光越过众人的头顶，射向一个美丽的侍女，这侍女正欲端上咖啡，被这意外的目光弄得目瞪口呆，站在那儿发愣）你说说，艾米丽，你现在也在这个圈子里啦？你还是快点走吧。这儿可能要起风暴，一夜之间把一切都卷走。

〔姑娘呆呆地瞪着耶格尔，她弄明白这话是对她说的以后，便羞得满脸绯红，用手蒙住眼睛，奔出门去，咖啡盛具象刚才那样仍然留在桌上。在场的人中间又起了一阵骚动。

警察局长　（几乎失去控制地对德赖西格）我年纪一把，从未见

过这种胆大包天的……

耶格尔　(轻蔑地啐了一口)

德赖西格　混帐东西，这儿不是猪圈，懂吗？

警察局长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最后一次问你：你叫什么？

基特尔豪斯　(在出现最后一个场面时，他从稍微打开着的客厅门缝间向这边张望，现在再也沉不住气了，走进门来干涉，样儿非常激动)他姓耶格尔，局长先生，名叫莫里茨……对吗？莫里茨·耶格尔。(对耶格尔)喂，耶格尔，你开口呀，你不认得我了吗？

耶格尔　(严肃地)您是基特尔豪斯牧师吧！

基特尔豪斯　是的，是你灵魂的牧者，耶格尔！我就是你在襁褓中把你接进圣教会的牧师。我就是给你第一次付圣餐的人，你第一次从我手里接受基督的圣体。你还记不记得？我现在一再努力让上帝的话留在你的心里。你不该感谢我吗？

耶格尔　(脸色阴沉，象一个俯首低头的学童)我曾经付过一块钱。

基特尔豪斯　钱，钱……你也许以为，你那少得可怜的钱……我倒情愿你不拿出这点儿钱来。这点儿又算得了什么！坚强地做个真正的基督徒！想想你许下的诺言。信守对上帝的誓言，好好地做人，对上帝虔诚。钱，钱……

耶格尔　我是个哇哇叫① 信徒，牧师先生，我什么都不信。

基特尔豪斯　什么，哇哇叫，别这么说！没有吃透的字眼，最好不玩文字游戏！这是些虔诚的信徒，不象你那样是异教徒。

---

① 这个词有双重意义，一是英国教友派；二是哇哇叫的蛙声。这里耶格尔比喻自己喜欢哇哇叫，不信仰上帝了。

哇哇叫！什么哇哇叫！

警察局长　请您准许，牧师先生。（他走到他和耶格尔之间）库切！把他的手绑起来！

〔外边一阵狂叫：耶格尔！耶格尔出来呀！

德赖西格　（象在场的人那样稍稍吃惊，情不自禁地走到窗边）这又算什么名堂？

警察局长　哦，这我懂。这叫做，他们要把这个流氓要回去。不过现在咱们不会同意他们的要求。明白吗，库切？把他拘留起来。

库切　（手里拿条绳子，犹豫地）报告，局长先生，您这样一来，麻烦就在后头。他们有一帮子人，全是暴徒，他们中间有贝克尔，还有那个铁匠……

基特尔豪斯　允许我说一句——为了不引起更大的麻烦，局长先生，我们试着用和平方式解决，岂非更加恰当？也许耶格尔自愿跟我们走，或者这样……

警察局长　您想到哪里去了？我的职责所在！这样的事我不可能听之任之。过去，库切！别再迟疑不决了。

耶格尔　（双手合在一起，笑着伸到前面）捆紧、捆紧，尽量捆紧。不过这不会太久的。

〔库切靠几个染工帮忙，把耶格尔双手捆住。

警察局长　现在走吧，走吧！（对德赖西格）要是您不放心，就派六个染工一起把他押走。他们可以把他挟在中间，我骑马走在前面，库切跟在后面。谁要挡路，就把谁扫除。

〔下面传来叫声：咯咯咯，汪汪汪！

警察局长　（对着窗子作恐吓状）流氓！我要让你们咯咯啼，汪汪叫。走，走！（他拔出刀，走在前面，其余的人押着耶格尔

跟在后面）

耶格尔　（一面下，一面大叫）仁慈的德赖西格太太，神气活现地摆起臭架子来，可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她给我爹斟三个子儿的烧酒有过好几百回。队伍向左转，开步走，走！（大笑而下）

德赖西格　（沉吟片刻之后，装得若无其事地）您认为怎样，牧师先生？咱们现在来打牌好不好？我想，不会再有什么麻烦的事了。（他擦根火柴点燃雪茄，同时发出多次短促的笑声，这时雪茄还燃着）我现在开始认为这件事十分可笑。这个家伙！（爆发出神经质的笑声）不过也可笑得无法形容。首先是进餐的时候和家庭教师的那场争论。五分钟以后他便告别。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了！随后出了那件事。眼下咱们还是打咱们的纸牌。

基特尔豪斯　是的，不过……（下面有咆哮声）是的，不过……您要知道：这些人会干那么一件天大的丑事的。

德赖西格　咱们干脆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在那儿咱们不会受到一点儿干扰。

基特尔豪斯　（摇着头）要是我知道这些人给什么迷了心窍就好了。我不得不同意家庭教师的话，至少不久以前我也有同样的看法：织工低声下气，容易管教。这不也是您的看法吗，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当然他们是逆来顺受、容易管教的，当然他们从前是安分守己、规规矩矩的老百姓。这些所谓人道主义者一天不干预他们，他们就会一天这样生活。可是长久以来，这些家伙把工人的极端贫困状况硬是指给他们看。您想想，所有那些给织工困难援助的社团呀，委员会呀。最终织工们

相信自己的脑袋瓜给搞胡涂了。要是现在有个人来，重新帮他们端正思想就好了。现在织工们已经动起来了。喃喃的怨言没有个完。现在他们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好。现在他们最好要什么就有什么。

〔蓦地从人群中传来一阵“乌啦”的欢呼声。

基特尔豪斯　因此他们宣扬的那一套人道，无非使羔羊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豺狼。

德赖西格　啊，什么呀！如果冷静地想一想，牧师先生，人们也许从这件事上甚至还能看到有利的一面。这样的事件不可能不受到当局的关注。可能当局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不使国内的工业完全崩溃，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

基特尔豪斯　不错，经济大倒退的原因是什么，您倒说说看？

德赖西格　外国利用关税来反对我们，使我们失去那里最好的市场，在国内我们又同样得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因为我们没有保障，完全没有保障。

普法伊费尔　（上气不接下气，脸色灰白，踉踉跄跄地进来）德赖西格先生，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已经到了客厅大门口，欲走，又不乐意地转过身子）喂，普法伊费尔，又有什么事呀？

普法伊费尔　不，不……不得了！

德赖西格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基特尔豪斯　您真叫人吓坏了，您说呀。

普法伊费尔　（仍然六神无主）啃，不得了！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可还是有！警察局……嗍，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德赖西格　我以魔鬼的名义问一下，您干吗这样惊慌失措，打死

人了吗？

普法伊费尔 （吓得几乎哭了出来，叫道）他们放走了耶格尔·莫里茨，他们把警察局长痛打了一顿赶跑了，他们把乡村警察也痛打了一顿赶跑了。头盔掉落……佩刀折断……真的发了疯！

德赖西格 普法伊费尔，您大概神经错乱了。

基特尔豪斯 这也许是场叛乱。

普法伊费尔 （坐在一张椅子上，全身发抖，呜咽）德赖西格先生，事态严重起来了！德赖西格先生，事态严重起来了！

德赖西格 嗯，要是所有的警察对我……

普法伊费尔 德赖西格先生，事态严重起来啦！

德赖西格 啊，您别作声，普法伊费尔！真他妈的！

德赖西格太太 （跟牧师太太从客厅里出来）啊，可这会儿真的犯了众怒，威廉。咱们的晚会全给破坏了。你瞧，牧师太太认为最好让她回家去。

基特尔豪斯 亲爱的、仁慈的德赖西格太太，也许今天这真是最好的……

德赖西格太太 可是威廉，你也应该出去叫他们别再闹了。

德赖西格 你且出去说说看！你去嘛！你去嘛！（在牧师前站停了，突然说）我是个暴君吗？我是个凶恶的老板吗？

车夫约翰 （上）太太，我已经把马套好了。家庭教师先生已经把约格尔和小卡尔放上车子。事态如果再严重，俺马上就走。

德赖西格太太 唔，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态呢？

约翰 这俺也不知道。俺只是说，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把警察局长和警察一起赶跑了。

普法伊费尔　事态严重起来了，德赖西格先生！事态严重起来了！

德赖西格太太　（心里越来越怕）喂，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些人要干什么？他们不会来冲击咱们吧？

约翰　太太，他们中间有几条疯狗。

普法伊费尔　事态严重起来了，十分严重啊。

德赖西格　给我闭嘴，笨蛋！门都闩上了吗？

基特尔豪斯　请您答应我一件事……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我有决心想……请您答应我一件事……（对约翰）这些人到底要求什么？

约翰　（尴尬地）他们要求增加工资，那些死鬼。

基特尔豪斯　好，行啊！我出去尽我的一分责任，我要跟这些人好好地谈一谈。

约翰　牧师先生，牧师先生！您还是不谈为好。跟他们说话全是白费。

基特尔豪斯　亲爱的德赖西格先生，容许我再说一句。我想请求您：请求您在门后布置几个人，我一出去，您就让他们把门关上。

基特尔豪斯太太　啊，你当真要出去吗，约瑟夫？

基特尔豪斯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你别担心，天上的主会保佑我的。

基特尔豪斯太太　（紧握他的手，退回来，揩去眼泪）

基特尔豪斯　（这时楼下不断传来一大群人的呼叫声）我出去……我出去，装得从从容容，象要回家去似的。我要看看，我这个神职人员……是否不再受到这些人的高度尊敬……我要看看……（他拿起帽子和手杖）那么前进吧，以上帝的

名义。（下。德赖西格，普法伊费尔和约翰陪着他）

基特尔豪斯太太　亲爱的德赖西格太太——（她泪似雨下，搂住了德赖西格太太的脖子）——，但愿他平安无事！

德赖西格太太　（出神似的）我根本不知道，牧师太太，我……我根本说不出我自己的心情。实在料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要是这……这似乎正象有了钱就有罪。你瞧，要是有人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我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办，牧师太太，临了我情愿象原来那样过穷日子。

基特尔豪斯太太　亲爱的德赖西格太太，如今不论处在什么地位，都有各自的难处。

德赖西格太太　那当然，那当然，这一点我也想到。要是说我们比别人多几个钱……耶稣啊，这钱我们又不是偷来的。每一个子儿都是通过正当途径挣得的。他们万万不应该怪在一个人身上。如今生意不景气，又不是我男人的过错。

〔从楼下传来一阵七嘴八舌的哄闹声。两个妇人脸色更加灰白，吓得要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德赖西格破门而入。

德赖西格　罗莎，赶快穿点衣服就去上车，我随后就来！（他冲到钱箱那儿，把箱子打开，取出各种票据和贵重物品）

约翰　（上）一切都准备好了，不过要快，在他们没有占领后门以前。

德赖西格太太　（吓得要命，搂住车夫的脖子）约翰，最亲爱的约翰！救救我们，最最亲爱的约翰！救救我的孩子，啊，啊……

德赖西格　你冷静点儿，让约翰走路。

约翰　太太，太太！您定定神。我们的几匹骏马很有力气，谁也

拦阻不了它们。谁想拦阻它们，就会被踩得稀烂。（下）

基特尔豪斯太太　（吓得手足无措）可是我的男人呢？可是，可是我的男人呢？可是，德赖西格先生，我的男人呢？

德赖西格　牧师太太，牧师太太，他平安无事。您尽管放心好了，他平安无事。

基特尔豪斯太太　他已经碰上了什么不幸吧。您只是不肯说，您只是不肯说罢了。

德赖西格　哦，您尽管安心，他们迟早要后悔的。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谁出手打了人。这样一种叫不出名堂的可耻的行径，不会不受到惩罚。教区里的人亏待他们的牧师，真是活见鬼！他们无非是些疯狗，是些发狂的野兽，必须把它们当作野兽。（对德赖西格太太，她呆呆地站在一边）走吧，你快走吧。（人们听见关门的声音）你到底听见没有，他们全成了疯狗。（听见玻璃打碎的声音，玻璃碎片落在楼下）他们个个都精神失常了。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赶快离开。

〔传来众人的喊叫声：普法伊费尔总管滚出来！滚出来！

德赖西格太太　法伊费尔①，法伊费尔，他们要法伊费尔出去。

普法伊费尔　（冲进来）德赖西格先生，后门边已经有人了。大门也支撑不了三分钟。铁匠用一只喂马的铅桶撞击大门，仿佛象个疯子。

〔外边的呼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楚：法伊费尔总管滚出来！法伊费尔总管滚出来！

德赖西格太太　（象追赶什么似地奔过去；基特尔豪斯太太跟在她后边，两人下）

---

① 即普法伊费尔。

普法伊费尔　（侧耳谛听，听出呼叫声是何种意义之后，吓得好象发了疯。啼哭，呜咽，哀求，啜泣，混成一片，又象孩子似地抚弄德赖西格，摸他的脸庞和胳膊，吻他的双手，最后象个快要淹死的人死死拖住德赖西格，不让他走）啊，最亲爱的，最最好的最仁慈的德赖西格先生，别丢下我一个人，我一向对您忠心耿耿，为您办事；我对待那些人一向和和气气。根据规定，我不能擅自增加他们的工资，千万别留下我一个人，他们要我的老命。他们如果找到了我，一定会把我打死！我的老婆、孩子……

德赖西格　（欲撇下普法伊费尔，但没有成功）您至少该放开我，喂！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总是有的。（跟普法伊费尔下）

〔有几秒钟之久室内空无一人。客厅里的窗玻璃哗啦一声散落一地。啪哒一声，响彻全屋，接着是一声欢叫的"乌啦"，然后是一片寂静。过了几秒钟，听见一阵轻轻的、小心翼翼走路的脚步声传上楼来，此外还夹杂着怯生生的呼叫声：向左走——上楼！——嘘！——慢慢走！慢慢走！——别推人！——帮个忙！——帮个忙！——别挤啊！我有事！——你先走！我们来恭喜！——你先走！——不，你先走！

〔这时年轻的男女织工出现在蝴蝶门边，他们不敢进房间，这个想把另一个推到前面。几秒钟后，他们不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了。这些可怜的织工形容消瘦，一部分人病恹恹的；他们穿得破破烂烂，有的衣服上全是补钉，此刻分别进入德赖西格的房间和客厅。开头大家一阵好奇，然后东张西望，摸这摸那。女工试坐沙发；人们三五成群地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容貌。个别几个

人登上椅子，为的想仔细看看油画，并把它们取下。许多模样贫困的人儿不断地涌进门来。

一个老织工 （上）不行，不行，这叫俺太不满意了！他们已经在楼下动手砸起东西来啦。简直发疯！简直丧失了理智，发了疯。他们这样干决不会有好下场。头脑清楚的人决不会这么干。俺可要退避一边，有谁会去和他们同流合污，胡作非为呢？

〔耶格尔、贝克尔、维蒂希提着一只木桶上，鲍默尔特老人和一群年轻和年老的织工象打猎似地涌进屋来，叫哑了的嗓子还在呼喊。

耶格尔 他上哪儿去了？

贝克尔 那个剥削人的老板在哪儿？

鲍默尔特老人 俺能吃草，你能吃刨花。

维蒂希 我抓到他，就把他吊死。

年轻织工甲 俺抓住他的两条腿，从窗口扔出去，把他扔在石头上，让他永远爬不起来。

年轻织工乙 （上）他已经逃走了。

大伙儿 到底是谁逃走了？

年轻织工乙 德赖西格。

贝克尔 法伊费尔也跑了吗？

声音 去找法伊费尔！去找法伊费尔！

鲍默尔特老人 去找，去找，法伊费尔，现在有个织工在这儿快饿死啦。（笑声）

耶格尔 要是我抓不到这个人，这个德赖西格畜生……我要把他的家产弄个精光。

鲍默尔特老人 要把他弄得象教堂里的耗子，让他也变成个穷

光蛋。

〔大伙儿决心去砸东西，他们冲向客厅。

贝克尔 （冲在最前面，转过身来拦住其余的人）站住，听俺说一句，事情远没有结束，现在只是个开始。咱们在这儿干完后，就上比劳去，去找狄特里希，那儿有织布机。一切贫困来自工厂。

安佐尔格 （从蝴蝶门上。走了几步，站停下来，转身四顾，不知所措，摇摇头，敲敲额头，说道）俺是谁呢？是织工安东·安佐尔格。他疯了吗，安佐尔格？真的，俺的脑袋瓜象陀螺那样在旋转。这儿怎么啦？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儿是什么地方，安佐尔格？（他接连敲自己的脑袋瓜）俺从来不害怕！俺不能为别人负责！俺神经不正常了。头滚吧，腿滚吧，手滚吧！你抢俺的房子，俺占你的屋子。永远向前！（他大声嚷嚷走进客厅。在场的人跟着他进去，又叫又笑）

第 五 幕

〔朗根比劳。希尔泽老人的织布间。左边有扇小窗，小窗前放一架织机，右边有张床，一张桌子紧靠床边。右边角落里有只炉子和炉架。桌子四周的织机、床沿和矮木凳上坐着希尔泽老人和他那眼瞎、耳朵差不多聋了的老伴，他的儿子戈特利布和儿媳路易丝，全家都在做晨祷。一架纺车连同纺管放在桌子和织机之间。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和横梁上，搁着旧的纺纱、络纱和织布用具，一绞绞长长的棉纱垂挂着。不少破旧杂物堆放在房间各处。这间狭窄、低矮的平屋的后墙上有一扇门通向“门廊”，正对这扇门的屋里，另有一扇敞开着的门，通过这扇门可以看见和第一个织布间相似的第二个织布间。“门廊”石头铺地，墙上泥灰已经剥落，一架摇摇欲坠的木梯通向阁楼上的住房。凳上有个洗衣盆从一边可以看见；穷人的破衣被以及家用什物，乱七八糟地堆在楼板上。

〔光线从左边射进各个房间。

希尔泽老人 （一个满腮胡子、骨骼魁梧的男子，由于年纪、工作、疾病和辛劳，已经弄得弯腰曲背，十分衰弱。他是一名退伍士兵，只剩一条胳膊。鼻子尖削，脸色灰白，身子打颤，瘦得只剩一副皮包骨。他有一对红肿的眼睛，眼窝深

陷——跟儿子媳妇站起身以后，便祷告道）亲爱的天父，俺对你感恩不够，你昨晚赐恩给俺，怜悯俺。但愿今晚也使俺脱离危险。主啊，你的恩惠天高海深，而俺是可怜的罪人，俺不配你践踏，俺罪孽深重，该遭毁灭。但是你，亲爱的天父，为了你尊贵的儿子，俺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看顾俺，接受俺。耶稣的宝血和义气，就是俺的荣耀和光彩。要是俺在你的试炼之下有时垂头丧气，要是赎罪之火烧得太炽烈，求你息怒，并饶恕俺的罪过，赐给俺忍耐。天上的父啊，在俺受尽世上的苦难以后，好让俺分享你永恒的天福。阿们。

希尔泽大娘　（俯着身子紧张地谛听，哭起来）喂，孩子爹，你做起祷告来总是那么动听。

〔路易丝走到洗衣盆边，戈特利布走进对面房间。

希尔泽老人　丫头在哪儿？

路易丝　上彼得斯瓦尔道去了，到德赖西格家去了。昨晚她络了好几束纱。

希尔泽老人　（高声说）喂，孩子娘，俺把纺车搬给你吧，啊？

希尔泽大娘　那好，你搬过来，老伴。

希尔泽老人　（把纺车放在她面前）啊哟，俺很想为你络点纱。

希尔泽大娘　不用……不用了。……不然俺怎么消磨这许多时间?!

希尔泽老人　俺来给你揩一下手指，不让手上的油腻弄脏棉纱好不好？（他用块抹布给她揩手）

路易丝　（从洗衣盆那儿）俺哪儿吃过猪油?!

希尔泽老人　俺没猪油，就啃干面包——要是没有干面包，那就啃土豆——要是土豆也没了，那就吞糠秕。

路易丝　（贫嘴薄舌地）要是黑面粉也没有了，那就象山下韦格

勒家那样，找个马贩子埋死马的地方，把死马挖出来吃。俺靠死马可以吃上几个星期；那么就干吧，好不好？

戈特利布　（从后房里出来）瞧你，又在胡说八道了。

希尔泽老人　你讲这种违背上帝教导的话①应该小心才是！（他走到织机边，叫道）你帮俺一下吧，戈特利布，有几根线要穿一下。

路易丝　（从洗衣盆那儿）戈特利布，你去帮帮爹。（戈特利布上。老人和他的儿子开始干"穿综"、"上筘"的活儿：把经线穿过织布机的综絖或机杼。他们刚开始干活，霍尼希在"门廊"里出现）

霍尼希　（在房门口）祝你们工作顺利！

希尔泽老人和他的儿子　多谢，霍尼希！

希尔泽老人　喂，你说一说，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的？白天你穿街过巷做生意，夜里值班放哨。

霍尼希　这一阵俺根本不想睡。

路易丝　欢迎，霍尼希！

希尔泽老人　有什么新闻吗？

霍尼希　美好的新闻，师傅。彼得斯瓦尔道的织工起来造反了，他们把工场老板德赖西格连同他一家人全都撵走了。

路易丝　（露出激动的样子）霍尼希又在当面撒谎了。

霍尼希　这会儿不是的，年轻的太太！这会儿不是的。——俺车上有些漂亮的口涎布。不，不，俺说的全是真话。他们把他撵走了。昨儿晚上他逃到莱亨巴赫。啊哟，上帝保佑，那儿

① 按《圣经》传说，教徒不能吃死动物。路易丝想挖死马吃，因此说违背上帝的教导。

的人谁也不敢收留他，那是出于对织工们的害怕，他只得再逃个地方，直到施凡涅茨。——

希尔泽老人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线头，放到机杼的洞眼边，他的儿子在机杼的另一边用铁丝钩把一根根线头勾住，从洞眼里拉过来）你也该把话打住了，霍尼希！

霍尼希 俺决不会不受一点骨肉损伤便离开这里。不，不，这一点孩子们快都知道了。

希尔泽老人 你说，是俺一时胡涂呢，还是你神经不正常？

霍尼希 这叫做，凡是俺所说的，全是真话，象教堂里的"阿们"声一样。要是俺，俺不是站在那里亲眼目睹，象在这儿看见你那样，那么，俺也不愿意这么说，戈特利布。他们把工场老板的家，从屋顶到地下室，统统都砸个稀巴烂。他们把好多瓷器从顶楼的窗子里扔出来——一直不停地有东西从屋顶上滚下地。有多少匹布浸泡在小河里?!河水都给堵住流不动啦，你可以相信水漫上岸了。从窗口倒出来的靛青，把河水染成粉蓝。天蓝色染料在空中飞舞象蓝烟一样。唷，唷，他们把一切都搞乱了，不但把老板的住宅，还有染坊和仓库！……他们砸断楼梯栏杆，掘起地板，打碎大镜子，劈碎家具，撕坏沙发和安乐椅的面布，简直不好想象，比一场战争的破坏还要厉害。

希尔泽老人 你要俺相信这样的事是这儿的织工干的吗?（他不相信地慢慢摇摇头。屋子里的其他房客好奇地聚集在房门附近）

霍尼希 喏，不是他们干又是谁干的呢？俺能把他们的名字全都叫出来。俺领了县长大人经过屋子，俺跟许多人讲了话。他们跟平日一样挺随和的。他们不慌不忙地干他们的事儿，

他们干得挺彻底。县长也跟他们许多人谈话。他们象平日那样有礼貌。但他们不肯停手。那些最漂亮的家具被砸得七歪八倒，好象他们是拿了工资干的活。

希尔泽老人　你带领一个县长穿过那屋子？

霍尼希　嗯，俺啥也不怕。他们个个都认得俺，象认得钱币那样。俺和每个人都讲得来，俺跟他们都很和和气气。就象俺名字叫霍尼希①那样，俺可是真的带了县长穿过屋子。你们可以相信俺：俺还因为看到这一切而心里挺难受——县长大人的脸上俺也看到这种表情。那是为什么呢？咱们连一句话也没听见，他们都死不开口一个劲儿干他们的事儿。那些可怜的忍饥挨饿的工人，这会儿要报仇啦，这是一个既严肃又悲壮的场面。

路易丝　（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身子哆嗦起来，同时用围裙揩眼睛）他们干得完全对，非这样不可啊！

同屋居民的声音　这儿也有足够多的吃人的家伙。——河对面就有一个。——他厩房里有四匹马、六辆马车，他让他的织工饿得死去活来。

希尔泽老人　（还一直不信）这样的事儿是怎样在那边发生的？

霍尼希　谁知道呢？又有谁知道啊？这个人这么说，另一个又那么说。

希尔泽老人　他们到底怎么说的？

霍尼希　喏，上帝保佑你！据说德赖西格曾经说过：织工如果肚子饿，可以吃青草。俺旁的不知道。

〔屋子里的居民当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现出愤怒的

---

① "霍尼希"系音译，按词意译，有"蜂蜜"之意。

神色，把德赖西格的那句话一个个传下去。

希尔泽老人　你听好，霍尼希。如果你对俺说：希尔泽老伯，你明天一定会死，那俺会说，这有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你也可以对俺说：希尔泽老伯，明天普鲁士国王要来拜访你，俺也会相信。但是你如果说，象俺和俺儿子那样的织工，干了那样的事——那是决不可能的，俺怎么也不会相信。

米尔茜　（一个俊美的七岁女孩，长着一头蓬松的亚麻色长发，胳膊上挎个小篮子跳进屋来。拿一只银调羹给母亲看）妈妈！你瞧，俺手里是什么东西！你要拿这玩意儿给俺买件衣服。

路易丝　你这样跌跌撞撞跳进来干吗，丫头？（越来越激动和紧张）你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你跑得简直上气不接下气。纱管还在篮子里。这到底是什么，丫头？

希尔泽老人　丫头，这调羹你从哪儿弄来的？

路易丝　可能是捡来的。

霍尼希　这玩意儿值两三块钱。

希尔泽老人　（恼火地）滚出去，丫头！滚出去，马上滚出去，滚出这屋子。你如果不马上照办，是不是要自找苦吃？调羹哪儿弄来，送回到哪儿去。滚出去！你要俺大家都做贼吗，嗯？俺要给你颜色看。——（他寻找打人的东西）

米尔茜　（抓住母亲的裙子哭起来）爷爷，别打俺，俺是捡——是的。络纱……的孩子都捡到了。

路易丝　（既害怕，又紧张，脱口而出）你瞧，他是捡来的。你是在哪儿捡来的？

米尔茜　（呜咽）在彼得斯瓦尔道捡来的，在工场老板德赖西格

的屋前。

希尔泽老人　这更加糟糕。你赶快拿回去，要不，俺要帮着赶你走了。

希尔泽大娘　出了什么事啦？

霍尼希　现在俺要跟你说几句，希尔泽伯伯。让戈特利布穿件上衣，拿了调羹上警察局自首。

希尔泽老人　戈特利布，你穿件上衣。

戈特利布　（开始穿衣，起劲地）俺会上警察局自首，请他们别怪俺，这样的小孩子懂什么，俺把调羹带走。别哭啦，米尔茜！

〔那个哭叫的孩子被母亲带进后房，母亲把门关上，然后回来。

霍尼希　这东西怕值三块钱。

戈特利布　给俺一块布，路易丝，把调羹包起来。免得损坏了。喔唷，喔唷，一样贵重东西。（他眼里噙着泪水把调羹包好）

路易丝　俺要有了这东西，便可以过好多星期的苦日子。

希尔泽老人　赶快，赶快，你快一点！你要尽可能快一点儿！你不能当做小事！正巧碰到这件事。快把这鬼调羹送走。

〔戈特利布带着调羹下。

霍尼希　看来俺也要走了。（他动身走，在屋里还跟人谈了一会儿，然后下）

外科医生施密特　（一个滚圆的、坐立不安的男子，红光满面，神态狡黠，走进屋来）早上好，各位老乡！嗯，干得挺出色。只是要小心！（用手指作威胁的样子）你们是狡猾的无赖。（站在门边，没有进屋）早上好，希尔泽大伯！（对屋里的一个女人）喂，大娘，关节痛怎样了？好一点吗？嗯？你们样子都

不错！希尔泽大伯，我也得看看你们的情况。大娘什么不好呀？

路易丝　大夫先生，眼睛里的微血管萎缩了，她已经一点看不见了。

外科医生施密特　那是屋里灰尘多，加上灯光下织布造成的。请您告诉我，整个彼得斯瓦尔道的人都上这里来，这是什么意思？今天一早我坐车出来诊病，以后不会有什么坏事发生，其实情况并不如此。我听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这些人是不是鬼迷心窍了，希尔泽？他们凶残得象一群饿狼。暴动，造反，反抗当局，掳掠，抢劫什么都干……米尔茜！米尔茜在哪儿？（米尔茜刚才哭过，眼睛通红，她母亲把她推进屋来）喂，米尔茜，把你的手伸进我上衣口袋（米尔茜照着去做）这些姜汁饼给你了。当然，别一家伙全吃光。淘气的丫头！先唱个歌！狐狸，你有……对不对？狐狸，你有……白鹅……你只消等待，你干的好事我听到了：你骂了教区树篱上的麻雀，它们就去向牧师先生告密。只有一个人说话。一千五百个人都在行动。（远处传来钟声）听啊，莱亨巴赫那儿响起了警钟。一共有一千五百人。完全象世界要灭亡了。真可怕！

希尔泽老人　他们真的要到这儿比劳来吗？

外科医生施密特　那还用说，当然要来，我的车子曾在这样一群顽民中间穿过。我恨不得下车来。当场给他们每人一颗弹丸。他们一个跟在一个后面，象一条灰色的链子，彼此相连。他们唱的歌子，叫人听了要恶心。弗里德里希坐在车夫座上象个老太婆接连哆嗦。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喝苦酒。我不想当工场老板，我如果能坐一辆橡皮轮车子就好

了。（远处有歌声）听啊！好象他们拿了棒头在敲打一只破锅。孩子们，不消五分钟，他们就要来到这儿了。再会，老乡，千万别当傻瓜。军队随后要来镇压。头脑一定要清醒。彼得斯瓦尔道的人都失去了理智。（近处钟声响）老天爷，咱们的钟也响起来了，一定是大家都发疯了。（上楼）

戈特利布　（回来。还在"门廊"里，气喘吁吁）俺已经看见他们了，俺看见他们了。（对门廊的一位妇女说）他们已经来到这儿，大妈，他们已经来到这儿啦！（在门里）他们已经来到这儿啦，爹，他们已经来到这儿啦！他们手里拿了豆萁、踢马刺和钩子。他们已经站在村子上首一边狄特里希家大吵大闹呢。俺相信，他们拿到钱了。哦，耶稣，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俺连望也望不到头。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人！他们一旦冲击起来，那就够呛啦，那就够呛啦！那俺的工场老板就走投无路了。

希尔泽老人　你这样奔跑干吗呀？你这样长久不停喘气，会使老毛病复发，又要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了。

戈特利布　（有点儿兴致勃勃，激动地）俺不能不跑，要不，他们就抓住俺不放。他们大家都跟俺说，要俺参加他们的行列一起干。鲍默尔特老伯也在那里。他跟俺说，你也来领五毛钱吧，你是个饿得要死的穷光蛋，他甚至说：你跟你爹说……俺应该跟你说，爹，你应该来一起帮忙，跟吃人的工场老板算帐。（热情地）如今时代不同了，他说，如今咱们织工要干另一番事业，咱们应该一起来，一起出力完成这样的事业。这样咱们星期天就有半斤肉吃了。逢年过节，更有香肠煮白菜。眼下情况完全不同，他对俺说。

希尔泽老人　（压下怒火）这个人还想当你的教父呢？他唆使你

去干这种该受惩罚的事儿?!你别去插手这样的事儿，戈特利布。他自已受了魔鬼的戏弄。他们干的就是魔鬼的差使。

路易丝 （无法压住内心的激动，冲动地）不错，不错，戈特利布，你到炉子后面去，到黑暗的地方去，拿根勺子在手里，放一碗撇去奶油的牛奶在膝间，穿件上衣做祈祷，这样爹会高兴的，——你还想当个男子汉?

〔屋里的人们发出笑声。

希尔泽老人 （抑制怒火，哆嗦着）你想做个贤妻良母吗，嗯?那俺就要对你说，你想做个象样的母亲，可你那张嘴干吗尽胡乱语? 你想用这些教育你的丫头，挑唆你男人去犯罪，干坏事?!

路易丝 （无法控制自已）你用你的宗教……让孩子们吃饱了肚皮吗? 俺那四个可怜的孩子全身是污泥和破烂。一身没有个干燥的地方。俺想当好母亲，这你知道!因此你知道，俺希望所有工场老板都进地狱。正因为俺是做母亲的。——俺可怜俺的孩子，可一个也养不活!从每个孩子到世界上来开始，直到死神发慈悲把他带走，在这段时间里与其说俺活着，不如说俺哭着。你象鬼迷心窍似的，你作祈祷，唱赞美诗;俺东奔西跑，脚底板都跑出了血，为的是想弄一点撇去奶油的牛奶。俺不知道有几百个夜晚费尽心机，想抢救俺的孩子，不让他进坟墓。这样一个孩子有什么罪? 非得有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不可吗?——而那边狄特里希家里，他们用葡萄酒洗澡，用牛奶洗脸。不，不，要是动起手来，十匹马也休想拉住俺。俺就说:要是他们冲进狄特里希家，俺一定走在最前面。要想阻挡俺的人可要倒霉了。俺已经受够了，许多事早已定局了。

希尔泽老人　你是永远堕落、无可救药的了。

路易丝　（狂怒）你们才是无可救药，穿破裤子的稻草人。你们可不是人。你们是捡垃圾的无赖。脸色灰白，听见小孩摇铃，吓得拔脚就跑。谁打你们，你们就向谁说三声“多谢”。他们把你们血管里的血吸干了，连你们脸儿红一下也办不到。你们应该挨一顿鞭子，让一点儿勇气打进你们的朽骨。（急下）

〔片刻尴尬的哑场。

希尔泽大娘　孩子爹，路易丝到底怎么啦？

希尔泽老人　没有什么，他娘。到底怎样？

希尔泽大娘　你说，孩子他爹，只是俺的胡想，还是钟真的在响？

希尔泽老人　大概是出丧吧，孩子他娘。

希尔泽大娘　俺还得一直等下去。俺为什么死不了呢，他爹？

〔哑场。

希尔泽老人　（丢下活儿，直起身子，郑重其事地）戈特利布！——你老婆跟俺说了这样的事儿。戈特利布，瞧这儿！（他袒露胸脯）这儿有一样东西，象顶针箍那么大。国王知道俺是在哪儿丢掉俺的一只胳膊的。这不是耗子把它啃掉的。（他踱来踱去）还没有人想到你的老婆以前，俺已经为祖国洒下了热血。她高兴怎样骂俺，就让她怎样骂吧。俺不怕她骂。俺毫不在乎。——至于害怕？俺怕什么来着？俺到底怕什么，你倒说说看。怕那些在暴动之后开来这儿的士兵？哦，这是说着玩的！这不是顶坏。不是的，不是的，要是俺的脊梁骨有点儿腐朽了，要是为了这一点，那俺这副老骨头还象象牙那样硬朗。俺还有力气对付几把破刺刀。——哪怕到了最糟糕的片刻。俺，非常愿意，非常愿意在下班后

奉陪。至于死嘛，俺用不到别人三请四邀，今天死比明天死要好。不，不。俺死后留下点什么呢，还不是那个臭皮囊，还不是剩下一堆称做生活的天大恐惧和烦恼，这些东西是人们所乐意抛弃的。——但是还有，戈特利布！还有来世！——要是人们连这点希望也失掉了，那就一切都完了。

戈特利布　谁知道来世是个什么样？这谁也没见过。

希尔泽老人　跟你说，戈特利布！你不要怀疑俺穷人唯一的一点儿安慰。俺究竟为什么四十多年来坐在这儿踩织机的踏板？俺为什么安心地眼看那位老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把俺的饥饿和苦难化成他的金钱？这究竟为什么？因为俺怀着一个希望。这希望使俺能够逆来顺受，不觉得苦。（指着窗外）你在今生享你的福，俺在彼岸①其乐无穷；俺心里就这么想。俺情愿受苦——俺有坚定的信念，上帝对俺许下诺言，最后审判一定会来临。但他不是俺的审判官，而是俺的上帝。主说：我必报应。②

一个声音　（透过窗子）织工们出来！

希尔泽老人　不管他们怎么叫，俺全不要听！（坐上织机）让俺一个人留在家里。

戈特利布　（内心斗争片刻之后）俺干活去了。天塌下来俺也不管。（下）

〔附近有几百人齐声同唱《织工之歌》，这声音听起来象一种低沉而单调的悲诉。

屋里居民的声音　（在屋里）哦，天哪，他们象蚂蚁那样成群结队

① 指来世和天堂。

②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十九节，全句为："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地来了。——哪儿来这么多的织工啊？——别推人，俺也想看啊。——看那个走在队伍前面的高个子——啊！啊！现在人越来越多了！

霍尼希 （走到屋里的众人之间）嗨，你们将有好戏看啦！这样的戏不是天天都能看到的。你们应该上去，去找狄特里希。他们一定又干上了，干得有个名堂。狄特里希家给砸了，工厂给砸了，酒窖给砸了，什么都没有了。酒瓶里的酒，给他们喝光了……连拔去瓶塞喝都来不及。一、二、三，瓶颈给敲掉了，不知道玻璃碎片会不会割他们的嘴唇。有些人跑来跑去，血淌得很厉害，象被宰了的肥猪。这会儿他们也要干掉这儿的狄特里希啦。

〔大家唱的歌声沉寂了。

屋里居民的声音 他们没有凶神恶煞的味道。

霍尼希 喏，你们好生待着！等一会儿！他们眼下真的在等待机会。你们瞧，他们怎样从四面监视老板的“殿堂”。你们看到那儿的矮胖子吧——他拎着一个喂马的铅桶，这是彼得斯瓦尔道来的铁匠，他是个挺棒的家伙。他把最厚的门象脆皮饼那样砸得粉碎。要是有那么个工场老板落到他的手里，那他就完蛋啦！

同屋居民的声音 啪啦哒，有一样什么东西！——有块石子飞进窗子！——老狄特里希吃到石子，吓得要命。——他挂出一块牌子。——挂出一块牌子吗？——牌子上写点什么？——你不识字吗？——要是我不识字，我还能干什么呢。——那么，你念一下吧！——一定叫你们大家满意，定叫你们大家满意。

霍尼希 他其实不必这样做。这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弟兄们自

有打算。这里的目标是工厂。他们想砸掉这些织布机。是这些机器把手艺工人逼上死路的！这一点连瞎子也能看出来。是啊，是啊！那些基督徒今天已经行动起来，连县长和警察局长也休想劝他们回心转意——一块牌子更不用说了。谁亲眼见过他们的行动，他就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同屋居民的声音　你们这些人哪，你们这些人哪，人数实在不少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匆促地）他们过桥来啦？！（害怕地）他们大概上另一边去吧？（极度惊异而恐惧）他们向咱们这边来了，他们向咱们这边来了。——他们把一些织工从家里叫出去了。

〔大伙儿东分西散，“门廊”里空空如也。一群满身泥垢和尘土的暴动者冲进来了，他们因喝了烧酒十分激动，满面通红，衣衫褴褛，举止粗野，好象没有睡醒似的。他们向屋里大声吆喝：“织工们跑出来！”然后各自四散，进入一个个房间。贝克尔和几个年轻织工来到希尔泽老人的房间里，手里提着短棍和长竿。当他们认出希尔泽老人时，吃了一惊，头脑稍微冷静了一点。

贝克尔　希尔泽大伯，您可以休息啦。把您的织机让给有兴致的人来干。您用不到把自个儿糟蹋。该让别人来当心您了。

年轻织工甲　您不再有饿着肚子上床的日子了。

年轻织工乙　织工应该有屋住，有衣穿。

希尔泽老人　你们带着棍棒和斧头到底要干什么？

贝克尔　他们要用棍棒揍狄特里希的脊梁骨。

年轻织工乙　他们要把斧头烧红，塞进工场老板的喉咙。让他们也尝尝肚子饿的难受味道。

年轻织工丙　来吧，希尔泽大伯！咱们别饶了他们。

年轻织工乙　不论上帝还是世人，从来没有可怜过俺。如今咱们为自己争取权利啦。

鲍默尔特老人　（进屋，两脚走路已有点儿不稳了，腋下挟一只刚宰好的公鸡。他张开双臂）弟兄们，咱们都是弟兄！来跟俺拥抱吧。

〔众人大笑。

希尔泽老人　你成了啥样子啦，威廉？

鲍默尔特老人　戈斯塔夫，是你啊！戈斯塔夫，可怜的挨饿的人，来拥抱俺吧，戈斯塔夫。（感人至深地）

希尔泽老人　（嘟哝）别来管俺吧。

鲍默尔特老人　戈斯塔夫，你听俺说。一个人必须走运。戈斯塔夫，你瞧俺一眼，俺现在象个什么样子呢？一个人必须走运！俺样儿不象个伯爵吗？（拍拍自己的肚子）你猜，俺肚子里塞的是什么东西？俺肚子里塞的是贵族老爷吃的山珍海味。一个人必须走运，有了运气便有香槟酒喝、烤兔肉吃。——俺来告诉你们：咱们犯了个错误；运气要自己花力气争取。

大伙儿　（众口一词地）花力气争取，乌啦！

鲍默尔特老人　你一旦吃到了点好东西，浑身就长出力气。真了不起，你变得身强力壮，简直象一头公牛。你四肢坚实，动作敏捷，一拳头打出去，人家看也来不及。事情真是了不起！

耶格尔　（站在门口，手里提把旧马刀）咱们已经作了几次出色的进攻战。

贝克尔　进攻战咱们已经懂得不少了。一、二、三，一家伙就冲进屋里去。速度之快就象闪电。噼哩啪啦，象一阵暴雨。弄得火星四溅，象在打铁炉边。

年轻织工甲　俺应该放把火烧一烧。

年轻织工乙　咱们开往莱亨巴赫，把老财们的屋子烧掉。

耶格尔　这样做，等于叫他们更加发财。他们可以得到偌大一笔保险金。

〔众人大笑。

贝克尔　咱们从这儿开往弗赖堡，去找特罗姆特兰算账。

耶格尔　咱们应该把这些官老爷送上西天。我在书上念到过，一切不幸来自官僚。

年轻织工乙　俺不久上布雷斯劳。参加俺队伍的人越来越多。

鲍默尔特老人　（对希尔泽）喝一点儿，戈斯塔夫！

希尔泽老人　俺从来不喝烧酒。

鲍默尔特老人　那是在旧社会，今天俺已经在另一个社会中了，戈斯塔夫！

年轻织工甲　教堂弥撒不是天天有。

〔哄堂大笑。

希尔泽老人　（不耐烦地）你们这些毛头小子，上俺家来干吗？

鲍默尔特老人　（有一点儿胆怯，讨好人地）哎呀，俺带个鸡来，给大妈熬汤喝。

希尔泽老人　（愣住了，较和气地）哦，你去跟她说吧。

希尔泽大娘　（用手掌罩在耳后，吃力地谛听，这时她挥手表示拒绝）别来找俺麻烦。俺不喜欢喝鸡汤。

希尔泽老人　你说得对，他娘。俺也不喜欢。根本就不喜欢。鲍默尔特，让俺对你说一句。要是这些老人跟孩子那样叽叽喳喳，魔鬼见了会高兴得心里开花。你们必须知道，你们大家要知道，俺和你们，没有共同语言，按照俺的愿望，你们别来这儿。你们在这儿绝对不可能找到正义和公理！

声音　谁不跟俺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俺。

耶格尔　（粗鲁地吓唬人）你真是个死脑筋。听我说，老家伙，咱们不是小偷。

声音　俺只是肚子饿。

年轻织工甲　俺只是想活下去。因此俺只是割断了吊着俺的索子。

耶格尔　这话讲得完全对！（把拳头举到老人面前）你再说一句，我就要对准你的额角来一家伙。

贝克尔　给我住嘴，住嘴！你别吓唬希尔泽老伯：咱们想过，宁死也不要过从前的生活。

希尔泽老人　俺不是已经活了六十多岁吗？

贝克尔　不管活了多少岁全一样，局面非改变不可。

希尔泽老人　除非在最后审判日。

贝克尔　咱们用好心拿不到的任何东西，就得用暴力去夺取。

希尔泽老人　用暴力吗？（笑）你们还不如赶快去给自己掘个坟墓。他们马上会给你们看暴力。等着瞧吧，孩子！

耶格尔　你大概说的是那些士兵吧？咱们也当过兵。咱们一下子能收拾他们一两个连。

希尔泽老人　大概用你们的嘴巴去收拾他们吧。这俺相信。就算你们做得到：你们收拾他们一两连人，他们还会来十连人。

许多个声音　（向窗内叫喊）大兵来了。你们当心啊！（突然全场肃静。微弱的笛声和鼓声响了一会儿。后来又沉寂无声了，一阵短促的、不自觉的叫喊声响起）哦，俺要溜走了！（一阵大笑）

贝克尔　谁在说溜走？谁想脚底擦油？

耶格尔　谁害怕几个头戴盔帽的大兵？我来指挥你们。我干过

这行当。我懂得那套把戏。

希尔泽老人　那你打算用啥来射击呢？大概用棍子吧，是吗？

年轻织工甲　别理这老头儿，他脑袋瓜里不大对头。

年轻织工乙　他有点儿老糊涂了。

戈特利布　（没引人注意地走到暴动者中间，一把抓住那个刚才说话的人）你敢这样欺负老人吗？

年轻织工甲　放开俺，俺没有讲过不恭敬的话。

希尔泽老人　（插到两人中间）让他去胡说八道吧。别去管他们，戈特利布。他要不了多久会明白，是谁糊涂了，俺还是他？

贝克尔　你跟俺一起干吗，戈特利布？

希尔泽老人　他不打算参加。

路易丝　（进屋，高声向屋里叫）哦，你们从来磨磨蹭蹭。跟这些只会做祈祷的孬种纠缠，只会浪费时间。快到需要你们的地方去。教父鲍默尔特，快来啊，尽可能快啊！那位少校骑在马上向大伙儿训话，要他们回家去。要是你们不赶快来，那俺就完了。

耶格尔　（欲下）你有一位漂亮、勇敢的丈夫。

路易丝　俺哪儿有丈夫？俺压根儿就没有丈夫！

〔“屋里”有几个人唱起来：

从前有个矮男子，

嗨，唷嗨！

他要娶个高娘子。

嗨，第得，第得，滴滴滴，哈拉萨萨！

维蒂希　（手里提个饮马用的铅桶，走下楼来，欲出外，但在屋内停留片刻）来吧！谁不是孬种，就请跟我来，乌啦！（他冲出门去。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嘴里喊着乌啦。其中有路易丝

和耶格尔)

贝格尔　再见，希尔泽大伯，咱们后会有期。(欲下)

希尔泽老人　这俺很难相信。俺五年也活不到啦。你至少五年后才能出来。

贝克尔　(感到奇怪，站停下来)到底从哪儿出来，希尔泽大伯？

希尔泽老人　从监狱里出来；要不，还有哪儿？

贝克尔　(粗野地笑了)进监狱我早有准备。那儿至少有饱饭吃，希尔泽大伯。(下)

鲍默尔特老人　(一直在呆呆地思索，原先蹲在一条矮凳上，如今站起来)真的，戈斯塔夫，俺酒喝多了。但是，俺脑袋瓜里还很清楚。你对这事儿有你的看法，俺也有俺的看法。俺说：贝克尔说得有道理，就是给链条、绳索捆了去——进监狱去，总还是比在家里强。在监狱里，有人会操心你，用不到怕饿死。俺很想不和他们一起干。可是你瞧，戈斯塔夫；男子汉总该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时候。(慢慢走向门口)再见，戈斯塔夫。要是出了事，别忘了祈祷，听见吗？(下)

〔场上连一个暴动者也没有了。屋里好奇的居民渐渐增多。希尔泽老人在他织的布匹上打结。戈特利布从炉子后面取出一把斧头，不自觉地试试斧口的锋利程度。老人和戈特利布沉默不语，内心却很激动。外边一大群人的嘈杂声和喧哗声传到房里来。

希尔泽大娘　你说呀，孩子爹，地板震动得厉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儿终究会变得怎样？

〔哑场。

希尔泽老人　戈特利布！

戈特利布　有什么事呀？

希尔泽老人　把斧头放下。

戈特利布　那谁来劈柴？（把斧头放在炉边）

〔哑场。

希尔泽大娘　戈特利布，听你爹说的话。

声音　（在窗前唱）

小男人，拚命干，

嗨，唷嗬嗨！

在家擦盘又洗碗，

嗨，第得，第得，滴滴滴。（渐渐消失）

戈特利布　（跳起身来，举拳敲窗）死鬼，别把人逼疯！

〔一排枪声。

希尔泽大娘　（吓了一跳）哦，耶稣基督，又打雷了？

希尔泽老人　（不自觉地双手合十）喏，亲爱的天上的父神！保佑俺这些可怜的织工，保佑俺那些可怜的弟兄！

〔哑场片刻。

希尔泽老人　（自言自语，极为震动）现在在流血啊。

戈特利布　（枪声响时，跳起身来，紧紧抓住斧头，脸色灰白，控制不住内心的极度激动）难道现在应该屈服吗？

一个织布女郎　（从屋里向房间里叫）希尔泽大伯，希尔泽大伯，快从窗边走开。在俺楼上，有颗子弹射进窗里来了。（消失不见）

米尔茜　（笑着，把头伸进窗里）爷爷，爷爷，他们开枪了。有一两个人倒在地上。有个人，一直在地上象轱辘那样打转。还有个人，脑袋瓜被扯掉，象麻雀那样一蹦一跳。啊哟，有那么多血淌到地上——！（从舞台上消失）

一个织工的妻子　有两三个人，被他们宰了。

一个老织工　（在屋里）注意呀，现在他们去冲军队啦！

另一个织工　（六神无主）喂，喂，瞧那些女人，瞧那些女人！她们竟撩起裙子，向士兵吐口水！

一个织工妻　（向室内呼叫）戈特利布，瞧瞧你的老婆，她比你有胆量，敢在刺刀前面跳来蹦去，好象合着音乐的节拍跳舞。

〔四个男子抬着一名伤员穿过屋子。一片沉寂。有个声音清楚地说："是织工乌布里希。"这声音过了片刻又响了起来："他完蛋了，耳朵里中了枪弹。"这时听见有人上楼梯的脚步声。外边突然响起："乌啦，乌啦！"

屋里的说话声　这些石子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你们该走啦！——从新铺的石路上。——再见，大兵们！——喂，石子象雨点般落下。

〔外面有惊叫声和咆哮声，门廊里的人也跟着叫起来。随着一声惊呼，屋门被关上了。

屋里有声音　他们的子弹又上膛了。他们又要放一排枪了。——希尔泽大伯，赶快从窗边走开。

戈特里布　（奔过去拿斧头）什么，什么，什么！俺是疯狗吗？！俺应该吃药和铅弹，而不是吃面包？（手里提着斧头，犹豫片刻，对父亲）难道俺应该留在这儿，眼看俺老婆给人打死不成！（一面说，一面冲出门去）当心呀，俺来了。（下）

希尔泽老人　戈特利布，戈特利布！

希尔泽大娘　戈特利布在哪儿？

希尔泽老人　他找魔鬼去了。

屋里有声音　赶快从窗边离开，希尔泽大伯！

希尔泽老人　俺不离开！哪怕你们都发疯了，也不离开！（象发痴似地对希尔泽大娘说）天父把俺安排在这里。对不对，他

娘？俺坐在这儿，干俺该干的事儿，哪怕天坍下来。

〔他开始织布。一排枪声。希尔泽中了致命的枪弹，老人挺了一下身子，扑倒在织布机上，同时响起响彻云霄的“乌啦”声。人群喊着乌啦，原先一直站在屋内，此刻都出去了。老妇人一再问：

他爹，他爹，你怎么啦？（乌啦声渐渐远去。突然米尔茜匆匆忙忙奔进屋来）

米尔茜　爷爷，爷爷，他们正在把那些大兵撵出村庄去，他们冲进狄特里希家，象在德赖西格家那样干起来了。爷爷？（孩子开始大惊失色，继而聚精会神，把一根手指搁在嘴里，小心翼翼地走近死者）爷爷!？

希尔泽大娘　喂，喂，他爹，你说话呀，你真把俺吓死了。

〔幕下。人们按照以下的旋律，唱着《织工之歌》：

“在奥地利有一个王宫。”

海狸皮大衣

（窃贼喜剧）

章鹏高 译

剧中人物

冯·韦尔哈恩——警察局长

克吕格——领年金者

费莱歇尔——博士

菲力普——他的儿子

摩特斯

摩特斯太太

沃尔夫大妈——洗衣妇

尤利乌斯·沃尔夫——她的丈夫

列昂蒂纳
阿德尔海特 }——他们的女儿

伍尔柯夫——船户

格拉斯纳普——警察局文书

密特尔道夫——警察

剧情发生地点：柏林附近某处

时间：八十年代末七年军费预算之争期间

第一幕

〔一间狭小的厨房，粉刷成蓝色，上面有低矮的天花板；左边有一扇窗子；右边有一道粗糙的木门通往户外；后墙正中有一道门，门扇已经卸去。——左边角落是炉灶，炊具搁在上方靠墙的框架上，右边角落放着划桨和船具；劈好的木柴，也就是所谓劈柴，在窗下叠成一堆。一张厨房里用的旧案子，几只矮凳，以及其他杂物。——透过后墙空门框可以看到另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一张床，铺得厚厚的，收拾得干干净净，上方挂着廉价的照片，装在更加廉价的框架里，还有名片大小的彩色石印头像等物。一张软木椅子，靠背挨在床边。——时值冬夜，明月高悬。灶上洋铁烛台中点着一支蜡烛。列昂蒂纳·沃尔夫坐在灶旁一张矮凳上，趴着灶台睡熟了。这是一个十七岁的漂亮的金发姑娘，穿着女仆的工作服。她在蓝布短衫外面系了一条厚厚的羊毛披巾。——哑场数秒钟后，可以听到有人想从外面把门打开，但是钥匙却从里面插在门锁上。接着传来敲门的声音。

沃尔夫大妈　（自外，未登场）阿德尔海特！阿德尔海特！（哑场；随后从另一边传来敲窗的声音）快开门啊！

列昂蒂纳　（说梦话）不行，不行，我不能由着人家这样折磨我！

沃尔夫大妈　开门啊，丫头，不然我就从窗口爬进来了。（她使劲敲着窗子）

列昂蒂纳　（醒来）啊，是您，妈妈！我这就来了！（她开门）

沃尔夫大妈　（并未把扛在肩头的口袋放下来）你来这儿干什么？

列昂蒂纳　（睡意朦胧）晚上好，妈妈！

沃尔夫大妈　你怎么进来的，嗯？

列昂蒂纳　钥匙不是放在羊圈上面吗？！（哑场片刻）

沃尔夫大妈　你来家里有什么事，丫头？

列昂蒂纳　（傻乎乎地撅着嘴）我就不能再回你们这儿了吗？

沃尔夫大妈　哎，你打起精神来吧。瞧你这副样子，我挺喜欢呢。（她把口袋从肩上卸下）难道你不知道这会儿已多晚了！赶紧回你主人家去吧！

列昂蒂纳　我去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沃尔夫大妈　你得小心点，明白没有？快去，不然就要丢掉饭碗了。

列昂蒂纳　（泪汪汪，倔强地）我再也不去他们家了，妈妈！

沃尔夫大妈　（惊讶地）你再也不去……（挖苦地）咦，这事儿挺新鲜呢。

列昂蒂纳　可我得老由着人家折磨我吗？

沃尔夫大妈　（正费劲地从袋子里拿出一只鹿）怎么，克吕格家他们折磨你？哎哟，这么个可怜巴巴的孩子！别拿这种话来骗我！一个女人家象只雌老虎似的！……还不拿住袋子，这下面！你就不能再利落一点吗？在我手里，你这样是讨不到便宜的！在我这儿，甭想学偷懒！（她们把鹿挂在门柱上）好，我最后一次告诉你……

列昂蒂纳　我再不去他们家了。我宁可跳河去，妈妈！

沃尔夫大妈　小心别着凉啊。

列昂蒂纳　我去跳河！

沃尔夫大妈　那你就得叫我一声！我推你一把，免得你跳到边上去了。

列昂蒂纳　（怒喊）天天晚上要我搬两方木柴。怎么？我就该吃这个苦吗？

沃尔夫大妈　（故作惊讶）啊！怎么能这样！要你搬木柴！不行，这家人混蛋！

列昂蒂纳　……再说，整整干一年才二十塔勒①，就得把我这双手冻坏？！连土豆、青鱼也不给吃饱？！

沃尔夫大妈　甭说了，傻丫头。给你钥匙，去切点面包。吃饱了，快走，明白没有？李子酱放在最上面一格。

列昂蒂纳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面包，切下来吃）尤丝黛在舒尔茨家拿四十塔勒，还有……

沃尔夫大妈　别使性子了！你又不会一辈子都呆在他们那儿。他们又没有雇你一辈子。到四月一号，你要走，就随你去。现在就给我呆在那儿。圣诞节赏钱刚放进口袋，你就想跑了，嗯？这不行！——我在这些人家里进进出出。我不能让人家数说我！

列昂蒂纳　给我这点破烂，就不好走了？

沃尔夫大妈　丁当响的钱你全忘了？

列昂蒂纳　不错！一共才六马克！

沃尔夫大妈　唉，钱总是钱嘛！你别找这个碴儿了！

---

① 塔勒：德国旧时一种银币名。

列昂蒂纳　可是，我能多挣点不好吗?!

沃尔夫大妈　靠你这张嘴巴!

列昂蒂纳　不，靠缝纫机。我上柏林给人家缝大衣去。斯特晓夫家的爱弥丽雅一过元旦就走了!

沃尔夫大妈　别提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要是落到我手里，我就要好好儿地教训教训这个滥货!你也想抖起来，还是怎么的?夜里跟那些家伙鬼混。这样不行，丫头，一想到这儿，我就要打断你的腿——好，爸爸来了，你小心。

列昂蒂纳　爸爸要是打我，我就跑，我会自找门路的。

沃尔夫大妈　别唠叨了!喂山羊去，今天晚上还没有挤奶呢，再给兔子一把干草。

列昂蒂纳　(急欲出去，但在门边碰到她父亲，匆促地说)晚上好。(从他身边溜出去)

〔她父亲尤利乌斯·沃尔夫是一个船匠，高个子，目光呆滞，动作迟缓，约摸四十三岁。——他将扛在肩头的两把长桨放在屋角，闷声不响地扔下船匠工具。

沃尔夫大妈　碰见撑船的爱弥尔没有?

〔尤利乌斯在咕哝。

沃尔夫大妈　你不会说话吗?碰见还是没有碰见?他来这儿吗?嗯?

尤利乌斯　(暴躁地)你唠叨吧!再嚷大声点!

沃尔夫大妈　就你胆子大，连门都忘了关上。

尤利乌斯　(关门)列昂蒂纳又怎么啦?

沃尔夫大妈　哦，没有事!——爱弥尔装了些什么?

尤利乌斯　又是些砖头。叫他装什么?——这丫头又怎么啦?

沃尔夫大妈　装了半船还是整船?

尤利乌斯　（暴怒）这死丫头又怎么啦？

沃尔夫大妈　（声气比他还凶）你说，爱弥尔装了些什么？装了半船还是整船？

尤利乌斯　哼，你唠叨吧。整整装了一船。

沃尔夫大妈　嘘，尤利安。（她吃了一惊，把窗板关上）

尤利乌斯　（吃惊地瞅住她，默不作声。几秒钟后，低声）是列克斯道夫那个看林子的小伙子。

沃尔夫大妈　快爬到床底下去，尤利安。（过了片刻）你真蠢得要命，一进门就叫，象条公牛似的。这档子事你不懂。你让我照料这两个妞儿吧。这不是你管的，这是我管的。如果是男孩子，当然又是一回事，我也不跟你讲这么多了。各有各的事情。

尤利乌斯　可叫她别撞见我。

沃尔夫大妈　你要打断她的腿，尤利安？甭想！别以为我会由着人家把她打得不能动弹都不管。这妞儿说不定就是我们的福星。对这种事，你要是开点窍就好。

尤利乌斯　那就叫她自找门路吧。

沃尔夫大妈　甭操心，尤利安，还会叫你开开眼呢。总有一天她会住到二楼①去，到那时，要是她还认得我们，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那个卫生委员跟我说什么来着？您家那妞儿真是个漂亮的姑娘，上台演戏，准会卖座。

尤利乌斯　那就叫她去吧。

沃尔夫大妈　你没有受过教育，尤利安。你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教育。要是没有我，尤利安，这两个丫头不知道会变成什

---

① 从前最好、租金最贵的住房在二楼。

么样呢！是我教育了她们，你明白吗?！教育是今天的头等大事。可一下子也搞不好，总得有个轻重缓急，一步一步地来。先叫她学点帮佣的事。往后她要上柏林去，就随她好啦。可现在就叫她演戏，年纪太小了。

〔在谈话时有人数次叩门。这时传来阿德尔海特的声音。

阿德尔海特　妈妈！妈妈！开门啊！（沃尔夫大妈开门。阿德尔海特走了进来。她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身材修长，有一张俊俏的孩子的脸。可是她的眼神却显示出过早堕落的痕迹）干吗不给我开门，妈妈？我手脚都冻坏啦。

沃尔夫大妈　别胡扯。把炉子生起来就暖和了。你这么久呆在哪儿？

阿德尔海特　我给爸爸拿靴子去了嘛。

沃尔夫大妈　你又在外面呆了两个钟头啦。

阿德尔海特　哪里，我不是七点钟才去的吗？

沃尔夫大妈　好，你七点钟出去。现在十点半了，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你在外面呆了三个半钟头，还不算久吗？你听着，听我的话，你要是再在外面呆这么久，跑去找臭鞋匠费立茨，小心别出事。

阿德尔海特　我得老蹲在家里干活吗？

沃尔夫大妈　住口！别说了！

阿德尔海特　就算我去一下费立茨那儿，……

沃尔夫大妈　还不闭嘴！要你来教我认识费立茨！啊？这个密探别神气。除了补鞋，他还有别的行当呢！你看，坐了两次牢……

阿德尔海特　根本没有这回事……全是瞎编的鬼话。他都跟我说了，妈妈！

沃尔夫大妈　村子里的人全知道啦！傻丫头！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拉皮条的角色。

阿德尔海特　可他还去警察局长那儿呢。

沃尔夫大妈　当然，那是去告密，他还是个暗探呢。

阿德尔海特　是什么？暗探？

尤利乌斯　（从刚才进去的隔壁房间出来）看你还多嘴。（阿德尔海特脸色发白，立即默不作声地去生炉子）

〔列昂蒂纳进来。

沃尔夫大妈　（已经把小鹿剖开，取出心、肝这些东西，递给列昂蒂纳）快拿去洗！别吱声，不然小心挨打。（列昂蒂纳显然给吓住了，就去干活。两个女孩子在低语）

沃尔夫大妈　喂，尤利安？你在里面干什么呀？你又忘了，啊？今天早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那块木板已经掉下来了。

尤利乌斯　哪块木板？

沃尔夫大妈　怎么，你还不知道？后头，羊圈上面那块嘛。昨天夜里给风刮掉了——赶紧去把它钉好，明白吗？

尤利乌斯　明天早上去还有一整天工夫呢。

沃尔夫大妈　哼，不行！甭打这个算盘！我们家可不兴这一套。（尤利乌斯咕哝着进了屋子）到那儿去拿铁锤！钉子给你！赶快去吧。

尤利乌斯　你发神经病啦。

沃尔夫大妈　（向他追喊）要是伍尔柯夫来，叫他出多少？

尤利乌斯　十二马克总得要吧！（下）

沃尔夫大妈　（轻蔑地）哼，十二马克！（哑场）快点，让爸爸好吃饭。（哑场片刻）

阿德尔海特　（注视鹿肉）这是什么，妈妈？

沃尔夫大妈　鹳！（两个女孩大笑）

阿德尔海特　鹳？鹳也有角吗？我知道，这是鹿！

沃尔夫大妈　好啦，你知道了，还问什么？

列昂蒂纳　是爸爸打来的吗，妈妈？

沃尔夫大妈　哼，你跑出去，满村子乱嚷嚷，说爸爸打来一只鹿，啊?!

阿德尔海特　我得多加小心。不然，那个丘八就会来了。

列昂蒂纳　巡逻的舒尔茨我不怕，他摸过我的下巴。

沃尔夫大妈　他要闯进来，就让他来吧。我们又没有干坏事。有一只鹿挨了子弹，快死了，谁都没有发现，还不是给乌鸦吃掉。给我吃，还是让乌鸦吃，反正都是吃掉。（稍停片刻）噢，要你把木柴搬进去吗？嗯？

列昂蒂纳　是呀，天气这样冷。要搬两方木柴！再说，人累得象条狗似的也要搬！晚上要折腾到九点半呢！

沃尔夫大妈　这么说，这些木柴都还堆在路边吧？

列昂蒂纳　我只知道堆在园门前面。

沃尔夫大妈　那么，要是有人——把木柴偷掉呢？那明天早上怎么办？

列昂蒂纳　我再也不去了。

沃尔夫大妈　这些木柴是湿的还是干的？

列昂蒂纳　都是上好的干木柴。——（连打呵欠）唉，妈妈，我累死啦。我得干多少活呀！（她坐下，显出精疲力竭的样子）

沃尔夫大妈　（沉默片刻）依我看，今天晚上就留在家里吧。我改变主意了。我们明天早上再看吧。

列昂蒂纳　我已经瘦得不成样子，妈妈。我成了个衣架子啦。

沃尔夫大妈　这就到上面那间屋子里睡去，免得爸爸又来吵吵闹闹。这档子事他懂得太少了。

阿德尔海特　爸爸说话老是那么粗鲁。

沃尔夫大妈　他就是没有受过教育嘛。要不是我教育你们，你们也是这样。（从灶上端起一只平底锅，对列昂蒂纳）来，把它放进去！（列昂蒂纳将洗好的肉块放进锅子）好啦。去睡！

列昂蒂纳　（走进后面房间，但还能看见，她说）妈妈！摩特斯从克吕格家搬走了。

沃尔夫大妈　他大概还没有付过房钱吧？

列昂蒂纳　克吕格先生说，向他要房钱就跟要他的命一样，可到底把他撵出去了。这家伙撒谎，吹牛，老是不把克吕格先生放在眼里。

沃尔夫大妈　我要是克吕格先生，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呆这么久。

列昂蒂纳　都只为克吕格先生做过木匠，摩特斯就老瞧不起他。他还跟费莱歇尔博士吵架呢。

沃尔夫大妈　谁跟费莱歇尔博士吵架！……我倒要见识见识。他们连苍蝇也手下留情啊。

列昂蒂纳　现在再也不许他上费莱歇尔家去了。

沃尔夫大妈　要是你能去他们家，多好哇！

列昂蒂纳　他们对待女佣人就跟自己孩子一样。

沃尔夫大妈　他有个兄弟在柏林，是戏院里的出纳。

伍尔柯夫　（已经在外面敲过好几次门，这时用嘶哑的嗓音喊叫）劳驾你们，我可以进来吗？

沃尔夫大妈　当然可以，干吗不行！到屋子里来吧！

伍尔柯夫　（进内；一个施普莱河上的船户，年近六十，弓着腰走

路，灰黄的胡须络住两颊和下巴，露出饱经风霜的脸孔）晚上好！

沃尔夫大妈　又来叫你沃尔夫大妈上当了吧？

伍尔柯夫　哪里，我再也不敢啦！

沃尔夫大妈　本性难移呀。

伍尔柯夫　倒穿小鞋，我要上当啊！

沃尔夫大妈　还要胡扯！啊？——挂在这儿呢！怎么样？好大一只，嗯？

伍尔柯夫　尤利乌斯得多加小心。他们现在追得很紧。

沃尔夫大妈　您出多少，这是正事，尽在那儿瞎扯有什么用！

伍尔柯夫　跟您说，我打格吕诺来，在那儿听得确确实实。他们朝弗立茨·维柏开枪，打得他满裤裆都是子弹直冒烟。

沃尔夫大妈　您出多少？这是正事。

伍尔柯夫　（摸了摸这只鹿）我已经有四只鹿搁在那儿了。

沃尔夫大妈　再加上这一只也压不沉你的船哪。

伍尔柯夫　可不能沉船。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可我老停在这儿，怎么办？我总得把东西运到柏林去。今天施普莱河上难驶极了，要是今天晚上再结冰，明天就走不了啦。我这条小船一定会给冻住的，这些东西就难办了。

沃尔夫大妈　（假装改变了主意）喂，丫头，下来，到舒尔茨那儿去一趟。向他问好，叫他到这儿来一下，说妈妈有点东西要卖给他。

伍尔柯夫　我可没说不想买呀！

沃尔夫大妈　谁买，对我都一样。

伍尔柯夫　我买。

沃尔夫大妈　得了，不想买，就算啦！

伍尔柯夫　这只鹿我买！要多少钱？

沃尔夫大妈　（捏了捏这只小鹿）这只鹿哇，有三十磅重。告诉您，十十足足三十磅。喂，阿德尔海特！你当时不是在场吗？！我们差点儿挂不到钉子上去呢。

阿德尔海特　（其实她当时根本不在场）我的手都扭伤啦。

伍尔柯夫　出十三马克。这样我连十芬尼都赚不到了。

沃尔夫大妈　（装出非常惊讶的样子；随后去干其他事情。好象已经忘掉伍尔柯夫还在，仿佛这时才又发觉他，于是对他说）祝你一路顺风！

伍尔柯夫　可是，我只能出十三马克，不能再多了。

沃尔夫大妈　哎，算了吧！

伍尔柯夫　再多我就出不起了。我跟您说，这都因为您是我的老主顾。这是实话。不然就叫上帝惩罚我！这笔生意，我赚不了几个子儿。如果我说十四马克，就得亏本，就得赔出一马克。可现在我也顾不上这个了，让你们知道我这片好心。出十四马克……

沃尔夫大妈　算了吧！算了吧！等不到明天早上，我们就会把这只鹿卖掉。

伍尔柯夫　那好吧，可别叫人家看见它挂在这儿。不然钱就不顶用了。

沃尔夫大妈　这只鹿嘛，是死了以后我们才发现的。

伍尔柯夫　是啊，死在圈套里面，这我相信！

沃尔夫大妈　别来这一套！你讨不了便宜！你想独吞？人家多辛苦，累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一连几个钟头陷在雪地里，再说，在漆黑的夜里，又冒了多大的危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伍尔柯夫　我已经有四只搁在那儿啦。不然的话，我还会出十五马克。

沃尔夫大妈　甭说啦，伍尔柯夫，今天我们这笔生意做不成了。还是去找别人吧，我们费了多大力气才过湖回到这儿……差点儿就给牢牢地冻在冰里啦。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样的东西总不能白送啊。

伍尔柯夫　您说，我能靠它赚大钱吗？撑船这行当也是没有法子才干的活！再说，走私这营生也难哪。要是你们栽跟头，我早就给逮进去啦。这种苦头我吃了四十年，可到今天，我落了个什么？一身风湿痛。清早起来，疼得我象只小狗似地直叫嚷。我想买一件皮大衣已经好多年了。医生都这样劝我，说我一身病痛。可我买不起，沃尔夫大妈。直到今天还是买不起，这是实话！

阿德尔海特　（对母亲）您听列昂蒂纳说过没有？

伍尔柯夫　好吧，我说：十六马克！

沃尔夫大妈　不行，不卖！十八马克！（对阿德尔海特）你又说什么来着？

阿德尔海特　克吕格太太买了一件皮大衣，差不多五百马克。是一件海狸皮大衣。

伍尔柯夫　海狸皮大衣？

沃尔夫大妈　谁买的？

阿德尔海特　谁？克吕格太太嘛，买给克吕格先生过圣诞节的。

伍尔柯夫　这位姑娘在克吕格先生家帮工吗？

阿德尔海特　不是我，是我姐姐。我才不去别人家里帮工呢。

伍尔柯夫　唉，要是我有这样的皮大衣多好呀。我早就想买了。我打算拿出六十塔勒去买。什么诊费呀，药费呀，我倒愿意

拿这些钱去买一件皮大衣，穿起来挺舒服的。

沃尔夫大妈　你只消去克吕格家一趟，伍尔柯夫，说不定会送你一件呢。

伍尔柯夫　哪有这副好心肠。可我说了，我真想买这样的皮大衣。

沃尔夫大妈　这样的皮大衣我也想买一件呢。

伍尔柯夫　怎么样？十六马克？

沃尔夫大妈　没有十八马克不行。没有十八马克不行，尤利安说过的。我不能拿十六马克向他交代。他这个人一怎么想，我也就——（尤利乌斯进内）喂，尤利乌斯，你不是说过要十八马克吗？

尤利乌斯　我说什么来着？

沃尔夫大妈　你又听不清楚了！你明明说过，没有十八马克不行。要是少了，叫我别把这只鹿卖掉。

尤利乌斯　我说过吗？……对啦，是这样，这只鹿。对啦！是这样！这不算太多吧。

伍尔柯夫　（把钱掏出，点数）话讲到这儿为止，十七马克。怎么样？这笔买卖算成交了吧？

沃尔夫大妈　你这家伙总叫别人吃亏。你一进门，我就说了：这家伙一跨过门槛，就要占便宜。

伍尔柯夫　（把一只卷成一团藏着的袋子抖开）快帮我把它塞进去。（沃尔夫大妈帮着把鹿塞到袋子里去）要是你们听到有那样的东西——我是说，譬如那样的皮大衣，那我也拿得出六、七十塔勒来买它。

沃尔夫大妈　你糊涂了吧！……我们到哪儿去弄那样的皮大衣？

一个男人声音　（从外面叫喊）沃尔夫大妈！沃尔夫大妈！您还

没有睡吗？

沃尔夫大妈　（象其他人一样惊惧，紧张，压低嗓门）快藏起来！藏起来，躲到屋子里去！（她把大家都推进后面的房间，把门关上）

那个男人声音　沃尔夫大妈！沃尔夫大妈！您睡了吗？

〔沃尔夫大妈吹熄蜡烛。

那个男人声音　沃尔夫大妈！沃尔夫大妈！您还没有睡吗？（那个声音唱着歌渐远）清晨的霞光，清晨的霞光，你可照我夭亡？

列昂蒂纳　“清晨的霞光”嘛，妈妈！

沃尔夫大妈　（谛听一会，接着轻轻地把门打开，继续谛听。然后放心地关门，点起蜡烛。于是又让其他人出来）是当警察的密特尔道夫。

伍尔柯夫　真见鬼，你们还有个好相识呢！

沃尔夫大妈　快点走吧，伍尔柯夫。

阿德尔海特　妈妈，密诺叫了。

沃尔夫大妈　快，快，伍尔柯夫。快出去！穿过后面菜园子出去。尤利安给你开门！尤利安，去开门！

伍尔柯夫　我说了：要是有的话，象那件海狸皮大衣一样——

沃尔夫大妈　知道啦，快走吧！

伍尔柯夫　施普莱河如果没有封冻，我过三、四天就从柏林回来。我还是把小船停在下面。

阿德尔海特　靠在大桥旁边吗？

伍尔柯夫　经常停在那儿。喂，尤利安，往前走吧。（下）

阿德尔海特　妈妈，密诺又叫了。

沃尔夫大妈　（在灶旁）噢，让它叫吧——（远处传来拖长的呼喊

声“摆渡——哇！”）

阿德尔海特　有人要过施普莱河了，妈妈。

沃尔夫大妈　去一下吧，爸爸在下面河边。（“摆渡——哇！”）把划桨拿去给爸爸。可是叫他先给伍尔柯夫送一段路。

〔阿德尔海特拿着划桨下。沃尔夫大妈独自忙了一阵。阿德尔海特又上。

阿德尔海特　下面船里爸爸有划桨了。

沃尔夫大妈　谁这么晚还要过河？

阿德尔海特　大概是那个讨厌的摩特斯。

沃尔夫大妈　什么？谁？丫头？

阿德尔海特　好象是摩特斯的声音。

沃尔夫大妈　（紧张）下来，快去！叫爸爸上来；让这个讨厌的摩特斯呆在对岸吧，用不着他来我们家管闲事。

〔阿德尔海特下。沃尔夫大妈消除了可能露出有关小鹿插曲的各种痕迹。她把小锅盖好。阿德尔海特回来。

阿德尔海特　妈妈，我去晚了。我已经听见他们在说话。

沃尔夫大妈　到底是谁呀？

阿德尔海特　我不是说过，摩特斯呀。

〔摩特斯太太和先生相继出现在门口。两个都是中等身材。妻子是一个机敏的三十来岁的年轻妇女，衣着简朴整洁。丈夫穿着一件绿色的猎人外衣，脸色健康，可是相貌平常，左眼扎了一块黑布。

摩特斯太太　（朝里面招呼）鼻子都冻得发青了，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你们干吗夜里出来散步。你们白天有的是时间嘛！

摩特斯　这儿好暖和。——谁白天有时间？

沃尔夫大妈　你们嘛！

摩特斯　难道我是靠息金过活的吗？

沃尔夫大妈　您靠什么过活，我不清楚。

摩特斯太太　唉，您何必火气这么大，沃尔夫大妈。我们想问一下那笔帐。

沃尔夫大妈　你们问过不止一次了。

摩特斯太太　可是我们再问一下，这又有什么呢?！我们总是要付的嘛。

沃尔夫大妈　（惊奇）你们会付？

摩特斯太太　那还用说！当然罗！

摩特斯　沃尔夫大妈装出很惊奇的样子，大概以为我们要溜之大吉吧？

沃尔夫大妈　哪里，我可没有这样想。要是你们愿意，那很好嘛！我们马上可以算一下。一共是十一马克三十芬尼。

摩特斯太太　不错，不错，沃尔夫大妈，我们就要有钱了。那些人会瞪大眼睛直发呆呢。

摩特斯　这儿有烤兔肉的味道。

沃尔夫大妈　也许是猫肉吧！这倒有点象！

摩特斯　我们这就看一下！（他正要揭开锅盖）

沃尔夫大妈　（拦住他）不能揭！

摩特斯太太　（已经猜疑地观察过）沃尔夫大妈，我们捡到个东西。

沃尔夫大妈　我可没有丢东西。

摩特斯太太　喏，您瞧。（她把两个铁丝圈套拿给她看）

沃尔夫大妈　（并未惊慌失措）这是铁丝圈套吧？

摩特斯太太　这是我们在附近捡来的。离你们园子不上二十步。

沃尔夫大妈　哎哟，这儿偷猎多厉害呀！

摩特斯太太　只要您留神，沃尔夫大妈，准会抓得住偷猎的。

沃尔夫大妈　这种事跟我有什么相干！

摩特斯　要是碰上这种坏蛋，我就先掴他几巴掌——再去告他，决不客气。

摩特斯太太　沃尔夫大妈，您有新鲜的鸡蛋吗？

沃尔夫大妈　现在？在这十冬腊月？下得很少哪。

摩特斯　（对正走进来的尤利乌斯）看林子的赛德尔又逮住一个偷猎贼。明天要解到摩亚比特[1]去。胆子真大，这个混蛋。要不是我倒霉，今天就能当林务总管了。那我一定用另外一副手段来收拾这些狗东西！

沃尔夫大妈　好些干总管的都吃了苦头啦。

摩特斯　哼，谁怕，就活该。我不怕！我告过好几个啦。（挨个反复逼视沃尔夫大妈和她丈夫）还有几个，我只消等着就是；这些人总会落到我手里来的。这些安圈套的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我对他们可知道得一清二楚！

摩特斯太太　您烤了面包没有，沃尔夫大妈？铺子里烤的面包我们不爱吃。

沃尔夫大妈　我还以为你们要结帐呢。

摩特斯太太　我跟您说过了嘛，星期六，沃尔夫大妈。我丈夫现在当《狩猎林务报》的编辑了。

沃尔夫大妈　噢，我知道这是什么名堂。

摩特斯太太　对啦，我还得告诉您，沃尔夫大妈，我们已经从克吕格那儿搬出来了。

沃尔夫大妈　是呀，你们也只好搬走。

---

① 此处指设在柏林摩亚比特的刑事法庭。

摩特斯太太　我们只好搬走？喂，亲爱的，你听着！（她强笑）沃尔夫大妈说我们只好从克吕格那儿搬走呢！

摩特斯　（气得满脸通红）我为什么要从那儿搬走，您会知道的。这个人盘剥重利，敲诈勒索。

沃尔夫大妈　这我不知道。我也说不上。

摩特斯　我在等着抓他的把柄，叫他当心。这个人跟他的知心朋友费莱歇尔博士都得小心，特别是那个费莱歇尔，要是我愿意，只要一句话，他就会尝到铁窗风味。

〔开始说话时，他已在后退，讲到最后几句时，走了出去。下。

沃尔夫大妈　这些男人又吵嘴了？

摩特斯太太　（装出亲近的样子）跟我丈夫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打算做什么，就一点也不放松。他跟警察局长先生的关系也很好——鸡蛋和面包的事怎么样呢？

沃尔夫大妈　（厌恶地）哦，我刚好还有五只蛋搁着，另外有一块面包。（摩特斯太太把这些鸡蛋和半块面包放进自己的手提篮里）您满意了吧？

摩特斯太太　那还用说，当然罗。这些鸡蛋可是新鲜的？

沃尔夫大妈　我家母鸡下的就这样新鲜。

摩特斯太太　（急忙去追她的丈夫）再见啦！下星期六给钱！（下）

沃尔夫大妈　可以，可以，行了！（关门，轻声地）快滚。找谁都借债赊欠。（在小锅子旁边）我们吃什么，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他们管自己的事吧。去睡，丫头。

阿德尔海特　您也好好睡，妈妈。（吻她一下）

沃尔夫大妈　怎么，不跟爸爸亲一下，祝他好好睡吗？

阿德尔海特　您好好睡，爸爸。（吻他，他咕哝着；阿德尔海特下）

沃尔夫大妈　这也得经常特别嘱咐才行。（哑场）

尤利乌斯　干吗把这些鸡蛋全给他们呢？

沃尔夫大妈　要我跟这家伙作对吗？你跟他作对去，尤利安。这个混蛋很危险哪。他什么也不干，老是盯住别人。来，坐下！吃吧，叉子拿去。这些事你太不在行了。还是管你自己的事吧。偏偏要在园子后面安圈套！这不是你的吗？！

尤利乌斯　（恼火了）哼，你唠叨吧。

沃尔夫大妈　这个讨厌的摩特斯居然把这些一下子全找出来了。你听着，别再在屋子旁边安圈套了。不然人家就会说，这些都是我们安的。

尤利乌斯　你别再胡扯了！（两人吃饭）

沃尔夫大妈　喂，柴又烧完了，尤利安。

尤利乌斯　还要我再跑好远路去干活？

沃尔夫大妈　最好我们马上去办这件事。

尤利乌斯　我累得骨头都散了架。谁爱去就去吧，我不管！

沃尔夫大妈　你们男人只会说大话，临到节骨眼上，什么也干不了。可我比你们强，比你们谁都强。要是你今天不肯再出去，那也没有办法，尤利安，可明天一定得去。爬高用的鞋钉怎么样？还尖吗？

尤利乌斯　我借给卡尔·马赫诺夫了。

沃尔夫大妈　（稍停片刻）要是你不这么胆小就好！不然我们早有几方木柴了！我们也用不着吃这个苦，用不着跑这么远路！

尤利乌斯　让我吃口饭，好吧！

沃尔夫大妈　（用手指节在他头上轻敲一下）别老是那么愁眉苦脸。我会好好待你的，你瞧！（拿出一瓶烧酒给他看）拿去，你看，这是我给你带来的。这一下你就换上笑脸啦！（给她丈夫斟了一满杯）

尤利乌斯　（饮酒；接着说道）这个……在这大冷天真好哇！

沃尔夫大妈　这下你可看清楚了！我不是很关心你吗？

尤利乌斯　真好，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真好！（他又斟了一杯，喝着）

沃尔夫大妈　（过了片刻，一边劈柴，一边不时吃点东西）那个伍尔柯夫——是个十足的坏蛋。他老装穷。

尤利乌斯　他干的这行生意，嘴里还是少说为妙。

沃尔夫大妈　你听到海狸皮大衣的事了吧？

尤利乌斯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沃尔夫大妈　（装作毫不在意）刚才这丫头讲起克吕格太太，说她送给克吕格先生一件皮大衣。

尤利乌斯　人家有钱嘛，这……

沃尔夫大妈　是呀！可伍尔柯夫想……你总听见了吧！他说要是能买到这么一件皮大衣，他马上就付六十塔勒。

尤利乌斯　叫他自己去找麻烦吧。

沃尔夫大妈　（过了片刻，给她丈夫斟酒）来，再喝一杯！

尤利乌斯　喝就喝吧……就这么喝吧…有什么……就都……

〔沃尔夫大妈掏出一本八开的帐簿翻看。

尤利乌斯　打七月起，我们存了多少？

沃尔夫大妈　存了三十塔勒。

尤利乌斯　那么一共还差——一共还差……？

沃尔夫大妈　还差七十。这样总是没有多大办法的。要一下子

搞那么五十、六十，要一口气搞这么多存起来才好，才能买下这块地皮。那时可以再张罗一、两百，说不定能盖几个漂亮的房间。象现在这样，我们收留不了避暑的客人，可是最拿得出钱来的就是这些人。

尤利乌斯　唔，再说——下去。

沃尔夫大妈　（果断地）你这个人动作太慢，尤利安。不然你大概已经买下这片地产了，嗯？如果我们现在又打算卖掉它，那我们就赚了一倍。我的性格就完全不同了。你要是有我这样的性格……

尤利乌斯　我干活嘛——这么一大套抵什么事！

沃尔夫大妈　靠你干这点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尤利乌斯　我可不会去偷。难道要我自投罗网？

沃尔夫大妈　你真糊涂，往后一定还是糊涂。这儿可没有人说偷。不冒点儿风险，什么也别想搞到手。尤利安，要是有一天你阔绰了，可以坐上大马车，那时候再没有人问你这是哪儿来的了。当然，不能去拿穷人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当真——去克吕格家，把那两方木柴装上雪橇，搬到我们棚屋里来，那他们也不会变穷啊。

尤利乌斯　木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木柴是怎么回事？

沃尔夫大妈　你真是什么都不关心。你的亲生女儿，人家会把她折磨死呀。晚上十点了，还要她搬木柴，就为这个，她才跑掉。这你也不当一回事，还想把这孩子揍一顿，将她赶回到他们家去呢。

尤利乌斯　当然！——我就这么干！我怎么能……

沃尔夫大妈　他们这样对人总得整治一下呀。我是说：打了我，

就得还手！

尤利乌斯　啊，他们打了这丫头吗？

沃尔夫大妈　不然她干吗要跑呢，尤利安?！哎，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现在木柴就搁在外面路上。如果我说："我们去吧，你折磨我的孩子，我就搬走你的木柴'——那你又要皱眉头了。

尤利乌斯　我不能由着他们这样……我不买帐。我又不是光知道吃饭的人。不行，我不答应，哪有这样的事……再也别想打人了。

沃尔夫大妈　甭说了，去把拉雪橇的绳子拿来。最好让人家瞧瞧你的胆量。一个钟头就完事，随后我们睡觉去，万事大吉。明天你也不要到林子里去，我们有柴了，用不完哩。

尤利乌斯　哼，这事漏出去，反正我也无所谓。

沃尔夫大妈　怎么会呢?！可别把妞儿弄醒。

密特尔道夫　（自外）沃尔夫大妈！沃尔夫大妈！您还没有睡吗？

沃尔夫大妈　还没有睡哩，密特尔道夫，您进来吧！（她开门）

密特尔道夫　（进内，穿着破旧的制服和大衣，面部表情阴森可怖，鼻上泛出酒后的红色，举动徐缓，近于畏缩。他说话慢条斯理，不露声色）晚上好，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您大概是想说"祝您好好睡"吧。

密特尔道夫　我刚才来过一趟。起先好象看见灯光，后来突然一片漆黑，也没有人回答我。可这次我看得清清楚楚，确实有灯光，所以我又来了。

沃尔夫大妈　您找我有什么事呢，密特尔道夫？

密特尔道夫　（已经坐下，想了一会，然后说道）我来这儿有一件

事情，是局长太太吩咐我办的。

沃尔夫大妈　叫我去洗衣服，是不是？

密特尔道夫　（沉思地扬起眉毛，然后说道）是呀！

沃尔夫大妈　什么时候去呢？

密特尔道夫　明天——明天早上。

沃尔夫大妈　你怎么夜里十二点来告诉我呢？

密特尔道夫　明天就是给局长太太洗衣服的日子了。

沃尔夫大妈　这事总得早几天让人家知道才是。

密特尔道夫　是的，是的，您别嚷。又是我搞忘了。我脑子里千头万绪，很容易把这种事给忘掉。

沃尔夫大妈　好吧，密特尔道夫，这事我准安排好就是。我们挺要好的。您家里有十一个孩子，这副担子够重的了，嗯？凭什么您还得受气呢？！

密特尔道夫　要是您不来，沃尔夫大妈，那我明天早上就糟了。

沃尔夫大妈　我一定来，您放心吧。拿去，喝一点！您正需要这个。（递给他温热的掺水烧酒）我碰巧还有点儿热开水。我们今天夜里还得走一段路呢，上特莱普托夫那边去买肥鹅。白天哪有工夫哇。我们又没有别的法子可想。穷人日夜都得牛马般地干活，可阔佬这时就睡大觉了。

密特尔道夫　我已经接到离职的通知，您知道吗？警察局长通知我离职，说我盯梢不得力。

沃尔夫大妈　难道要人家象只警犬一样吗？

密特尔道夫　我最好不回家，我这一回去，准会吵架，不知道怎么躲过这顿责骂。

沃尔夫大妈　唉，您就捂住耳朵吧。

密特尔道夫　所以我常去小吃店坐坐，借酒浇愁。可现在不能

去了，再也不能去了。今天我又去呆了一会儿，有人请客，开了一小桶酒。

沃尔夫大妈　您别怕娘们。她骂，您也骂，她动手，您就还手。过来，您个子比我们高，把那儿的绳子拿下来。喂，尤利安，去准备雪橇。（尤利乌斯下）我得跟你讲多少遍哪。（密特尔道夫从一个高高的壁架上取下绳子和牵引套索）把大雪橇弄好。您顺手把绳子拿给他吧。

尤利乌斯　（自外）我看不见哪。

沃尔夫大妈　你什么不行呀？

尤利乌斯　（来到门口）雪橇我一个人拉不出来。什么东西都乱七八糟的。再说，没有灯也不好拉呀。

沃尔夫大妈　你就是想不出办法来。（她急匆匆地系上围裙，裹好头巾）那等一等吧，我来跟你一起拉。密特尔道夫，把那儿的灯笼给我！（密特尔道夫费劲地拿下灯笼，把它递给沃尔夫大妈）好，谢谢！（她把蜡烛插在灯笼里）我们把它插在里面，可以走啦。我这就帮你把雪橇拉出来。（她提着灯笼走在前头。密特尔道夫跟在后面。到门口，她转过身子，把灯笼递给密特尔道夫）您给我们照一下！

密特尔道夫　（一边照亮，一边独自唱歌，下）清晨的霞——光，清晨的霞——光……

第 二 幕

〔警察局长冯·韦尔哈恩的办公室：一个大房间，粉刷成白色，陈设简单，后墙有三扇窗子。左边墙上有一道门通向内室。右边靠墙摆着长办公桌，上面有书籍、案卷等物；桌子后面放着警察局长的椅子。靠近中间窗子是文书的桌椅。右边前面，在警察局长坐在椅上时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只软木柜子，里面放着书籍。文牍架挡住左边墙壁。最前面有六把椅子，从左边墙壁起排成一行。如果有人坐在上面，可以看见他们的背影。——这是一个晴朗的冬天上午。文书格拉斯纳普伏案振笔疾书。这是一个寒酸相、戴眼镜的人物。冯·韦尔哈恩腋下挟着一束卷宗，快步进来。韦尔哈恩年近四十，戴着单眼镜，貌似乡绅，身穿制服：一件扣上钮子的黑色短大衣，一双套住裤管的长统皮靴。他几乎用假声说话，措词竭力使用军人那种简单扼要的方式。

韦尔哈恩　（随口，口气象一个忙人）早上好！

格拉斯纳普　（起立）您好，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有事吗，格拉斯纳普？

格拉斯纳普　（站着翻阅卷宗）报告，局长先生——首先是……对！那个旅馆老板费比希。他请求，局长先生，准许他下星期天举行音乐舞会。

韦尔哈恩　就是那个……您是说费比希吗？最近不是有人把大厅借给……？

格拉斯纳普　借给自由党人。是，男爵大人！

韦尔哈恩　就是这个费比希吗？

格拉斯纳普　是，男爵大人！

韦尔哈恩　这个人我们要管束一下！

〔警察密特尔道夫进来。

密特尔道夫　您好，男爵大人！

韦尔哈恩　您听着，下回别这样叫——在办公的时候，我是警察局长。

密特尔道夫　是，遵命，男——我是说，局长大人。

韦尔哈恩　您得记住：我是男爵，这无关紧要，至少在这儿毫无关系。（对格拉斯纳普）好，请吧，我想再听下去。那个作家摩特斯来过没有？

格拉斯纳普　来过，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哦，来过？我倒非常想了解一下。他还要来吧？

格拉斯纳普　十一点半左右他再来。

韦尔哈恩　他跟您说了些什么没有，格拉斯纳普？

格拉斯纳普　他来是为费莱歇尔博士的事。

韦尔哈恩　请您告诉我，格拉斯纳普，您认识这个费莱歇尔博士吗？

格拉斯纳普　我只知道他住在克吕格的别墅里。

韦尔哈恩　这个人来了多久啦？

格拉斯纳普　我米迦勒节才来这儿。

韦尔哈恩　对，您是跟我一起来的，我到这儿大约只有四个月。

格拉斯纳普　（朝密特尔道夫看了一眼）我想，这个人到这儿一

定有两年了。

韦尔哈恩　（对密特尔道夫）您大概不了解情况。

密特尔道夫　是。——他是去年米迦勒节来的。

韦尔哈恩　怎么？这个人是那时候搬来的吗？

密特尔道夫　是。从柏林搬来的，男……局长大人。

韦尔哈恩　关于这个人您也许很了解吧？

密特尔道夫　我只知道他有个兄弟在戏院里当出纳。

韦尔哈恩　我不是问他兄弟。他本人是干什么的？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当什么的？

密特尔道夫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大家都说他有病，好象是害糖尿病吧。

韦尔哈恩　这个人害什么病，我不管。要是他高兴，淌糖浆也行。——他是当什么的？

格拉斯纳普　（耸耸肩膀）他自己说是"家里学者"。

韦尔哈恩　"家居"！"家居"！不是"家里"——是"家居学者"。

格拉斯纳普　订书的胡克那儿有他的书。他每个礼拜都要订书的。

韦尔哈恩　我要看看这个人读些什么。

格拉斯纳普　邮差说他订了二十种报纸，也有民主党的。

韦尔哈恩　请您给我把胡克喊来。

格拉斯纳普　马上就去？

韦尔哈恩　有便的时候。明天，后天都行。叫他带几本书来。（对密特尔道夫）您好象整天都在打盹儿——也许这个人备有上等雪茄吧？

密特尔道夫　局长大人！……

韦尔哈恩　哼，甭说了。我看看手下人就明白啦。这是前任局

长纵容的结果。慢慢总会改变过来。从事警务，随便接受款待，这是可耻的行为。当然，对您来说，又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了。（对格拉斯纳普）摩特斯没有谈什么具体的情况吗？

格拉斯纳普　他对我没有谈什么具体的情况。他说局长先生已经知道……

韦尔哈恩　我只知道一般的情况。我早就注意这个人了。我当然是说这个费莱歇尔博士。摩特斯先生只证实：我对这个家伙的看法完全正确。——摩特斯的名声怎么样？（格拉斯纳普和密特尔道夫面面相觑。格拉斯纳普耸耸肩膀）大概到处借钱欠帐，是不是？

格拉斯纳普　可他说有一笔退休金。

韦尔哈恩　退休金？

格拉斯纳普　他有一只眼睛挨过子弹。

韦尔哈恩　那就是抚恤金了。

格拉斯纳普　请您原谅，局长先生。我觉得，这个人该抚恤别人的事也真多。可说到钱，就没有人见过他身边有几个子儿。

韦尔哈恩　（觉得好笑）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

格拉斯纳普　只是些琐事，局长先生。一件呈报注销的事情——

韦尔哈恩　行了，行了。有人说，费莱歇尔这张嘴巴不很检点，您听到过没有？

格拉斯纳普　我一时也想不起来。

韦尔哈恩　有人向我报告，说他攻击所有的要人。这当然会查清楚的。现在我们开始办公吧。哦，密特尔道夫，您还有什么事吗？

密特尔道夫　听说昨天夜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韦尔哈恩　盗窃案？在哪儿？

密特尔道夫　在克吕格的别墅里。

韦尔哈恩　偷了什么？

密特尔道夫　粗木柴。

韦尔哈恩　昨天夜里？还是什么时候？

密特尔道夫　昨天夜里。

韦尔哈恩　您听谁说的？

密特尔道夫　我是听……

韦尔哈恩　嗯，听谁说的？

密特尔道夫　我是听……我是听费莱歇尔先生说的。

韦尔哈恩　哼，您跟这个人搭腔？……

密特尔道夫　克吕格先生自己也这么说。

韦尔哈恩　这个人只知道告状。这个人一个礼拜给我写三封信。一会儿说有人骗了他，一会儿说有人踩坏了他的篱笆，一会儿又说有人挪动了他的界牌。尽是些叫人头痛的事，没完没了的。

摩特斯　（进内。说话时几乎不断地发出莫名其妙的笑声）您好，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啊，您来啦，真叫我高兴。请您这就告诉我，听说克吕格家给偷了？

摩特斯　我不在克吕格的别墅里住了。

韦尔哈恩　那么，您也没有听说吗，摩特斯先生？

摩特斯　听说了，可是不详细。刚才我打别墅旁边走过，他们俩正在雪地里找脚印。

韦尔哈恩　是这样吗？费莱歇尔博士帮他找——这么说他们一定是好朋友吧？

摩特斯　是知心朋友，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是呀，这个费莱歇尔的事——我比什么都关心。请坐！——我半宿都没有睡。这事叫我没法儿睡呀。您给我写的那封信使我非常不安。这当然是因为我生性如此。换成我的前任，就会无动于衷。我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可以这么说——彻底清查。我现在的任务是：检查和清洗。由于前任那位局长的袒护，这里藏垢纳污，成了垃圾堆！身份可疑的、褫夺公权的、叛国谋反的。要叫这伙人知道厉害才行。——就这样，摩特斯先生，您是作家吧？

摩特斯　是呀，写林务、狩猎方面的东西。

韦尔哈恩　那么，您在《狩猎林务报》上发表文章吧？顺便问一下，您能靠这个生活吗？

摩特斯　象我这样混得挺不错的人，男爵大人，这不成问题。感谢上帝，我的收入非常可观。

韦尔哈恩　您本行是林业吧？

摩特斯　我以前在林业学院，局长先生。我在艾伯瓦尔德① 念过书。考试前不久，我不幸……

韦尔哈恩　唉，怪不得您扎了块布条儿。

摩特斯　我打猎的时候，坏掉一只眼睛，男爵大人。我的右眼中了一颗鸟枪子弹。是谁打的，可惜查不出来。我只好放弃这项事业。

韦尔哈恩　那么，您没有领到退休金吗？

摩特斯　没有。我总算渡过了难关，现在也有点儿名气了。

韦尔哈恩　哦。也许您认识我妹夫吧？

---

① 艾伯瓦尔德在柏林东北面，该地没有林业学院。

摩特斯　林务总管冯·瓦克斯曼先生，我认识。我经常跟他通信，我们还属于同一个协会呢，这是猎犬训练协会。

韦尔哈恩　（有点放心了）哦，这么说您跟他是认识的了?!听到这个我真高兴。这事就好办得多了，大家彼此也都能信任，再也没有什么不便了，摩特斯先生。——您在信里告诉我，说有机会观察过那个费莱歇尔博士。请把您了解的情况谈一谈。

摩特斯　（清清喉咙）我……我大约一年以前搬进克吕格的别墅，那时候，男爵大人，我完全不知道会跟谁住在一起。

韦尔哈恩　您当时不认识克吕格、费莱歇尔吗?

摩特斯　不认识。可是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我也不好掉头不理他。

韦尔哈恩　到这所房子里来的都是什么人?

摩特斯　（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哎!

韦尔哈恩　我明白。

摩特斯　三教九流。民主党员。

韦尔哈恩　是不是定期碰头?

摩特斯　我只知道，他们每个礼拜四都碰头。

韦尔哈恩　这事我们要好好注意。——您现在不跟他们往来了吧?

摩特斯　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往来了，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您感到讨厌，是吗?

摩特斯　我讨厌极了。

韦尔哈恩　那股违法乱纪的歪风邪气，那种肆无忌惮攻击要人的冷嘲热讽，这些您终于再也忍受不了吧?

摩特斯　我当时还是留在那儿，因为我想，这样可能还有点儿用处。

韦尔哈恩　可是最后您还是退出了。

摩特斯　是的，我搬走了，男爵大人。

韦尔哈恩　临了您下定决心，要……

摩特斯　我认为这是我的本分。

韦尔哈恩　向政府报告这件事。我觉得您这样做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就是说，他讲过一句话——我们回头把它记下来——，关系到一位我们大家敬仰的伟人。

摩特斯　是的，男爵大人，他讲过这句话。

韦尔哈恩　到时候，您能起誓证实这句话吗？

摩特斯　到时候，我将起誓证实这句话。

韦尔哈恩　您也许非起誓作证不可。

摩特斯　是的，男爵大人。

韦尔哈恩　当然，我们最好另外还有一个证人。

摩特斯　我得去物色，男爵大人。麻烦的是，这个人舍得花钱，所以……

韦尔哈恩　您等一下，这个克吕格来了。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人打发走。不管怎样，您这样大力帮助我，我很感谢。如今要想做出一点成绩，就得依靠这样的帮助。

克吕格　（急匆匆，激动地进来）天哪！天哪！您好，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对摩特斯）请您等一下！（傲然以盘问口气对克吕格）您有什么事，嗯？

〔克吕格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老翁，个子矮小，听觉不灵。他走路时已经有点伛偻，左肩略向下斜，但仍精神矍铄，说话时伴以激动的手势。他戴着一顶皮帽，进了办公室就把帽子拿在手里，穿着一件褐色的冬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厚羊毛围巾。

克吕格　（一腔怒气发将出来）我家被偷了，局长先生。（他气咻咻地用手帕拭去额上的汗珠，带着重听者常有的表情盯着局长的嘴巴）

韦尔哈恩　被偷了？喔！

克吕格　（激怒了）是被偷了！我家被偷了！有人偷了我两方木柴。

韦尔哈恩　（略带微笑，环视在场的人们，若无其事地）只有您说被偷了，可是最近这儿根本没有出什么事呀。

克吕格　（把手放在耳边）什么？根本没有出什么事？老天哪！难道我在这儿开玩笑吗？

韦尔哈恩　您不要借故撒赖。再说，您叫什么名字？

克吕格　（一愣）我叫什么名字？

韦尔哈恩　对，您叫什么名字？

克吕格　您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吗？我记得，我们还打过交道呢。

韦尔哈恩　很抱歉。我可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无论如何，有没有打过交道在这儿无关紧要。

克吕格　（无可奈何）我叫克吕格。

韦尔哈恩　也许是收利息的吧？

克吕格　（激愤，嘲讽，急躁）不错。是收利息的，也是收房租的。

韦尔哈恩　我请您证明身份。

克吕格　证明……证明身份？我就叫克吕格。何必找人家麻烦呢。我住在这儿三十年了，街上谁家的孩子都认得我。

韦尔哈恩　您住在这儿多久，跟我无关。我现在只要确定您的身份。摩特斯先生，您认识这位先生吗？（摩特斯欠身起立，带着一脸怒容）原来这样！我明白了。请坐。那么，您说吧，格拉斯纳普？

格拉斯纳普　是，遵命！他是本地收利息的克吕格先生。

韦尔哈恩　好吧。——这么说，您的木柴给偷了？

克吕格　对。木柴。两方松木柴。

韦尔哈恩　您是把那些木柴堆在棚屋里的吗？

克吕格　（又发火了）这又是一件事。这事我要另外特别提出来控告。

韦尔哈恩　（朝着别的人冷笑一下，随口问道）又是一件事吗？

克吕格　您说什么？

韦尔哈恩　没有什么。您尽管说下去吧。那么，木柴大概不是堆在棚屋里吧？

克吕格　那些木柴放在园子里。说清楚一点，放在园子前面。

韦尔哈恩　换句话说，放在路上吧？

克吕格　放在园子前面我自己的空地上。

韦尔哈恩　这不是谁去拿都很方便吗？

克吕格　这正是女佣的过错。她本来应当在晚上把木柴搬进来。

韦尔哈恩　她忘了这件事吧？

克吕格　她不肯搬。我还是要她搬，她就从我那儿跑了。所以我要控告她的父母。我要求赔偿全部损失。

韦尔哈恩　随您的便。可是也没有多大用处。——您看谁有嫌疑？

克吕格　不知道。这儿全是惯偷。

韦尔哈恩　不能一概而论。您总得给我一点线索吧。

克吕格　可我不想胡乱控告一个人。

韦尔哈恩　除了你们自己，还有谁住在您的房子里？

克吕格　费莱歇尔博士先生。

韦尔哈恩　（似乎在沉思）费莱歇尔博士？费莱歇尔博士？这个

人是——干什么的？

克吕格　是很有学问的。确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韦尔哈恩　你们俩是好朋友吧？

克吕格　我跟谁好，这是我的事。我看跟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关系。

韦尔哈恩　这叫人家怎么查得出来呢？您总得给我露点口风嘛，嗯？

克吕格　我得给您露点口风？我的天哪！我得给您露点口风？人家偷了我两方木柴。我只是来报案的……

韦尔哈恩　您总在猜想吧：这些木柴是某某人偷的。

克吕格　什——？是呀——我没有猜想谁偷！我根本没有。

韦尔哈恩　可是亲爱的先生……

克吕格　什——？我叫克吕格先生。

韦尔哈恩　（改变话题，似嫌厌烦）哎！——格拉斯纳普，请您记录吧。——那个女佣怎么啦，克吕格先生？那个女佣从您那儿跑了吗？

克吕格　是呀，是这样——回到她爹娘那儿去了。

韦尔哈恩　她爹娘住在本地吗？

克吕格　什么本地话？

韦尔哈恩　是问这个女佣的父母是不是住在本地？

克吕格　就是洗衣服的沃尔夫大妈的女孩。

韦尔哈恩　就是今天在我们这儿洗衣服的那个沃尔夫的女孩吗，格拉斯纳普？

格拉斯纳普　是，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摇头）真怪！她这个人手脚勤快，行为端正。（对克吕格）会这样吗？会是沃尔夫大妈的女孩吗？

克吕格　真是洗衣服的沃尔夫大妈的女孩。

韦尔哈恩　那么这个女佣回来没有呢？

克吕格　到今天她还没有回来。

韦尔哈恩　那我们就叫沃尔夫大妈来吧。喂，密特尔道夫，您大概很累了吧？您到院子那边去一下，叫沃尔夫大妈马上到我这儿来。请您坐下来，克吕格先生。

克吕格　（坐下，叹气）天哪，天哪，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韦尔哈恩　（放低声音，对摩特斯和格拉斯纳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倒很想知道。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了。我是很看重沃尔夫大妈的，这娘儿干活抵得上四个男人。我太太说：要是沃尔夫大妈不来，就得雇两个女工代替她洗东西——再说，她一点儿坏心眼也没有。

摩特斯　可她叫自己女孩都上歌剧场去……

韦尔哈恩　是的，也许神经不大正常，可决不是为人有什么缺点。您那儿挂着的是什么呀，摩特斯先生？

摩特斯　铁丝圈套。我要拿去交给看林子的赛德尔。

韦尔哈恩　啊，您把这玩意儿拿给我瞧一瞧。（他拿了一个，仔细察看）野兽套进这种圈子，一定会慢慢地给勒死的。

〔沃尔夫大妈上。密特尔道夫跟在她后面。她还在揩拭洗东西时沾湿的双手。

沃尔夫大妈　（坦然地，愉快地，朝铁丝圈套迅疾地瞥了一眼）叫我来这儿吗？什么事呀？找我沃尔夫大妈有什么事呢？

韦尔哈恩　沃尔夫大妈，您认识这位先生吗？

沃尔夫大妈　哪位先生？（指向克吕格）这位吗？这位是克吕格先生，他我总认得吧。早上好，克吕格先生。

韦尔哈恩　您的女儿在克吕格先生家帮工吗？

沃尔夫大妈　谁？我的女儿？是呀！就是列昂蒂纳。（对克吕格）可她已经从您那儿跑了。

克吕格　（愤怒地）是跑了，没错！

韦尔哈恩　（插话）嗳，请您等一下吧。

沃尔夫大妈　你们大伙儿到底有什么事呢？

韦尔哈恩　沃尔夫大妈，您听我说：您的女儿必须马上回去上工。

沃尔夫大妈　不去，我们现在把她留在家里了。

韦尔哈恩　这可不象您想的那么简单。必要的时候，克吕格先生可以有权请求警察局帮助解决。到那时，我们就得把您的女儿送回去。

沃尔夫大妈　我丈夫已经打定主意啦。他说什么也不放她走了。再说，我丈夫要是打定了主意……你们男人最容易冒火，真吓人。

韦尔哈恩　您别说这个了，沃尔夫大妈。您的女儿在家里多久了。

沃尔夫大妈　昨天晚上回来的。

韦尔哈恩　好。昨天。她应当把木柴搬到棚屋里去才对，可是她不干。

沃尔夫大妈　是这样吗？！不干？！这妞儿您叫她干啥就干啥。如果真是这样，我可要教训这丫头！

韦尔哈恩　您听沃尔夫大妈怎么说的。

沃尔夫大妈　这妞儿一向听话。要是她真的不给我帮着干活，……

克吕格　可她就是不肯把木柴搬进去。

沃尔夫大妈　哼，把木柴搬进去，又是在夜里十点半钟的时候，

谁要叫这么个孩子干这样的活……

韦尔哈恩　沃尔夫大妈，可事情的关键是：木柴堆在外面，昨天夜里给偷掉了。现在……

克吕格　（忍无可忍）您得赔我木柴，沃尔夫大妈。

韦尔哈恩　总会有个着落的，您别着急。

克吕格　您要赔，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沃尔夫大妈　啊，对极啦！这倒是个新发明！难道是我偷了您的木柴不成？

韦尔哈恩　哎，先让这个人安静一下吧。

沃尔夫大妈　不行，如果克吕格先生要我赔偿木柴什么的，他办不到。我对人一向和气，谁都不会说我什么不是。可在节骨眼上，我干吗不能讲话？！我心里有话就要讲。我安分守己，这就行了。村子里谁也不能数落我什么。我也不能由着别人欺到头上来。

韦尔哈恩　您别生气，沃尔夫大妈。您完全不必这样嘛。您别急，一点儿也不要急。我们又不是不知道您。您手脚勤快，行为端正，谁都不会否认。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话要说吗？

克吕格　这个女人根本没有什么好说的！

沃尔夫大妈　哎呀！天哪，这就怪了。难道这妞儿不是我的女儿吗？我不好说话吗？您还是去找个蠢货吧，您太不了解我沃尔夫大妈了。不管在谁面前，就是在局长先生面前，我有话也用不着吞吞吐吐。告诉您，在您面前就更加用不着了！

韦尔哈恩　我完全理解您的激动心情，沃尔夫大妈。可是您要是想把事情办好，我劝您不要急躁。

沃尔夫大妈　我给大家都干过活。我洗了十年衣服。我们一向

都很和睦。可您现在翻了脸，这样对待我，老实告诉您，我再也不去您家了。

克吕格　用不着您来。别人也会洗衣服的。

沃尔夫大妈　还有，您园子里的青菜、水果，别人也会替您卖掉哇！

克吕格　这我都能卖出去，有什么可担心的。您只要提根棍子把您女儿赶回我家里就是。

沃尔夫大妈　我可不能由着人家折磨我女儿。

克吕格　谁折磨过您的女儿？我倒要问问看。

沃尔夫大妈　（对韦尔哈恩）跟您说，这妞儿现在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了。

克吕格　那她就不应该整夜整夜地去跳舞啦。

沃尔夫大妈　她这一整天都睡得死死的。

韦尔哈恩　（从沃尔夫大妈头上看过去，对克吕格）您的木柴从哪儿买来的？

沃尔夫大妈　我说，这儿的事还要谈很久吗？

韦尔哈恩　干吗问这个，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要洗衣服啦。我老站在这儿白糟蹋工夫，今天可干不完哪。

韦尔哈恩　现在顾不上这个了，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可是您的太太呢？她会怎么说呢？那就请您去跟她讲妥吧，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再过一会儿就行了。——请您告诉我们吧，沃尔夫大妈，全村的情况您都熟悉，您估摸作案的会是谁呢？您看谁会偷这些木柴呢？

沃尔夫大妈　这我可说不上了，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您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吗？

沃尔夫大妈　昨天夜里我压根儿就不在家，我当时要上特莱普托夫去买鹅。

韦尔哈恩　那是什么时候？

沃尔夫大妈　十点刚过。动身的时候，密特尔道夫也在我们那儿。

韦尔哈恩　您没有碰到装木柴的车子吗？

沃尔夫大妈　没有，没有碰到。

韦尔哈恩　怎么样，密特尔道夫？您没有发现什么吗？

密特尔道夫　（想了一下）我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

韦尔哈恩　当然，这我早就知道。（对克吕格）那么，您的木柴是从哪儿买来的？

克吕格　干吗您偏要问这个呢？我不明白。

韦尔哈恩　我看，这是我的事，您别过问了。

克吕格　当然是从林业管理处买来的。

韦尔哈恩　可不能说“当然”。譬如还有木场。譬如我是在桑德堡那儿买木柴的。干吗您不向商人买呢？这样还便宜一点呢。

克吕格　（不耐烦）我再也没有时间了，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这是什么话？——时间？您没有时间？是您找我，还是我找您？是我花费您的时间，还是您花费我的时间？

克吕格　这是您的职责，您在这儿就干这种事。

韦尔哈恩　难道我是给您擦皮鞋的吗？

克吕格　难道我偷了人家的银调羹吗？我请您别拿这种芝麻绿豆官的口气来训人了！

韦尔哈恩　岂有此……您别这样大喊大叫了！

克吕格　是您在大喊大叫哇，先生！

韦尔哈恩　您是个半聋子，我不喊行吗?！

克吕格　您老是这样大喊大叫，您对每一个来这儿的人都这样大喊大叫。

韦尔哈恩　我对谁都没有大喊大叫。住口！

克吕格　您在这儿装腔作势。这一带的人都给您坑苦了。

韦尔哈恩　真正的苦头还在后面呢，您等着瞧吧。我要叫您知道麻烦的事还多着呢。

克吕格　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您只是夜郎自大而已，还有什么?！您只是神气活现而已，还有什么?！好象您就是国王本人……

韦尔哈恩　在这儿我就是国王！

克吕格　（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哈！您得了吧，在我眼里您一文不值。您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警察局长。您先得学会怎么当这个官儿。

韦尔哈恩　先生，要是您不马上住口……

克吕格　您大概要把我关起来吧？奉劝您别使这一手了，要不，说不定对您有危险呢。

韦尔哈恩　危险？您？（对摩特斯）您听见了吗？（对克吕格）就算跟您那伙狐群狗党一起去煽动、策划，您也扳不倒我。

克吕格　我的天哪！我去煽动反对您？我才不干哩。您这号人物，我根本不放在心上。告诉您，要是您不改变，干的坏事太多，那只有绝路一条。

韦尔哈恩　（对摩特斯）摩特斯先生，我们得体谅他这把年纪。

克吕格　我请求把我的控诉记录下来。

韦尔哈恩　（翻寻文件）请您写一个诉状来，我现在没空。

〔克吕格愕然看他，猛地转过身子，一言不发就走出去。

韦尔哈恩 （发窘一会以后）他们就是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找麻烦！——唉！（对沃尔夫大妈）您快洗衣服去吧！——我跟您说，亲爱的摩特斯先生，这种职位真也叫人头痛。要是没有认识到我们在这儿的责任，有时就会心灰意懒。所以现在必须勇敢地坚持下去。我们努力奋斗，究竟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财富！

第 三 幕

〔早上近八点，在沃尔夫大妈的屋子里。灶上冲咖啡的水开了。沃尔夫大妈坐在脚凳上，一面数钱，一面把它放到椅子的座板上去。尤利乌斯进内，提着一只已宰了的兔子。

尤利乌斯　把钱收起来！

沃尔夫大妈　（专心计数，粗声粗气地）哼，别教训人了！（沉默）

〔尤利乌斯把兔子扔在矮凳上，接着有点犹豫不决，伸手去拿这个，又去拿那个，最后拿起一只靴子来擦油。远处可以听到有人在吹狩猎的号角。

尤利乌斯　（谛听，随后焦急不安地）你还不把钱收起来！

沃尔夫大妈　别打扰我，尤利安。你就让那个讨厌的摩特斯嘟嘟地去吹吧。他在林子里，哪会想到这儿。

尤利乌斯　你早晚要把我们送进布洛钦湖里去。①

阿德尔海特　（进内，刚刚起床）早上好，妈妈！

沃尔夫大妈　睡得好吗？

阿德尔海特　昨天夜里你们出去过吧？

沃尔夫大妈　你一定是做梦。去吧！把木柴搬过来。快一点！（阿德尔海特拿着一只橙子当皮球抛，向门边走去）这橙子哪儿来的？

阿德尔海特　是做买卖的舒贝尔给的。（下）

沃尔夫大妈　这家伙送的东西你不能拿！——过来，尤利安！你听着！我这儿一共有五十九塔勒。伍尔柯夫老是这样。我们又给他骗去了一塔勒，他本来是说给六十的。——我把这些钱放在袋子里，明白吗？去拿把锄头，到后面羊圈里掘个洞，掘在槽下干燥的地方。把袋子放进去，听到没有？再拿块石板盖在上面。别耽搁得太久。

尤利乌斯　我还以为，你会拿点钱去还费莱歇尔呢。

沃尔夫大妈　你就不能照我跟你说的去办吗？！别磨磨蹭蹭的耽误工夫了，明白没有？

尤利乌斯　别惹我生气，不然给你点厉害看看。我不答应把钱留在家里。

沃尔夫大妈　把它放哪儿？

尤利乌斯　你把钱拿着，送到费莱歇尔家去。你也说过，我们要还帐！

沃尔夫大妈　你是个十足的笨蛋。要是没有我，你早完了。

尤利乌斯　你嚷吧！

沃尔夫大妈　你这么蠢，不嚷还行！你不说蠢话，我也用不着嚷了。要是我们现在把钱送到费莱歇尔家去，你瞧着吧，我们会出什么事。

尤利乌斯　我早就说啦，这档子事害人哪！真要坐牢，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沃尔夫大妈　该闭嘴了！

尤利乌斯　你不能再嚷大声一点吗？！

沃尔夫大妈　我不想去换个嘴呀。你大喊大叫……嚷得多凶啊，

---

① 柏林夏洛登堡的监狱，因近处布洛钦湖而得名。

就为这点儿小事。你自己小心就行了，别替我操心。你把钥匙扔到施普莱河里去了没有？

尤利乌斯　怎么，我去过河边吗？

沃尔夫大妈　现在该去了，快去。要叫他们在你身上搜出那把钥匙，是不是？（尤利安正欲离去）啊，等一等，尤利安！把钥匙给我！

尤利乌斯　你要钥匙做什么？

沃尔夫大妈　（接过钥匙）这跟你没有关系。这是我的事。（她把钥匙收起来，将咖啡豆倒进磨里，开始把它们碾碎）你到羊圈里去一下，回来再喝。

尤利乌斯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干了。

〔尤利乌斯下。阿德尔海特入内，拿来圆木柴，这些木柴全裹在一条大裙子里。

沃尔夫大妈　这木柴你是从哪儿拿来的？

阿德尔海特　咦，就从新到的圆木柴那一堆里面拿来的嘛。

沃尔夫大妈　不许你拿新到的那一堆柴。

阿德尔海特　（把圆木柴丢在灶前地上）拿掉一点木柴，妈妈，这又有什么呢？！

沃尔夫大妈　你知道什么！你要干傻事儿还是怎么的？你胎毛刚干呢！

阿德尔海特　我知道这是哪儿来的。

沃尔夫大妈　你说什么，丫头？

阿德尔海特　我是说这些木柴。

沃尔夫大妈　别胡扯，这是拍卖的时候买来的。

阿德尔海特　（把橙子当皮球抛）哈，哈，真要是这样，有什么好说的！可这是拿来的。

沃尔夫大妈　这是……？

阿德尔海特　拿来的。这是克吕格的木柴，妈妈。列昂蒂纳跟我说了。

沃尔夫大妈　（朝她头上打了一下）给你这个。我们不是偷东西的。快去做你的功课，给我好好儿地做，回头我还要来看的。

阿德尔海特　（下，走进隔壁房间）我可以溜冰去了吧？

沃尔夫大妈　坚信礼课你又忘得一干二净了？

阿德尔海特　星期二才上嘛。

沃尔夫大妈　明天就是星期二了。给我念一念《圣经》格言，回头我来听你背。

阿德尔海特　（可以听见她在隔壁房间大声打呵欠，然后背诵）耶稣对门徒说，谁没有调羹，就用手指来吃。

〔尤利乌斯又上。

沃尔夫大妈　怎么，都已经搞好了吗，尤利安？

尤利乌斯　要是不满意，你自己独个儿去吧。

沃尔夫大妈　当然！最好是这样。（她给他和自己各斟了一满杯咖啡，把它放在一张木椅上，还拿来面包和奶油）拿去，喝咖啡吧！

尤利乌斯　（坐下，切面包）伍尔柯夫要是能开船就好。

沃尔夫大妈　这样的天气已经解冻了。

尤利乌斯　老是什么解冻不解冻的！

沃尔夫大妈　就算结了一点冰，他也不会停着不开的。这会儿他的船早在运河里走了一段路了。

尤利乌斯　他总不会还在桥边停着吧。

沃尔夫大妈　他爱停在哪儿就让他停在哪儿吧，我才不管呢。

尤利乌斯　伍尔柯夫会出大乱子。你信我的话吧。

沃尔夫大妈　这是他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尤利乌斯　可要连累我们啊。就让他们去伍尔柯夫那儿把皮大衣搜出来吧。

沃尔夫大妈　什么皮大衣？

尤利乌斯　克吕格的皮大衣嘛。

沃尔夫大妈　别瞎说了，懂吗？管闲事，胡说八道，就会吃苦头。

尤利乌斯　可这事跟我有关系呀。

沃尔夫大妈　关你什么事！这跟你不相干。这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你根本就不是男子汉，你象个老太婆——钱拿去，赶快走。去费比希那儿喝杯烧酒，过个痛痛快快的礼拜日。（有人叩门）进来！要进来，就进来吧。

〔费莱歇尔博士带着他五岁的男孩进内。费莱歇尔博士二十七岁，身穿耶格式服装①，头发胡髭全都漆黑，眼睛深陷，声音比较柔和。他时时刻刻照料着孩子，流露出令人感动的关切之情。

沃尔夫大妈　（欢叫）哈，菲力普来看我们啦！好极了！这可不简单哪。（她拉住孩子，替他脱掉大衣）来吧，把大衣脱下来。这里面挺暖和的，在这儿你就不冷了。

费莱歇尔　（焦急地）沃尔夫大妈，有穿堂风。我觉得有穿堂风。

沃尔夫大妈　哪有这样娇嫩的！有点儿穿堂风对这孩子也没有什么害处。

费莱歇尔　不，不，不能这样。您不知道！这孩子一转眼就会得

---

① 德国医生、动物学家古斯塔夫·耶格(1832—1917)从保健角度提倡的一种服装式样。

病。活动一下，小菲力普，活动活动。(菲力普不听，扭动肩膀，发出尖叫) 乖乖，菲力普小乖乖，你瞧，不然你会害病的。你只要慢慢儿地来回走走就行了。

菲力普　(淘气地)我不干。

沃尔夫大妈　哎，您算了吧。

费莱歇尔　早上好，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早上好，博士先生，您又来看我们啦？

费莱歇尔　早上好，沃尔夫大伯。

尤利乌斯　早上好，费莱歇尔先生。

沃尔夫大妈　啊，欢迎您。请坐吧。

费莱歇尔　我们不想呆很久。

沃尔夫大妈　啊，我们家大清早就来贵客，今天准会过得愉快。(跪在男孩面前)可不是么？我的孩子，你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气吧？

菲力普　(兴奋地)我去过动物园，我在那儿看见鹳，它们拿金黄色的长嘴来咬，你咬我，我咬你。

沃尔夫大妈　不会的，不可能的，你在骗我。(搂紧孩子，尽情地吻他)嘻，孩子，我要吃你，我要把你吃掉。费莱歇尔先生，我把这孩子留下来。这是我的孩子。不是吗？你是我的孩子。你妈妈怎么样？嗯？

菲力普　她身体很好，她向您问好，还有请您明天早上去洗衣服。

沃尔夫大妈　啊，你们瞧。这孩子！他会办这样的事了。(对费莱歇尔)怎么，您不坐一会吗？

费莱歇尔　这孩子叫我头疼，他要划船，行吗？

沃尔夫大妈　当然行。施普莱河开冻了。我家妞儿给您划一段

路。

费莱歇尔　这孩子缠住我不放。他想得着迷了。

阿德尔海特　（出现在隔壁房间的门边，朝菲力普招手）来，菲力普，我给你瞧一样好东西。

〔菲力普任性地尖叫起来。

费莱歇尔　菲力普小乖乖，你听着，别淘气！

阿德尔海特　瞧这只橙子多好！

〔菲力普笑容满面，朝阿德尔海特走了几步。

费莱歇尔　好，去吧，可别向人家要！

阿德尔海特　来吧，来吧，我们现在一起吃掉它。

〔她朝孩子走了几步去拉他的手，另一只手拿着橙子递到他面前，两人亲热地走进隔壁房间。

沃尔夫大妈　（目送男孩）真的，孩子，我忍不住老想看你。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样的孩子，我……（她撩起裙角擤鼻涕）——我就想哭。

费莱歇尔　您不是也有过这么大的男孩吗？

沃尔夫大妈　不是吗。可又有什么用？又不能叫他活过来。——您瞧，做人就是这么回事。（哑场）

费莱歇尔　照料孩子，非得万分小心不可。

沃尔夫大妈　随你怎么小心也没用。劫数难逃呗。（哑场。摇头）您跟摩特斯先生不对头吗？

费莱歇尔　我？没有。我跟他有什么不对头呢？

沃尔夫大妈　我只是随便说说。

费莱歇尔　您家姑娘现在多大了？

沃尔夫大妈　到复活节她就不念书了。怎么样，费莱歇尔博士，您要她吗？我很愿意叫她到您那儿去帮工。

费莱歇尔　干吗不要呢？这不坏嘛。

沃尔夫大妈　跟您说，她已经象个小伙子那样结实了。虽说年纪还小，可干起活来谁都比得上。您知道，她有时调皮粗心，有时惹人生气。可她不笨。她一生下来就挺聪明。

费莱歇尔　非常可能。

沃尔夫大妈　您只要拿点东西叫她背一下——背一首诗或者随便什么的，我可以告诉您，博士先生，您就会大吃一惊。下回您家里如果再来柏林客人，您可以叫人把她喊去。上您这儿来的诗人可多呢。她胆子大，马上就会开口。她朗诵起来可好听哪！——（换了口气）我想好好儿地劝您一下，您听了可别生气呀。

费莱歇尔　好心劝告我，我是决不会生气的。

沃尔夫大妈　头一件，您别给人家送这么多东西了！谁也不会感谢您的，只会对您忘恩负义。

费莱歇尔　我送给人家的东西一点也不多呀，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当然，这我知道。还有，您别发表议论了，不然人家大惊小怪的，马上就说，这是民主党员。讲话要多加小心哪。

费莱歇尔　您这话我该怎么理解呢，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可说出来就得多加小心。有时坐了牢，自己还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呢。

费莱歇尔　（脸色泛白）别说蠢话了，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不是说蠢话，我说的全是正经话。——还有，对那个人您可得留神哪。

费莱歇尔　您说是对哪个人？

沃尔夫大妈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

费莱歇尔　是不是摩特斯？

沃尔夫大妈　我不能指名道姓。您跟这个人一定有瓜葛吧？

费莱歇尔　我根本不跟他往来了。

沃尔夫大妈　您瞧，我可料到了。

费莱歇尔　这事总不能怪我呀，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我也没有怪您呀。

费莱歇尔　跟骗子……跟臭名远扬的骗子打交道，真糟糕。

沃尔夫大妈　这个人就是骗子，您说得对。

费莱歇尔　现在他搬到卖糕点的德兰艾那儿去了。这可怜的女人就会知道要吃亏的。她的东西早晚都会给拿走。跟这么一个家伙……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亡命之徒……

沃尔夫大妈　他有时也露了点口风出来……

费莱歇尔　真的?! 讲我吗？我倒很想知道。

沃尔夫大妈　大概是说您对一个重要人物还是什么的讲了坏话。

费莱歇尔　哦！详细的情况您不知道吗？

沃尔夫大妈　他跟韦尔哈恩很接近哪。哎，您看怎么样？您还是去找一下德兰艾大妈吧。这老婆子已经看出苗头来了。起初他们顺着她，尽说好听的，可现在他们什么都要她掏腰包了。

费莱歇尔　唉，真是混账透顶！

沃尔夫大妈　您还是到德兰艾那儿去一下吧，这又没有什么不好。她告诉我一件事情……他想骗她去做假证人，从这儿您就可以看清这个家伙了。

费莱歇尔　我是可以去一下，这没有关系。可是说到底，这事我是无所谓的。要是这么一个家伙居然……那真见鬼了。叫

他来吧。——喂，菲力普，菲力普！你在哪儿？我们现在要走啦。

阿德尔海特　我们在瞧好戏呀。

费莱歇尔　还有，您看那件事怎么样？

沃尔夫大妈　哪件事？

费莱歇尔　您一点儿也没有听说吗？

沃尔夫大妈　（不安地）没有，真的没有哪。（不耐烦地）尤利安，快去，中午好赶回来。（对费莱歇尔）我们今天宰了一只小兔子。还没有收拾好吗，尤利安？

尤利乌斯　嗯，让我找到帽子再说。

沃尔夫大妈　拖拖拉拉的，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老是这样，今天不干等明天。可在我这儿，做什么都得干脆。

费莱歇尔　昨天夜里，克吕格家给……

沃尔夫大妈　别说了！您别提这个人了！我恨透了他！他太欺侮人了。他跟我也算老交情了，可现在他却当众叫我这样下不了台。（对尤利乌斯）怎么，走还是不走？

尤利乌斯　我就走了，急什么！再见啦，费莱歇尔先生！

费莱歇尔　再见，沃尔夫大伯。（尤利乌斯下）

沃尔夫大妈　好啦，刚才说——

费莱歇尔　对啦，那是在他的木柴给偷了的时候，他大概跟您吵过一次吧？这以后，他早就后悔了。

沃尔夫大妈　哼，这个人！后悔！

费莱歇尔　真是这样，沃尔夫大妈，特别在发生最近那件事情以后。他是很看重您的。你们还是重新和好吧。

沃尔夫大妈　我们本来是可以通情达理地来谈的，可他立刻就找到警察局去——这怎么行呢！

费莱歇尔　这两个老人真倒霉，一个礼拜前给偷了木柴，现在又给偷了皮大衣……

沃尔夫大妈　这条新闻很重要，快告诉我！

费莱歇尔　他们大概又是撬进去的。

沃尔夫大妈　给偷了？您别开玩笑。

费莱歇尔　给偷了一件簇新的皮大衣。

沃尔夫大妈　这怎么得了！真的，我马上就搬走。这地方准有一伙这样的人！这样下去连条老命都保不住了！唉！这些人哪，真是想不到呀！

费莱歇尔　您可以想象，这一下可闹翻了天。

沃尔夫大妈　这也不能怪他们。

费莱歇尔　是呀，这件东西很贵重，可能是貂皮的。

沃尔夫大妈　这跟海狸皮相象吗，费莱歇尔先生？

费莱歇尔　哦，也可能就是海狸皮的。为了这件大衣，他们俩当时还得意洋洋哩。——可我暗地里直发笑。要是这样的事能查清楚，那倒挺有意思。

沃尔夫大妈　您的心肠真硬啊。对这样的事，我是不会笑的，费莱歇尔先生！

费莱歇尔　怎么，您以为，我不替他难受吗？

沃尔夫大妈　这伙人多坏呀！真是想象不到。就这么把别人的东西拿走——宁可干到累死，也不能这样啊！

费莱歇尔　您能不能去打听一下？我看，这件皮大衣还在本村。

沃尔夫大妈　哦，您没有怀疑什么人吗？

费莱歇尔　有这么一个女人，曾经在克吕格家洗过衣服……

沃尔夫大妈　米勒吗？

费莱歇尔　她家里有一大堆人……？

沃尔夫大妈　这个女人家里是有一大堆人，可是说偷……不会吧。顺手牵羊倒是有的。

费莱歇尔　所以克吕格就把她撵走了。

沃尔夫大妈　不管怎样，总会水落石出的。这事一定有鬼，要是我当警察局长就好了。可是这个人糊涂哪……真是糊涂透顶。我用雀盲眼比他用玻璃眼①看东西肯定要清楚。

费莱歇尔　这个我倒有点儿相信。

沃尔夫大妈　我可以告诉您，到时候，我能把他屁股下面那张椅子都偷掉。

费莱歇尔　（已经站起来，笑着朝隔壁房间喊叫）来呀，菲力普，来呀。我们要走啦。再见，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阿德尔海特，把衣服穿起来，你给费莱歇尔先生划一段路。

阿德尔海特　（上，扣好衣领上最后几个钮子，牵着菲力普的手）我穿好了。（对菲力普）过来，喂，我抱你。

费莱歇尔　（担心地，帮着穿衣）一定得穿好。他身子太弱了。再说，河上还有风呢。

阿德尔海特　我要先走，把船准备好。

沃尔夫大妈　您身体怎么样？

费莱歇尔　打我住在这儿郊区起，就好得多了。

阿德尔海特　（在门内，回头喊道）妈妈，克吕格先生来了。

沃尔夫大妈　谁来了？

阿德尔海特　克吕格先生。

沃尔夫大妈　怎么会呢！

---

① 指韦尔哈恩的单眼镜。

费莱歇尔　他今天早上就想来您这儿了。（下）

沃尔夫大妈　（朝那堆圆木柴迅疾地瞥了一眼，打定主意开始把柴移开）来呀，丫头，帮我把木柴搬掉。

阿德尔海特　干吗呀，妈妈？喔，是为了克吕格先生的缘故。

沃尔夫大妈　还为别的，傻丫头！我们家这样行吗？星期天早上这样行吗？克吕格先生会怎么看我们呢？（克吕格激动地上；沃尔夫大妈迎着他招呼）克吕格先生，您可别往四下瞧了。我们这儿乱得不成样子啦。

克吕格　（急匆匆地）早上好！早上好！您随它去吧。您整个礼拜都干活，星期天哪能把什么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您人品端正，您为人诚实，沃尔夫大妈。说到我们的事，我看还是把它全忘掉吧。

沃尔夫大妈　（受了感动，偶尔撩起裙角揩拭眼睛）我对您是从来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我一向喜欢到您家里干活。可您当时发这么大脾气，我也很恼火。我难过极了。

克吕格　您还是来我们家洗衣服吧！您的姑娘列昂蒂纳呢？

沃尔夫大妈　她上邮政局长家送甘蓝去了。

克吕格　您叫这姑娘回我们家去吧。以前给她二十塔勒，现在给三十。别的我们对她都很满意。我们不要计较这些事了，把它忘掉吧。（他把手伸给她，沃尔夫大妈握住他的手）

沃尔夫大妈　本来是完全不必这样的。这丫头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们大人一向都很合得来嘛。

克吕格　那么，这事就算讲妥了。（舒了一口气）至少这件事我可以放心了。——您倒说说，我出了这样的事，您怎么看呢？

沃尔夫大妈　唉，您知道，不……我什么也说不上。

克吕格　我们又碰上这位冯·韦尔哈恩先生。他只知道欺侮老

实的平民百姓，变法儿虐待人，折磨人。这个人什么事都要插上一手。

沃尔夫大妈　可是该他管的，他又装糊涂了。

克吕格　我这就去报案，决不罢休，这事一定要查清。

沃尔夫大妈　这事您决不能不管，克吕格先生！

克吕格　就是闹得天翻地覆，我也要干。我一定要把那件皮大衣找回来，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这儿得好好地清查一下，才能在家里住得安稳。不然，这些人连我们头上的屋顶都会偷掉。

克吕格　请您想一想！两个礼拜发生两起盗窃案！两方圆木柴，就跟您放在那儿的一模一样。（他拿起其中一根圆木柴）就是这么好、这么贵的木柴，沃尔夫大妈。

沃尔夫大妈　这还了得，真是气死人哪。有一伙人就藏在这一带，这些人多……呸，可恶！简直无法无天！唉！让我太太平平过日子吧！

克吕格　（狂怒地挥舞那根圆木柴）就是要我花费一千塔勒，我也要把这些小偷捉拿归案，这伙人逃不了！

沃尔夫大妈　要真能这样，可是件大好事呀，真的！

第 四 幕

〔在局长办公室里。格拉斯纳普坐在自己位置上。沃尔夫大妈带着阿德尔海特在等候警察局长，阿德尔海特怀中抱了一个用亚麻布裹着的小包。

沃尔夫大妈　他今天又耽误很久了。

格拉斯纳普　（在写东西）别急！别急！

沃尔夫大妈　哎，他今天又来得这么晚，又没有工夫办我们的事了。

格拉斯纳普　哎，你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算得了什么！我们要办别的大事呢。

沃尔夫大妈　你们要办的真是好事呀。

格拉斯纳普　这是什么话！不能这样说嘛。

沃尔夫大妈　哼，您少摆架子。这丫头是克吕格叫她来的。

格拉斯纳普　又是皮大衣的事，是吗？

沃尔夫大妈　就是这个事！

格拉斯纳普　这老东西来找麻烦，这一下又要吵闹了，这个罗圈腿、爱告状的老家伙。

沃尔夫大妈　你们只会搬嘴弄舌，还是想法破案吧。

密特尔道夫　（出现在门口）请您过来一下，格拉斯纳普，局长先生要向您了解情况。

格拉斯纳普　我又得停下来。（把笔扔下，出去）

沃尔夫大妈　早上好，密特尔道夫。

密特尔道夫　早上好！

沃尔夫大妈　局长在哪儿呆这么久？

密特尔道夫　他把一张一张纸都写得密密麻麻的，沃尔夫大妈。这些肯定都是重大的事情。（推心置腹地）已经有点儿风声了。——可不知道是什么事。我只知道要出事……您会看到的，只要注意就是了。这事要爆发了，要是爆发出来，沃尔夫大妈，那——这事就爆发了。不，不，刚才说了，这事我一点儿也不了解。这些全是新式的玩意儿。新式的玩意儿就是这些。可对新式的玩意儿，我一窍不通。必须采取行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整个村子要来一次大清洗。可这事我就闹不清了。那个死去的局长，比起这一个，只能算是个饭桶。我本来还可以告诉您许多事，可现在没有工夫，男爵在等着我。（走开，到门边又转过身来说）这事肯定要爆发，沃尔夫大妈。（下）

沃尔夫大妈　这个人有点神经病了。（哑场）

阿德尔海特　叫我说什么呀，我又忘了。

沃尔夫大妈　你跟克吕格先生怎么说的？

阿德尔海特　哦，说这小包是我捡来的。

沃尔夫大妈　别的话你在这儿就甭说了。你要咬定不改口。平时你这张嘴巴也不笨嘛。

伍尔柯夫　（进内）早上好！

沃尔夫大妈　（目瞪口呆地瞅住伍尔柯夫）怎么搞的，伍尔柯夫？您疯了？！您来这儿有什么事？

伍尔柯夫　是这样，我女人生了个娃娃。

沃尔夫大妈　她生了个什么？

伍尔柯夫　一个小丫头。所以我来报户口。

沃尔夫大妈　我在想，您到运河已很久了吧？

伍尔柯夫　真要到了运河，那也好，沃尔夫大妈。要是能由着我，我也走了。当时我马上就离开，可一到闸边，就没法儿再往前了，只好等施普莱河开冻。我停了两天两夜，结果又碰上我女人的事。这一来，唉声叹气也不顶事，我只好回来。

沃尔夫大妈　您又把船停在桥边吗？

伍尔柯夫　老地方。叫我停哪儿？

沃尔夫大妈　别跟我噜苏啦。

伍尔柯夫　要是他们没有起疑心就好。

沃尔夫大妈　去吧，到铺子里买十芬尼纱线。

阿德尔海特　我回家的时候去买。

沃尔夫大妈　去，去，别多嘴了。

阿德尔海特　我已经不是小姑娘了。（下）

沃尔夫大妈　（急切地）您在闸边停了两天吗？

伍尔柯夫　我说了，整整两天。

沃尔夫大妈　哼，您这大笨蛋。好家伙——在大白天穿起那件皮大衣来了。

伍尔柯夫　我？穿过？

沃尔夫大妈　对，穿过，就在大白天，好让整个村子马上都知道您穿了漂亮的皮大衣。

伍尔柯夫　我只在没有人的地方才穿过呀。

沃尔夫大妈　离我家只有一刻钟的路。我的妞儿看见您坐在那儿，她当时给费莱歇尔博士划船，他一看就怀疑起来。

伍尔柯夫　这我不知道，这跟我没有关系。（可以听见有人进来）

沃尔夫大妈　嘘，您要多加小心，伍尔柯夫！

格拉斯纳普　（匆匆进来，模仿警察局长的派头，用盛气凌人的口气对伍尔柯夫）您有什么事呀？

韦尔哈恩　（还在外面）你要做什么，小姑娘？你来找我吗？那就进来吧！（韦尔哈恩让阿德尔海特先入，自己跟着进来）今天我没有多少时间。哦，原来这样，你是沃尔夫家的小姑娘吧？好，坐下来！你拿着什么？

阿德尔海特　这个小包是我……

韦尔哈恩　你先等一下……（对伍尔柯夫）您有什么事？

伍尔柯夫　我来报出生。

韦尔哈恩　哦，是上户口的事。把登记簿拿来，格拉斯纳普！哦，对啦，我要先处理别的事。（对沃尔夫大妈）您的女儿怎么了？克吕格又打她耳刮子吗？

沃尔夫大妈　没有，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韦尔哈恩　那么什么事呢？

沃尔夫大妈　就为这个小包……

韦尔哈恩　（对格拉斯纳普）摩特斯还没有来过吗？

格拉斯纳普　到现在还没有来过。

韦尔哈恩　真叫人想不透！喂，小姑娘，你要做什么？

格拉斯纳普　就是为偷掉皮大衣的事，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原来这样。这事我今天可办不了。谁能一下子把什么都办完呢！（对沃尔夫大妈）叫她明天到我这儿来报告。

沃尔夫大妈　她想找您谈话已经有一两次了。

韦尔哈恩　那么明天叫她来试第三次吧。

沃尔夫大妈　克吕格先生老是催她。

韦尔哈恩　克吕格先生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沃尔夫大妈　这丫头带了那个小包去过他那儿。

韦尔哈恩　这包破烂货是什么呀？您拿来我瞧瞧。

沃尔夫大妈　这跟皮大衣的事有关系。我是说：克吕格先生是这样想的。

韦尔哈恩　这块破布包的是什么呀？

沃尔夫大妈　里面是克吕格先生的一件绿背心。

韦尔哈恩　这是你捡来的？

阿德尔海特　这是我捡来的，长官先生！

韦尔哈恩　你在哪儿捡来的？

阿德尔海特　这是我跟妈妈一起上火车站去的时候捡来的。我这么走着走着，突然……

韦尔哈恩　甭说了。（对沃尔夫大妈）您先把东西放在这儿。我们明天再谈。

沃尔夫大妈　我倒没有什么，不过……

韦尔哈恩　那么谁不肯呢？

沃尔夫大妈　克吕格先生老在催呀。

韦尔哈恩　什么克吕格先生，我才不管他呢。这个人老是纠缠不清。这种事不能性急。他已经出过赏格了。这事也在公告上登过了。

格拉斯纳普　这个人得寸进尺。

韦尔哈恩　得寸进尺，这象话吗？我们已经记录了案情。他觉得给他洗衣服的女人可疑，我们也搜查过住宅。他还要怎么样呢？叫他放明白点。好啦，刚才说了，我明天来处理。

沃尔夫大妈　我们是无所谓的，我们明天再来吧。

韦尔哈恩　好吧，明天早上来。

沃尔夫大妈　再见啦！

阿德尔海特　（行屈膝礼）再见啦！

〔沃尔夫大妈和阿德尔海特下。

韦尔哈恩　（翻寻文件，对格拉斯纳普）我想知道这事的结果怎样。摩特斯先生说要找证人来。他说，费莱歇尔散布大逆不道的言论时，德兰艾，就是那个卖糕点的老婆子刚好站在旁边。您知道吗，这德兰艾多大年纪了？

格拉斯纳普　大概七十岁，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有点儿糊涂吧，是不是？

格拉斯纳普　各人看法不一样。她的头脑还是相当清楚的。

韦尔哈恩　我可以跟您说，格拉斯纳普，把这儿彻底地清查一下，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情，好让这些人知道他们在跟谁打交道。在庆祝皇上寿辰的时候，是谁没有来？当然是那个费莱歇尔。我相信，这个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再装傻也是白费！我们看清了这些披着羊皮的豺狼。平时好象连一只苍蝇的脚都扯不断似的，可时机一到，这些狗东西就会把这一大片地方搞得天翻地覆。现在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摩特斯　（上）您好！

韦尔哈恩　说吧，怎么样？

摩特斯　德兰艾大妈十一点左右来这儿。

韦尔哈恩　这件事一定会引起某些震动，一定会有人大喊大叫，说这个韦尔哈恩什么事都要管。哼，感谢上帝，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在这儿可不是寻开心的。上面派我来这儿也不是闹着玩的。人们以为，这么个警察局长只不过是个高级法警。那就请他们派别人来吧。可是，上司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委任了谁。他们了解，我的思想非常严肃。我把公务看

做神圣的职责。给检察官的报告已经写好。如果我今天中午把它发出去，后天就有逮捕令到这儿了。

摩特斯　可这样一来，大家都要攻击我了。

韦尔哈恩　您知道，我的叔父是侍从官。我要把您的情况跟他谈一谈。哎哟！这个费莱歇尔来了！这个人要干什么？他没有听到风声吧？（叩门声；韦尔哈恩喊叫）进来！

费莱歇尔　（进内，脸色苍白，神情激动）早上好！（没有人答理他）我要报告一件事情，这跟最近的盗窃案有关。

韦尔哈恩　（用警务人员的锐利目光扫他一眼）您是约瑟夫·费莱歇尔博士吗？

费莱歇尔　对。我叫约瑟夫·费莱歇尔。

韦尔哈恩　您要向我报告一件事情吗？

费莱歇尔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报告，因为我发现了一点情况，这很可能帮助我们把偷皮大衣的贼查出来。

韦尔哈恩　（用手指敲击桌子，带着一种假装惊奇的表情环视在场的人们，引逗他们发笑。冷漠地）那么您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呢？

费莱歇尔　我就是来报告这个，可是如果您根本就不把它当成一回事，那我宁可……

韦尔哈恩　（急速地，傲慢地）那您宁可怎么样？

费莱歇尔　我宁可闭口不讲。

韦尔哈恩　（沉默不语，似乎茫然，转向摩特斯，然后改变态度，随口地）我的时间很紧。我请您把话说简短一点。

费莱歇尔　我的时间也是安排好的。可是我觉得有责任……

韦尔哈恩　（打断话头）您觉得有责任。好的，就请谈谈您知道的情况吧。

费莱歇尔　（克制自己）是这样的：昨天我去划船，雇的是沃尔夫大妈的小船，她的女儿坐在前面划桨。

韦尔哈恩　这跟正题有直接的联系吗？

费莱歇尔　是的，确实有联系——我这样看。

韦尔哈恩　（不耐烦地敲着桌子）行了，行了，再说下去吧。

费莱歇尔　我们一直划到水闸附近，那儿停着一只施普莱河上的小船。我们看到那儿堆着冰块，那只小船可能在那儿给冻住了。

韦尔哈恩　哦，原来是这样。这我们更不感兴趣。到底整个事情的要点是什么呀？

费莱歇尔　（竭力克制自己）我必须坦白地说，这种……我来这儿完全是出于自愿，想为政府效劳……

格拉斯纳普　（无礼地）局长先生没有时间！您应该少讲几句。您说话要简单扼要。

韦尔哈恩　（发火）谈正经的！谈正经的！您要干什么？

费莱歇尔　（克制自己）我希望这个案子能够破获。再说，为了克吕格老先生，我要……

韦尔哈恩　（打呵欠，冷漠地）光线太强，把窗帘放下来！

费莱歇尔　在那只小船上有一个老船户，可能就是船主。

韦尔哈恩　（又打呵欠）是呀，很有可能。

费莱歇尔　那个人坐在舱面，穿着一件皮大衣，我远远看去，好象这件大衣是海狸皮做的。

韦尔哈恩　（如前）要是我，说不定把它当成貂皮做的呢。

费莱歇尔　我把船尽量靠过去，这就看得比较清楚。那个船户又穷又脏，那件皮大衣显然很不合身，是一件簇新的……

韦尔哈恩　（似乎清醒过来）我在听，我在听——怎么呢？后来

呢？还有什么？

费莱歇尔　还有什么？没有了！

韦尔哈恩　（似乎打起精神来了）您是要向我报告一件事情吧。您谈到了重要的情况。

费莱歇尔　我要说的都说了。

韦尔哈恩　您在这儿给我们谈了这样一件事，说有个船户穿了一件皮大衣。可是船户有时候也穿皮大衣呀，这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

费莱歇尔　关于这事，您爱怎么想都行。既然这样，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下）

韦尔哈恩　你们碰见过这样的事没有？这个人也真糊涂透顶。一个船户穿着一件皮大衣，又怎么呢？！这个人大概突然发疯了吧？我自己也有一件海狸皮大衣，可我不会因此就成了小偷喽。——讨厌！为什么老拿这种事来纠缠呢？今天看来又不得安宁了。（对站在门边的密特尔道夫）您现在再别让什么人进来！摩特斯先生，麻烦您，请到我房间里去！我们到那儿谈，没有人会干扰我们。这个克吕格不知道来过多少回了。这个人简直象给毒蛛螫了似的①。如果这个老笨蛋再来搅扰我，就把他撵出门外。

〔克吕格在费莱歇尔和沃尔夫大妈陪同下，出现在敞开的门边。

密特尔道夫　（对克吕格）局长不接见，克吕格先生。

克吕格　什么话！不接见！我不管这一套。（对其他人）尽管往

① 从前认为，如被塔兰图拉毒蛛咬伤，会得跳舞病。此处，韦尔哈恩把克吕格常来找他比喻得了此病。

前走吧，往前走吧。倒要瞧一瞧哩。

〔大家都进内，克吕格领先。

韦尔哈恩　请安静一点。你们看，我这儿还有事要谈呢。

克吕格　您尽管谈吧。我们可以等着。完了以后，您当然也要跟我们谈。

韦尔哈恩　（对摩特斯）那就请您到我房间里去。还有，您要是见到德兰艾大妈，就说我还是在那边问她比较好。您也知道，这儿不行。

克吕格　（指向费莱歇尔）这位先生也知道一些德兰艾的事情，甚至还可以给您一点书面证据。

摩特斯　再见，敝人走了。（下）

克吕格　这个人也只好走。

韦尔哈恩　我请您别说这种话了！

克吕格　再说一遍，这个人是个骗子！

韦尔哈恩　（仿佛没有听见，对伍尔柯夫）说吧，什么事？我先办您的事吧。拿登记簿来，格拉斯纳普！——别拿了，我先了结这个事。（对克吕格）我先解决您的事情。

克吕格　好啊，我真求之不得。

韦尔哈恩　别讲什么"求之不得"了。您有什么请求？

克吕格　没有请求。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请求。我来是为了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

韦尔哈恩　什么应有的权利？

克吕格　我自己应有的权利，局长先生。作为一个失主，我应有的权利是，要求当地政府帮助我追回被窃的财物。

韦尔哈恩　有人拒绝帮助您吗？

克吕格　没有，绝对没有，也无法拒绝。可是我很清楚：什么也

没有做！这件事一点儿进展都没有。

韦尔哈恩　您以为这件事易如反掌吗？

克吕格　我决没有这样想，局长先生。不然我就不会上这儿来了。我倒有确确凿凿的证据，可您并不想管我的事。

韦尔哈恩　本来现在我就可以制止您。再要听这种话，完全是我份外的事了。不过暂时您还是说下去吧！

克吕格　您休想制止我。作为普鲁士的公民，我有各种权利。就是您在这儿不让我讲，也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说话。您并没有办我的事。

韦尔哈恩　（好象满不在乎）请您说说理由看！

克吕格　（指向沃尔夫大妈和她的女儿）您看，这位大妈上您这儿来过。她的女孩捡到一件东西。局长先生，她虽然是个穷人，可也不怕麻烦走这么一段路。您让她白跑了一趟，今天她又来了……

沃尔夫大妈　局长先生，他当时的确也没有空。

韦尔哈恩　请往下说吧！

克吕格　我本来就没有说完嘛。您对这位大妈怎么说的？您对这位大妈说得很轻松：您现在没有时间办这件事。您连她女儿也没有盘问。您一点儿情况都不了解；对这次发生的事，您什么也不知道。

韦尔哈恩　现在我请您冷静一点。

克吕格　我是冷静的，我很冷静。我太冷静了，局长先生。我这个人过分冷静了。不然，碰到这种情况，我还会这样说话吗？这算什么调查？这位先生，费莱歇尔先生，他上您这儿来过，说发现了一个情况，有一个船户穿了一件海狸皮大衣……

韦尔哈恩　（举起手来）别说了，您等一下！（对伍尔柯夫）您是撑船的吧？

伍尔柯夫　我撑船有三十年了。

韦尔哈恩　您胆子很小吧？看您抖成这个样子。

伍尔柯夫　我是吓破了胆的呀。

韦尔哈恩　施普莱河上的船户常穿皮大衣吗？

伍尔柯夫　当然，好些人都有皮大衣。

韦尔哈恩　那位先生看见一个船户穿着皮大衣站在舱面。

伍尔柯夫　这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嘛，局长先生。有漂亮皮大衣的人可多着呢。我自己也有一件。

韦尔哈恩　您瞧，这个人自己也有一件皮大衣嘛。

费莱歇尔　可总没有海狸皮大衣呀。

韦尔哈恩　这您就看得不大清楚了。

克吕格　什么？这个人有海狸皮大衣吗？

伍尔柯夫　是呀，有非常漂亮的海狸皮大衣的人可多哩。怎么不能有呢?！有钱嘛。

韦尔哈恩　（内心得意已极，假装无动于衷）对啦。（漫不经心地）请您说下去，克吕格先生。这算是绕了个小弯子。我只是想叫您睁开眼睛看清楚：这个"发现了一个情况"有什么用处。——您瞧，这个人自己也有一件皮大衣。（又发火了）这样我们就能说他偷了皮大衣吗？决不能这样想。如果这么说，那就是荒谬绝伦。

克吕格　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楚呀。

韦尔哈恩　那我得再说大声一点。既然谈起来了，有些东西我还是顺便跟您说吧，不是凭做官的资格，而只是凭做人的资格，同您一样，克吕格先生。一个到底总还值得尊敬的公

民，不能依靠旁人的佐证，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信心……

克吕格　跟别人交往要小心？

韦尔哈恩　对啦，跟别人交往要小心！

克吕格　您自己小心就是了！您跟摩特斯这种人交往，他们全从我家里给撵出去啦。

费莱歇尔　在您房间里等着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轰出门外。

克吕格　他骗了我，不给我房租。

沃尔夫大妈　在这个地方，没有给他骗得团团转的人就少了，骗波姆①，骗马克，骗塔勒，骗金币。

克吕格　这个人敲诈勒索，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费莱歇尔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据）这个人该去见检察官了。②（他把字据放在桌子上）我请您仔细读一遍。

克吕格　德兰艾大妈在这张字据上亲笔签了名。他想骗她发假誓。

费莱歇尔　他想叫她作证控告我。

克吕格　（握住费莱歇尔的手臂）他清清白白，可这个流氓要陷害他。这个人，您还要助他一臂之力呢。

韦尔哈恩　（与克吕格、费莱歇尔及格拉斯纳普同时）真叫人忍无可忍了。您跟那个人要算的帐，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管。（对费莱歇尔）您把字据拿走。

克吕格　（轮换地对沃尔夫大妈和格拉斯纳普）那是警察局长先生的朋友，是他的助手，得力的助手。我们最好还是管他叫打手。

---

① 旧时波希米亚钱币名称。

② 指他作恶多端，应被传讯。

费莱歇尔　（对密特尔道夫）我不对任何人负责。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事。跟谁往来，这是我自己的事。我想些什么，写些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事。

格拉斯纳普　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楚了。局长先生，我要不要去喊宪兵？我马上就跑去喊。密特尔道夫……

韦尔哈恩　别吵了！（安静下来。对费莱歇尔）您把字据拿走。

费莱歇尔　（拿回字据）我要把这张字据转给检察官。

韦尔哈恩　您爱怎样就怎样吧。（他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沃尔夫大妈的小包）我们了结这件事吧。（对沃尔夫大妈）这是您在哪儿检的？

沃尔夫大妈　我没有捡到什么呀，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不是您，是谁呢？

沃尔夫大妈　我的小女儿。

韦尔哈恩　您干吗不带她来呢？

沃尔夫大妈　她不是来过了吗，局长先生？！我现在马上就可以把她叫来。

韦尔哈恩　可这样就会把这件事拖得太久。您的女孩没有告诉您什么吗？

克吕格　您说过了嘛：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捡的。

韦尔哈恩　那么，也许这个小偷上柏林去了。这一下我们可不好找啦。

克吕格　我根本不相信，局长先生。费莱歇尔先生的意见完全正确。小包的事只是故布疑阵。

沃尔夫大妈　可不是么？！这很可能。

韦尔哈恩　沃尔夫大妈，您平时可不是这样糊涂的呀。这儿偷走的东西都是运到柏林去的。等到我们这儿发觉给偷了，那

件皮大衣早就在柏林卖掉了。

沃尔夫大妈　不，局长先生。我不得不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要是那个小偷去了柏林，那么我要问，他干吗又丢下这么个小包呢？

韦尔哈恩　这种东西总不见得是故意丢下的吧。

沃尔夫大妈　可是，您看这小包，什么都放得整整齐齐的：这件背心，这把钥匙，这张纸条……

克吕格　我相信这个小偷还在这个地方。

沃尔夫大妈　（给克吕格帮腔）这就对啦，克吕格先生。

克吕格　（语气坚决）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韦尔哈恩　很抱歉，我可不想同意这种看法。我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克吕格　什么？丰富的经验？哼！

韦尔哈恩　正是这样。——根据这种丰富的经验，我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值得考虑的。

沃尔夫大妈　不，不，局长先生，不能这样说呀！

克吕格　（指费莱歇尔）可是他明明看见过一个船户……

韦尔哈恩　哎，您别拿这事来纠缠了。不然，我天天都得带上二十个宪兵、警察去搜查住宅，我得挨家挨户地去搜查了。

沃尔夫大妈　那就请您从我家里开始吧，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这种做法不是很可笑吗？不行，不行，诸位先生，这是行不通的。这样我们永远也得不到什么。你们必须完全放手让我去干。我已经发现可疑的情况，暂时还要继续观察。这儿有这么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我早在注意了。大清早他们上柏林去，背着沉甸甸的篓子，可晚上回来时就空空的了。

克吕格　卖青菜的女人，大概都是这样背青菜去赶路的。

韦尔哈恩　不光是卖青菜的女人，克吕格先生，可能您的皮大衣也是这样运走的。

沃尔夫大妈　这也可能。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

韦尔哈恩　（对伍尔柯夫）来吧。您给谁上户口？

伍尔柯夫　一个小姑娘，长官先生。

韦尔哈恩　那么我尽力去办吧。

克吕格　局长先生，不把皮大衣弄回来，我是不肯罢休的。

韦尔哈恩　能办的就办。沃尔夫大妈也可以在各处打听一下。

沃尔夫大妈　干这种事我可一点儿也不内行。可是，如果这种案子都破不了，那怎么办呢?！还谈得上什么安全呢?！

克吕格　您说得很对，沃尔夫大妈，很对。（对韦尔哈恩）我请您仔细看看这个小包，那张纸条上面有字迹，这可能是破案的线索。后天早上，局长先生，我又要冒昧来打听了。再见！（下）

费莱歇尔　再见！（下）

韦尔哈恩　（对伍尔柯夫）您多大年纪？再见！再见！——这两个家伙大概有点神经病了。（对伍尔柯夫）您叫什么？

伍尔柯夫　奥古斯特·菲力普·伍尔柯夫。

韦尔哈恩　（对密特尔道夫）您到我房间里去。那位作家摩特斯坐在那儿等着。您跟他说，我很抱歉，今天早上有别的事。

密特尔道夫　叫他不要等了吗？

韦尔哈恩　（粗声粗气地）不要等了！不用了！

〔密特尔道夫下。

韦尔哈恩　（对沃尔夫大妈）您认得那位作家摩特斯吗？

沃尔夫大妈　提起这种人，您知道，我最好还是不吭声。我没有

多少好话说给您听。

韦尔哈恩　（反唇相讥）可是说到费莱歇尔，好话就多了。

沃尔夫大妈　他这个人真是不坏。

韦尔哈恩　您大概想说得谨慎一点吧？

沃尔夫大妈　不，您知道，我不会这个。我一向心直口快，局长先生。要不是我这张嘴巴什么都说，我也不会象现在这样了。

韦尔哈恩　我可没有叫您吃亏呀。

沃尔夫大妈　您没有叫我吃亏，没有，局长先生。您听得了直直爽爽的话。在您面前，用不着闪闪躲躲。

韦尔哈恩　总而言之，费莱歇尔，他是个正人君子。

沃尔夫大妈　他正是这样的人，对啦，他正是这样的人。

韦尔哈恩　好吧，您可要记得您今天说的话！

沃尔夫大妈　那么，您也要记得我的话！

韦尔哈恩　行啊，我们走着瞧吧。（伸伸懒腰，站起来，活动一下两腿。对伍尔柯夫）她是在我们这儿洗衣服的，手脚挺勤快。她以为，人人都跟她一样。（对沃尔夫大妈）可惜世上的事情却不是这样。您是从外表来看人。象我们这样就看得深一点。（他走了几步，在她面前站住，把手搁在她的肩头）我说沃尔夫大妈是个老实人，这话千真万确。我可以同样肯定地告诉您，我们谈到的您那位费莱歇尔博士，却是一个危险透顶的家伙！

沃尔夫大妈　（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那我就不知道了……

暂缺封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９８ 戏剧两种 ［德］霍普特曼 韩世钟等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１７４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５．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５５／ｄｉｓｋｊｙ／ｊｙ５５／３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书名
前言
目录
目次